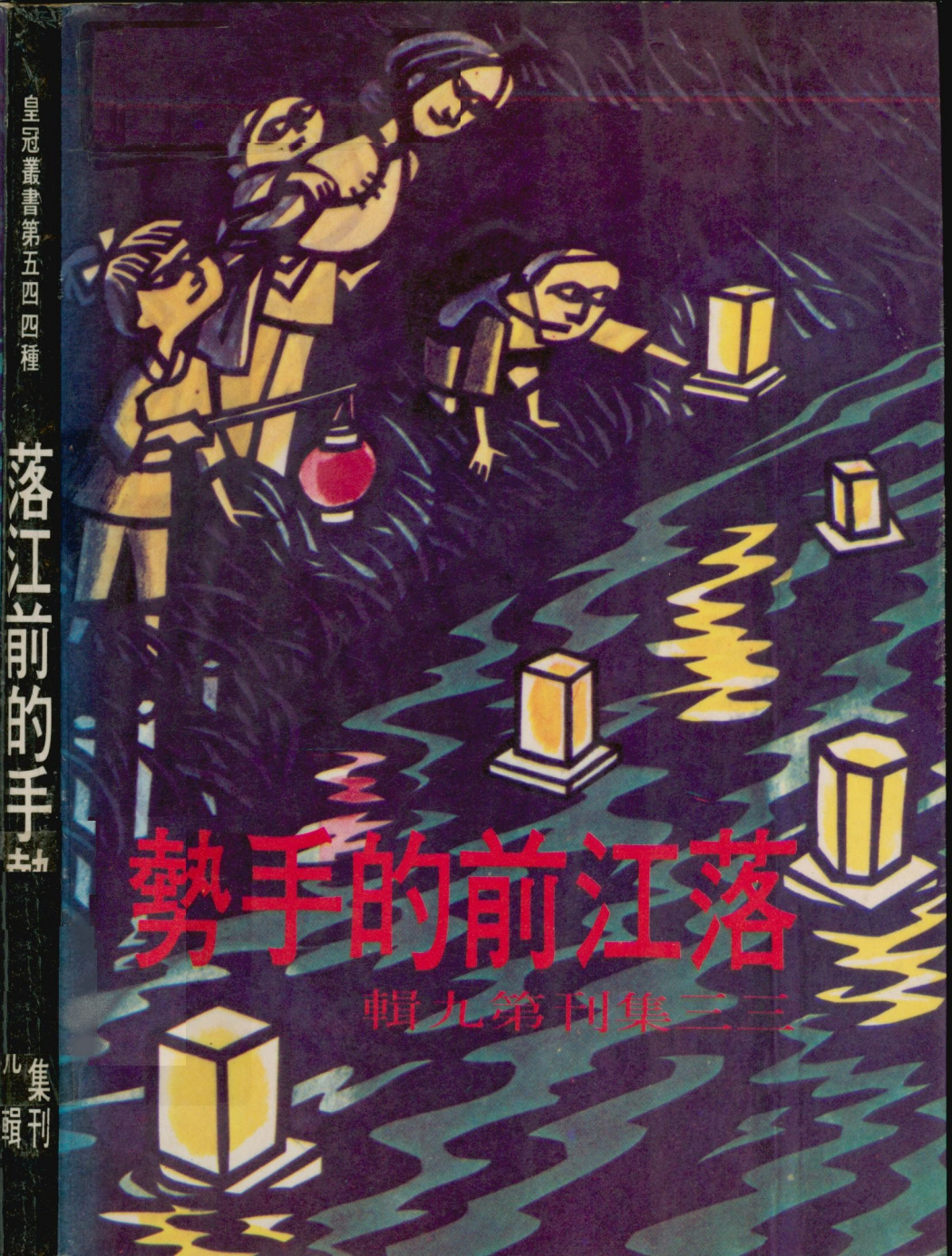
皇冠叢書第五四四種

落江前的手勢

兒童集刊



三三集刊第一部
記蝶蝴・
字雁上嶺・
蹄馬的達達我・
你著守光陽著守・
青青舍客・
浪日一・

三三集刊第二部
笑盧・
門劍・
勢手的前江落・

勢手的前江落
輯九第刊集三三

落江前的手勢

輯九第刊集三三

• 眞娥方 • 光傑鄭 • 寧西朱
温 • 俊材謝 • 元啓藍 • 洛天
瓊袁 • 文天朱 • 枝仙 • 安瑞
瑞跋拓 • 疆啓汪 • 歸吟桂 • 瓊

春潮方生兮
日月星辰于啪啪的浪潮中爛爛升起
呀——
竟也在這樣的三月三
『三三集刊』或是出雲的紫微
這或是偶然，或是必然；或是人意，或是天意
又或者什麽都不是
您訝異也好
——最好是笑一笑

它的光靜靜落在沙灘上
銀河裡思凡的星
您無意拾起來
聽它向您訴說天上的故事

您若認爲『三三』縱排出乾卦，橫排出坤卦，也好

您若認爲『三三』嚮往中國文學傳統的『興比賦』，也好
您若認爲『三三』想要三達德，也好
或者
您若認爲『三三』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故事，也好
您若認爲『三三』說的『三位一體』眞神的故事，也好
您若認爲『三三』說的『三民主義』眞理的故事，也好
也許
您若認爲『三三』就只是那樣一個『三三』，也好

那樣一個思凡的
靜靜落在沙灘上的
浪濤千古打不斷的

您擧目一望
那說不盡的星海燦爛無限意
『三三』
深願以您的認爲，做爲它的心願……

論語篇

■本集刊■ 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之三）…… 三五
——喜反與好玩
■朱西甯■ 中國人（之五）…… 一一
——苦與樂
■鄭傑光■ 現代社會中的溫情…… 一六一
——『客舍青青』初探

國風篇

■方娥眞■ 落江前的手勢…… 九三
■天　洛■ 顏色篇…… 九九
■藍啓元■ 叩門…… 一〇三
■謝材俊■ 口袋中的手…… 一〇四

苦綠珠魂歸墜恨天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中國人苦與樂

朱西寧

爾雅篇

■溫瑞安■三人行……三三
■仙　枝■一枝草一點露……四七
■朱天文■大風起兮……一六七
■袁瓊瓊■清平樂……二一三

春秋篇

■桂吟歸■春酒……五七
■汪啓疆■劍門（續）……一〇七
■拓跋瑞■從異鄉來的……一七七

作者誌

我曾爲文論『臍』，厚着臉說，是將一位教畫的恩師的『臍爲人體中心說』，把來引申了人格的『臍而上』與『臍而下』；今還有下文，『臍』且爲人類文明的中心，又唯中國人對之有覺悟，視爲天人之際，所以發想得好，尤且衍生得好。

今用這『臍觀』來看基督教會（非指基督眞道），它是只要臍而上，至于臍而下則是保羅所說的『視如糞土』；用來看唯心的印度佛教，也是犯有潔癖，視臍而下爲『五濁惡世』；再用來看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至今世的西洋文化，却又是完全的另一極端，臍而下便是一切。如此的一比，也才比出中國人的文明文化文學是上下一體，無所偏廢，整體而均衡的來生發成長，竟是伊甸園當初的無臍了——從有臍悟得無臍。若必得有別，是臍而下仰侍臍而上，臍而上照撫臍而下，如君臣、父子、夫妻，三綱五常都來交融作一體。臍是人的『生』而爲『命』的造型之本源

。思天人有無之際，自是要從這裏起始，基督教會該來思想思想亞當夏娃是人類唯一無臍的一雙仇儷，此是上帝給摩西的重要啓示之一，遠勝過西乃山上交付給摩西的十誡。而教會和神學家怎可强以二分法來解經？此已是不可，而怎可又獨重臍而上，蔑視甚至否定臍而下？倘臍而下的動物身被貶爲撒旦身，那是要怎樣的修行才得修掉這下半身？聖經不曾記載上帝說過這種無明的話，人是上帝照着祂自己的形像所造，總不會只造出上半身——創世紀分明記載他仇儷二人自吃了善惡樹的果子，才知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爲自己編裙子遮住下體；上帝的完美亦不可能容許撒旦來做祂所造的萬物之靈的下半身。耶穌親口教訓他的信徒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臍而上），衣食種種這些東西（臍而下）都要加給你們了。可見是先後的層次，主從本末的分別，決不是承不承認或要與不要。

有了這層次和分別，就好來談人世的幸與不幸，亦卽苦與樂了；這兩者原屬一體，並非相對，却亦不落實于絕對，至爲絕對所蔽。如基督教會和印度佛教，只因把這苦與樂視爲相對，因才認定臍而上爲絕對的樂，臍而下爲絕對的苦；中世紀後的西方文化與此相反，否定臍而上，而只取臍而下，再把苦與樂的相對，取決于臍而下這個絕對。這就枝枝節節的皆都不清不白了。

如五四新文學運動至今所一脈相承的『新傳統』，便是對這種臍而下的近世近代的西方文藝口服心服，由外而內的完全歸順。新文學運動藉西方文化的『異質的新』，來『興』中國文學的『生長的新』，原是好的；中國歷史上漢文化生生不息的新，便太多是這樣，本不足爲奇；但還

是要以自身爲本，才『興』而後有得『比』，有得『賦』，唯這『新文學傳統』，失却根本，就只有拿西方的文化來『比』，來『賦』，就不是玩意了，且必都完蛋于短命。此是李磐『中國文學史話』所說的，『聞鷄是要自己來起舞，不是學鷄叫』。然而五四的學西方的德先生、賽先生，是學鷄叫（彼時明明的南方的孫先生及其同志在起舞），創造社等是學鷄叫，後來的無產階級普羅文學、存在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超現實主義文學，也俱是學鷄叫，今之所謂的社會寫實文學，溺在一種『經濟生活便是一切』的死胡同裏，自仍然是在學鷄叫；也因此才只聞一片喧嘩，不見起舞。要說『買辦文學』，這一路下來的新傳統，才眞的是地道的買辦文學，單看他們的理論來處便知。

而由此所生的幸與不幸，即苦與樂的觀點，便都一路紛紛擾擾的不對勁起來。近有一位作家，因被指責過分暴露農村經濟落後，爲文辯護時說他單車環島旅行，沿途見田間農民們歡歡喜喜一片朝氣的在耕作，他自己亦受到鼓勵，如此以證他對農村經濟景況並無偏見或成見云云。然而這與他一向所持論調相對照，却又未免矯枉過正，皆是蔽于表層的色相，于農民的苦與樂他還是不知；知也還是有疏隔。

勞動是一種痛苦——此爲西方文化，乃至更多民族的一種觀念，今代的中國人也不自覺中沾染了。這一觀念有它的遠因：奴隸制度。近因：總僱傭制度。後者亦是前者的承傳，唯增添現代工商業的細密分工而已。中國有奴隸，但皆屬消費者，非西方之用于生產，故而不牽涉生產與分配

，故與產業社會制度無關，此是至周代已施行了三千年以上的井田制度所使然。以八口之家百畝之田（約合六甲多田，與今之台灣農田生產額比照，彼時年收一季則合三甲多田；又耕種技術及水利肥料不如今日，可再除其半，尙合一甲半田），應屬小康，若用奴隸或僱工來生產，便必發生勞動力過剩而消費不足，自然行它不通。而十八歲授田，六十歲還田，亦無剩餘勞動力，除非十八歲以下，六十歲以上者始有勞力出賣，然也無此必要。所以在西方，歷史發展是奴隸制度社會之後，爲農奴制度社會，中國也是沒有。西方較早的巴比倫地租，單是穀物的產量，地租有高到十分之九者，而對農作物的總產量，地租有高到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不等。中世紀農奴制度的地租，更連這個限制也沒有。現代他們雖然地租低，也到底還是有。中國自井田制度結束，二千多年來佃農向地主繳納的，名之爲地租，一直只相當于地價的百分之十至十二，租穀僅佔主產糧五分之三、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其他雜糧或棉花蔬果全歸佃農所有，佃農送蔬果給老闆嚐鮮，是情義，非法定。而田賦是地主繳納，肥料種籽地主與佃農各出一半，除去這些，地主的收入只等于地價的一分利。至如馬克斯地租論所說，還有在利息以外由于土地的壟斷權利而得的叫做地租，這在中國可是從來沒有的。而及至三七五減租，地主更連地價的一分利也沒有了。中國的地主本亦無法壟斷土地，除非佃農不繳租或地主收回自種，地主不能更換佃戶。且百元一畝的地價，從地主只可買得田底四十元，田面六十元則須向佃農買。若只買得田底，佃農便只照四十元的地價繳租。而即使連田面也買了，但經佃農耕種了若干年，這田面便又

成了佃農的。又中國民間分祖產，是弟兄平分，不像西洋東洋的憑遺囑單傳或長子承繼，中國多大的地主產業，亦經不住一兩代的一分再分，變成中農小農，地主的身分消失，自不能成其爲階級。所以中國有過奴隸，有過地主，却不曾有過奴隸制度社會，農奴制度社會。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不要了自己還不說，更還要削足適履的拿自己去符合西方，普羅文學又更進一步的有心要把中國歷史硬生生塞進西方歷史程序裏去；因若不如此——中國若不是循着原始共產社會、（老天，井田制度可以是原始共產社會！）奴隸制度社會、封建農奴制度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路下來，怎麼可以肯定繼之而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道路！

對此，有一種如郭沫若、顧頡剛以史學家自命的一輩，連日本人的禹只是一條蟲的謬說，也奉爲經典的只承認比秦稍早一些的中國史，更說先秦時期是奴隸社會，後考證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認中國有過井田制度。從出土古物來考證，不過是求眞的方法之一，不知求眞更還有史書的、文學的、理則推斷的。有古物固然可以考證其有，無古物可考也並不能證其沒有。若埃及出土古物中有電線，固然可證其有過電報電話文明，但中國並未發現有這種出土古物，也不能因此就證出中國沒有過電報電話文明，此理至明，而且中國可能有更進步的無線電報電話呢？不是一樣的可以成立？而另一種則是喪失民族自信的作家們，甚麼都沒有了自己的，都要借重人家的價值觀，爲自家的人微言輕來旁證而因之才可以算做存在。這樣，就連自卑也成了一廂情願；西方人家反封建、反剝削、反獨裁專政，我們也要來學鷄叫，來在自家裏找個封建來反反，地主來

反反，統治者來反反，否則便趕不上國際水準；趕不上國際水準，便須蒙受野蠻、守舊、落後等一切的羞恥，自己同胞前也高不出一等來。而況中國也確確實實有過奴隸、封建、地主、統治者和今之資本家。這樣聽見風便是雨的謠傳性的想當然耳，忘却了自家民族文化獨成一系的性格，遂與民族斷了根，亦與民間斷了根，拿西方的經濟觀點來看民間的苦與樂，並以之爲標準，多大的關懷也施展得文不對題。所以新文學進不到民間，是它不是來自民間，又不是士的文學。

中國文學之所以異于其他民族者，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于它的作者是『士』與『民』，新文學的作者却一樣也不是。五四是立意要打倒士，而以所謂的知識分子來代替士。它所要打倒的士，是宋儒之後迂闊陳腐而萎縮的士，但打倒的意思還是要落在復興『士』的傳統上才好，而知識分子並不能代替士；士必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却不夠是士。原來士除了知識，更還是與天下國家萬民爲一體，集祭政于一身，禮樂教化于百姓。所以比諸今之爲人師者，更還有傳道與解惑；比諸基督教會的牧師，更還有授業；比諸今時社會和政治的基層村里長，更還有相知的情義。所以士是兼具教員、牧師、村里長，而又與民同作息起居，並與天下事同呼吸的知識分子。今之新文學作者，縱是來自農村、漁村、工廠社會基層，唯一旦投身于無情義的僱傭制度的社會，便自然要與他的出身相斷絕；況還拿西方的文化來信仰。西方人士憑其原裝的西方知識搞不懂中國，尙坦率的承認中國不可解的神秘，則恃西方知識二水貨的新文學作者，怎可强作解人而妄自月旦中國的特殊和高貴的文化？

西方文化自古至今無不視勞動爲痛苦，皆是來自其奴隸制度。卽使摩西得天啓寫創世紀，仍不免自然表露出以色列人爲埃及奴隸的痛苦記憶，至有『你必終身勞苦，纔能從地裏得喫的。』這是記載了上帝的語言，而染有以色列民族曾爲奴隸的勞動觀的色彩，且土地是被咒詛的。而外的巴比倫、波斯，便是希臘文化怎樣有知性的光亮，亦仍然是有奴隸制度，至北歐蠻族統治了歐洲，以及美國黑奴解放前，奴隸制度的惡風更是不消說的。但中國極早的民間風謠如『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便一片的清吉安然，無爲之治與感激之情于此怡然相見。至詩經以降，中國文學隨時隨處可得耕耘收割採桑採蓮採菱採茶乃至剉棄浣紗搗衣諸般勞動的喜氣；唯也不是歌頌勞動說教勞動，才更見出是與勞動相忘的好。

奴隸制度下先就有了這痛苦和不幸的勞動觀，而勞動所以痛苦且無喜氣，自在它的當然處。譬如勞動生產的成果，非屬勞動者可得，這已決定了只有苦而無樂；而這種報酬還不只是物量的，更還有參與感、創業感、成就感等意思的需要滿足。奴隸制度下的奴隸是絕對的沒有這些滿足的喜悅，亦所以必須在監工的鞭打之下迫不得已的被動去勞動，于是連土地也成爲對勞動者的一種折磨而被咒詛了。而奴隸主也自然視勞動爲痛苦，視勞動者爲卑賤者。所以西方的文學難得一見有對日月山川田園操作的親愛歡喜。此奴隸制度隨後乃又衍生了封建地主的『農奴』，衍至經過工業革命，以英國爲首的工業經營的『工奴』，卽資本家接替了奴隸主、封建地主，而工人接替了奴隸和農奴，更糟的是工人連生產工具也被霸佔而不是自己的了。工人與資本家之間，唯是

勞力與工資的交換，不獨一無情義可言，資本家爲求更多更大的剩餘價值，還更壓低成本，以最大可能縮減工資並增加工時，無視于工人生活資料和福利的維持。馬克斯便是承傳了這樣的歷史發展，創立他的共產主義，列寧史大林等跟進，自也是一樣。他們把這叫做革命，却根底上無能于甩掉歷史的包袱，要工人無產階級翻身來專政，不過是報復性的要把奴隸和奴隸主倒轉過來換換位置，讓原來的奴隸奴役奴役奴隸主而已，所以根底上還是執兩端的低下的無明，必是錯誤的。而經過所謂的革命實踐，今之任何一個共產國家何曾是經由資本主義產生？原來的『農奴工奴』何嘗翻身來專政了？只是資本家奴隸主換了共產黨奴隸主，這新的奴隸主且比歷來的奴隸主更徹底奴役，便連奴隸的思想感情語言行爲種種，也都要奴之隸之。至于在自由世界，以西方文化爲主，已衍至無國籍的現代文明（實則是無明），亦仍自跳脫不出它的歷史涸轍。今之總僱傭制度，不過是奴隸制度的延伸，工商業分工愈細密，自是愈使從業者失去參與感、創業感、成就感，勞資雙方且皆淪爲奴隸，奴隸主却是無生命的機械及其生產的物量。這就是與詹森競選總統的高華德氏所說『現代三惡』之一的『國民總僱傭』了，人際除却一方付出心力體力，一方付出工資，此外再無其他關聯。人的文明便斷在了這裏。

中國本絕無這種歷史的包袱，毛澤東却是硬生生買辦了這西洋的包袱來背上。背上這包袱當然有他的好處，是與他的政權——做奴隸主有利；然而時日稍長，這有利也只是他目光如豆，自人民公社的取銷私有之後，農民已是地道的農奴，工人也已是地道的工奴。主動生產與被動生產

，其結果自是天壤之差。奴隸的勞動態度是可以怠工就怠工，可以偷懶便偷懶，而且可以浪費生產的時和物也便浪費生產的時和物。奴隸不可能有創造發明，即是改良改善節約節時都難以產生。中共統治下之所以一直飢荒不得解決，便是奴隸制度必然的惡果；但這還事小，中國民族性格的勤勞節儉創造發明種種智能與德性的萎縮退化，才是關乎民族百年千年興衰存亡命運的。而求證毛澤東確乎是買辦了西方奴隸思想，會一點也不寃屈到他；他叫『勞動神聖』原是心虛，先就認定勞動是一種卑賤和痛苦，是奴隸主在欺哄奴隸；中國人向皆喜愛勞動，勞動本身便是喜悅，與神聖無關。他叫出神聖來，中國人反而偷懶、怠工、逃避和咒詛起勞動來。至于他之以『勞動改造』作爲『黑五類』的刑罰，就更是不得自圓其說了；有用神聖的事物作爲刑罰刑具的麼？倒是劉少奇目光比較如大豆，要實行三自一包，三自是准許人民有自留地、自由貿易、自由市場，便是旨在盡其有限的可能來刺激生產和刺激消費，稍稍鬆弛可怕的經濟緊張。但毛澤東必是要整他，三自只須稍稍有點苗頭，資產便生出差異。有了資產，便必有他所認爲的『奴隸主』。一個奴隸主小，多個奴隸主便大，他這獨夫怎能容忍他和他的黨之外有起奴隸主來？

此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狀況，海外的中國人也會有的昧于這最最基本不過的道理，屈辱于中共的氣燄而處處討好，爲其虛飾遮羞，一般來說，各爲自私的妄想去打算也就罷了，但自居『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們，便尤其見出無明了；於梨華的散布謊言已是衆所周知，便是鹿橋『回歸』之後，也宣稱『深表滿意』，不知他還敢否與陳若曦見面，也不可想像此輩尚有何良知良能

。而在台灣，亦是身不由己漸漸捲入世界性的『現代三惡』（國民總僱傭、社會保險與國民福利、膨脹經濟），雖尚未尖厲，至少工商公教的薪金人，已初嘗此僱傭之苦——中國人素重生活的情義，今被迫勞動得無情無義，這才是中國人的現代苦痛。于今尚能承傳中國人喜歡勞動的德性者，也唯在台灣的農民了；中國農民的苦與樂，自是不言而可知，決非引用西方的勞動觀所可以體認得眞實的。然而這樣當不是說喜歡勞動便否定了勞動之苦，因這喜歡還是來自『愛』，中國農民之愛土地，如主婦之愛家庭；中國農民之愛稼穡，如母親之愛子女；世間沒有一個主婦和母親，不是因愛她的家庭和子女而甘心樂意付出痛苦的極限爲代價的；而我們引用了西方的勞動觀，便也只見主婦與母親之苦，不知其樂，乃有時下『新女性主義』，視家庭子女爲累贅，爲可咒詛，而主張丟開家庭子女，投入其實是一無情義的總僱傭制度社會，認爲非職業婦女便不足言獨立自主，而至流弊到不負責任，逍遙自在去冶遊浪蕩，方算爭得平等的『新女性』地位，這還是奴隸制度留下的惡夢記憶與意識所成就的觀念，如北歐的易卜生的『傀儡家庭』。此與認定農民耕耘之苦，便是與社會各行業間的不平等，同屬一理；即買辦了西方奴隸制度的勞動觀，强加于國人，此是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性情的無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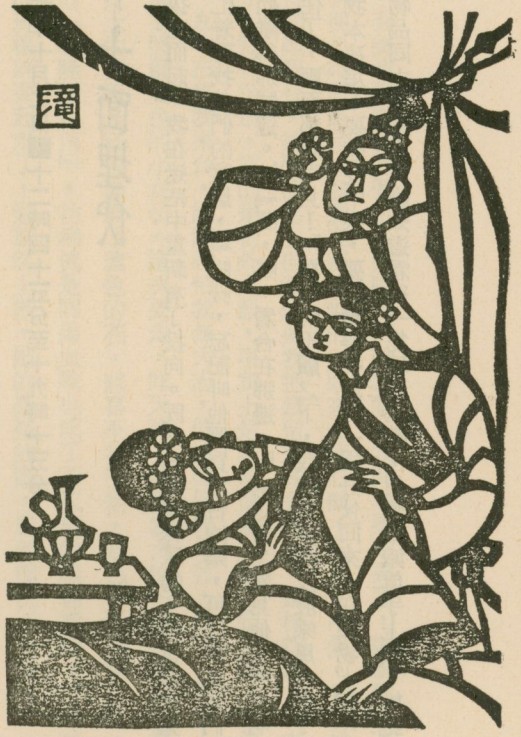
物質主義本就是心目中只有『臍而下』，今之自由世界的膨脹經濟、總僱傭制度、和社會保險與國家福利等，今之共產世界的控制經濟、工奴制度，和取銷私有等，此兩者皆已物質主義惡化到極致，人類已無所逃遁于這極右的『已開發國家』與極左的『未開發國家』的兩大之間，幸台

灣尙處『開發中國家』，是中庸狀況，須徹底實行民生主義以爲全人類提供模範與保證的最佳時機——雖然我們已經做得夠遲，因于主客觀的障礙未能機先于這兩大世界形成之前得以推行，然而猶未晚也——本是超然于左或右，非關左或右，但世界反動潮流洶湧，我們却不自覺察間有偏右趨向之險。今反共國策，決非以右反左，而是中國文明得自天啓而行之于人世的妙訣——執中，故而反左還同時要防右。今有自命爲民請命的一派，于文學是力主『社會寫實』（此不過是文學的取材和方法，怎可爲思想?），却看不清自己立身之處。其思想出發點與最高層面，也不過是：苦與樂的標準取決于貧與富，勞力與勞心，這就溺進物質主義了；一從此觀點來看人世，必是骨牌一個打倒一個的錯下去，接着的『買辦』、『封建』、『舊社會』、『特權階級』種種便都看走了眼，也即不得不以左反右，而亦並不識右又右在哪裏。中國人原不是這麼不智而無益的拔河式的執兩端。今時對于勞動尙存情義者，唯中國自由農民還得有承傳，所以要懂得執中，就先要眞眞的懂得農民的苦與樂，那不是知識分子以任何假借來的買辦觀點所能替代的。

六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人行

温瑞安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却爲誰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十二時四十五分至十九時十五分

十面埋伏

飛機拔空而起，我在迷茫中重新有了投向。既然已經選擇了的，錯也有勇氣承當。我和二弟、五弟，忙着尋找他們的蹤影，『哎呀，忘記叫他們買看台的票，可以看見我們。』『不一定看見呀，我們離得那麼遠。』『哪，哪，看台在那邊。』『怎樣？看見他們嗎？啊？』『他媽的，飛機被遮住了，兩面都看不見！』在不情不願之下，我和黃昏星及殷乘風都昇了天。

這次我本決定不要悲從中來，要喜喜樂樂地打一場好仗回來。在機場上帶小娥逛逛，順便買些祖國的物品回去給家人，誰知道看得一隻瑪瑙玉鐲，便想給娥眞手上戴。她把玉鐲特地穿過纖

小的手腕，套到清輝寒細的臂上，笑嘻嘻的給我看。我問她要不要買，她說明年才買，帶回去給家人，彷彿明年她回馬時，我還在那邊似的，聽來一陣心酸，她似乎不覺。我東找一件西找一樣，都不由得問她買否，她雖深喜，但還是要我把錢留着回去打伙。這樣找着，就有告別後馬上相逢的味道了，行行送送，道的是物外人語，事實上是無限情生。她就是這樣，我眞的要走她永遠不相信。一九七三年我來台，她臨行怕我無大志，催催促促我早行，豈知一首『千言萬語』，到了機場，她成了哭倒絕色的小女子。這次要走，昨天晚上還跟我大吵一場，還開唱機來報仇吵我睡不成眠，身上的衣服是紅色滲開了紫色的花，悲喜不甚清楚，她也一天笑靨如花，晚上還再去看了李翰祥的『乾隆下江南』，彷彿眞是回馬血戰也成了下江南的輕佻意閒。可是擴音機播出國泰航空公司的班機就要起飛了，請旅客上機，她的亮亮的眼，忽然黯淡了下去。

啊小娥終於感受到離別了。我心又一陣痛楚。我返身進入出境室，半轉着身子，便看見小娥像小孩子在一個午間失去了她最心愛的東西一般地揉着眼睛，她背後有一大羣跟我同甘共苦的弟妹，他們以焦切的眼神目送，我堅信他們會照顧她的，我咬一咬下唇，便轉身再也不回頭。於是開始和殷乘風、黃昏星開玩笑。只因黃昏星穿一身花衣，那時剛好又是兩架飛機乘客同時要作安全檢查，男女分排兩條長長的行列，我們把老二往女乘客那兒推，他呱呱叫起來；又因爲他身上穿的衣服有日本的草書，我就開玩笑說：『你回去一見到任平兄，不必說話了，請他看看你身上寫的字，是控告書呢。』殷乘風笑嘻嘻搭腔道：『可能是求婚啓事！』我又接道：『說不定是離婚

證明書。』黃昏星又突發奇想，認爲直昇機是靠螺旋槳轉動飛行的，那爲什麼不省點開支，一人拿一架風扇就飛回去，『啊，那好，我坐船經過南太平洋時，會在甲板上欣賞你泅泳的雄姿。』乘風說。我也打趣道：『當你經過咱們飛機時，我會在窗口遞給你一些飛機上的食物。』衆人哈哈笑了幾聲，便排到安全檢查處了。檢查過後，才發現唯一的通道是往飛機走去，沒有退路了。不禁又想到不知還在不在機場的人，心中一陣辛酸，在陽光下，也有點陰陽兩隔，紅塵彌漫的感覺。我們縱情玩笑，但是坐上飛機後，三人拚命找看台在哪一個方向，就連笑聲都是短命的。飛機終於在一陣强烈的跌盪後拔空而起，我握着拳頭說，『我們是去赴一場生死之約，還要回來繼續完成神州的生命的生活的全部！』我看見黃昏星忠誠戇直的臉孔，殷乘風炯炯有神的眼睛；飛機劃過萬里長空，我在任一恍錯間都看見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人！

我們乘坐的是國泰航空公司的超級三星客機，抵達香港後要換機，照例要等待差不多一個小時。我們在過境室內第一件事就是『解放黑奴』（上洗手間是也），三個人都是冷手冷脚的，乘風偶然間說了一句：『近鄉情更怯』，却是我心中所想說的。香港眞是個大雜燴，短短過境期間，單止翻翻報紙、瀏覽一下世界各地的郵票，心中也不無感觸。再上飛機時，已聽不到國語了，只有馬來語、英文和日本話，偶爾還有幾句廣東話。我對他們說：『要是大陸、港、台能連在一起，加上散佈在全世界無依的華僑，中國一定鼎盛無匹！飛機上中文是第一語言了。』我們三個人談着談着，我猛瞧見底下有一條蔓延向雲端的小路，下面眞不知是什麼國家，張騫、鄭和、玄

奘他們是否浪跡過的地方？我指給他們看，黃昏星看得見，殷乘風却偏來側去，就是看不到。太陽已不亮烈了，那長路基眞像太虛的一條路向，永遠像一條山河的年年歲歲繼續滄桑下去。又猛想起台北的他們不知怎樣了。想起小娥，彷彿欠了她一個世界，我飛在幾萬尺的上空，心却向水平線下沉，如是者反反覆覆想了幾次，只怕戰鬥意志也成了哀傷游離了。

窗外已是一片暮靄，下面的世界愈漸不清楚，可是我們便知道要到了。我告訴他們，要是見着任平兄，認錯便是，因爲此行在乎建設，在乎團結，不在乎破壞、競賽。因爲我們來自大國，有大信，便不在乎一時的誤解與譴責，這樣也只不過讓天狼星的人更遺憾而已。我尤其要告誡乘風，因他大志非凡，很容易會樹大招風，黃昏星較爲敦厚，對這兩位兄弟，前者我是欣賞，後者我是敬仰。我們幾人都曾經過大浪大濤，所以分外親切。乘風畢竟頗有軍氣，在共同行動上是十分紀律的。交談一番後，大家翻開手心，手心隱然有汗，此時天外全黑，機內燈光全亮，"Fasten your seat belt"的字也亮着，我知道快要到了，那心情就像是要跳傘的人。我想，假使有一天，我的傘往台北降落，或者，下面便是祖國山河、峨嵋金頂、長江三峽、桂林山水、二十四橋、長城萬里……我說：『我們要到了。我們將改寫神州的歷史。』黃昏星沒忘了在緊張關頭開了一句玩笑，『歷史莫要寫錯了；』乘風笑着接道：『記載的是任平兄、張筆傲、黃海明等人來台北救我們——』我有所感觸：『畢竟幾次回去找他們的，還是我們，如果任平兄此番仍不會用人，只怕此生此世，他身邊再也找不到這樣的人了。』黃昏星說：『要是他們眞的有這樣

的情意到台北來找我們呢？』我說：『只要有一次，哪怕是觀光，哪怕是深仇大恨，死也要認作兄弟了！』本來是想開玩笑輕鬆一下，沒料說着說着心情都沉重了起來。

再轉頭望窗，四周一片漆黑，才知道外面是大雨滂沱。想我們的飛機必然是在激雨中殺出一條血路，將降落在檳城國際機場，心中那股奮悅眞是莫名的。馬來西亞，我們又來了！我看見殷乘風一臉揚眉劍出的神情，黃昏星躍躍欲試的樣子，我長吸氣，我又來了。你們趕不走的，你們談虎色變的人，那一襲一揚袖去了隱隱青山的白衣！台北的人；我心又一陣痛楚：不管是生是死，我們已到了我們的所在，將要在風雨中殺出一條血路，但願還相見，飛機一旦着陸，咱們的分離即成既定，任平兄啊，要看你會不會用人了！我側身望望二弟五弟，在昏黃的燈光中，我心生起前所未有的勇慨！我再往下望去，怎麼只見漫窗雨絲，不見一片燈海？難道我們的飛機迷路了？難道我們的飛機不能着陸？下面是什麼東西在等待？忽聽乘風在一旁輕輕說一聲：『到了。』我看見座上那"No smoking"的牌子亮了起來。我仍未忘記說一句：『要有心理準備，一出機場可能就有麻煩。』大家沉默不再語言，然後幾乎是看到深濃的夜晚橙黃的街頭一白色的汽車往寂寞的馬來西亞市郊馳去的同時，我們的飛機像拔起時一般的强烈震動了一陣，終於慢下來了，停下來了。這時刻裏，我們三人還綁着安全帶，機內燈火輝煌。却是無聲的。機外月黑風高，雨狂夜濃，正等待我們殺出一條血路般的走出去。好一個十面埋伏。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午十五時——十六時

六過香港

我前後經過香港五次。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旬，那時天狼星詩社，剛創立了十個分社，拿黃昏星二弟一句話來說，是剛『創幫立道』。『創幫』還不算難，烏合之衆也可以創幫，但是要立道就難了。清嘯來台而我不來，因爲我要在『創幫』之後還要『立道』。後來是因爲清嘯三封來信，一封看了讓人寂寞，一封簡直讓人孤獨，還有一封，老大，要是你來，我就不必伶仃一人，我們兩人就可以在這兒轟轟烈烈幹番大事……我放下了信，媽的，來就來了！從未坐過飛機，任平兄也沒坐過，無法指導我，我只好自己闖。上機時一個人十一樣行李，單止信件捨不得便一併帶走的就有兩個背包。上機時心裏很愴惶，眞是日月無光，前面一位老婆婆手裏的東西抓不穩，掉了一件，於是趕忙過去替她收拾起來。因爲要照顧她老人家，我在淚光紛飛中一揚手就進了機艙，不然眞不知道會不會跑回頭來。在悲淚中望着熟悉的景物從機窗外拔離，又換上新的陌生的景物，心中眞是難受，原來到了香港。到香港要換機，我在香港過境室抱着十一包行李，寸步不敢移。一直等了個把鐘頭，認準十幾位同機的搭客，只待他們一離席，我便跟着他們走，好不容易才到了台北。那時不要說想在香港逗留了，甚至連家和親友也不敢想，怕一想便涕淚齊湧。自己從小就嚮往鐵錚錚的英雄好漢，彼刻眞是有千般辛酸也不敢想，只怪自己情感太窩囊。

第二次路過香港，是我到了台灣，結果把清嘯也拉了回來，而且連同參加世界詩人大會的任平兄也一起同行。那時眞是有的是情意。記得任平兄有天早上去圓山開會，他自己本來就很不想去，但不得不去。我們只好勸他說圓山飯店何等雄偉、何等美麗、何等中國的風神俊朗。他就去了。我們在正芬飯店反覆聽着錄音機裏老二老三娥眞他們的聲音，一直聽到肚子餓了，想去吃飯，任平兄就神祕兮兮地回來了。我說：你不是去吃飯嗎？他沒好氣的說：吃鬼呀。說著得意洋洋地從西裝口袋裏拿出一隻燒鷄腿，背後的手伸出來原來是一大瓶七喜。原來他去到圓山飯店，八點早餐他記到十點了，到了門口，看見一位詩人酒醉飯飽，滿臉油光的跑出來，一面用牙籤剔着牙。任平兄試問：『嗨，飯餐已經開始了吧？』那人倒是關心起來了：『早就吃過了呀。你呢？嘩，難道你還沒吃嗎？』任平兄忙不迭地道：『吃過了，吃過了，嘿，早就吃過了。』一面點頭，一面背退出了大門，一口氣搭計程車回到林森北路六條通旅館，穿進條小巷子買了隻鷄腿，要了瓶七喜，那天我們就在正芬飯店小小的一所房間裏三人分一隻鷄腿，一瓶七喜，好生快樂。因爲雖算是患難，但是共同担當，就沒有怨意，不像現在要見他實在不易。那次三人路過香港，喜氣洋洋，爲的是就快見到娥眞家人，以及啓元若雲等，果也眞的，他們在吉隆坡松邦機場相候，我們一下機，他們就呼聲滿場；我們檢查行李的時候，他們就要擠破玻璃門了。衝着這樣的喜氣，也沒進入殺氣騰騰的香港。

三過香港而不入是在一九七四年九月，我和娥眞、雁平再赴台北。二弟黃昏星，明明能夠一

起成行，却因手續而留在新加坡；四弟周清嘯，明明能一道赴台，却因他家人不予支持，而留在大馬。雁平對於辦手續以及興致，皆不甚高，小娥還要我照顧，我們在香港逗留一個小時，我算是老馬識途，但也只敢枯守過境室，照顧行李，不敢輕舉妄動，心念要是二弟等在就好。那時天狼星詩社最是輝煌，我留馬一年來跟任平兄奮鬥，詩社有十大分社不算，還有十大分社精英組成了『十指聯心會』，以及剛擊道十五兄弟，文武道十一姊妹，到了香港機場只剩下了三人，心中自然感念。香港是山坡，又斜又陡，既不是平地的安然，又沒有山巔的驚險；前有台灣，後有大馬，香港在我心目中就是這樣一個過渡的地方，所以也沒有逗留，這個我感情的十里長亭，西出陽關的第一站。

四過香港倒不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回馬。那次回馬，幾乎是我追小娥後的第二次傾家蕩產，詩社業務因而停頓，我是千金散盡，小娥也小熱鬧地隨着回去，結果成了感情的隔山，又使到黃昏星焦頭裂額，殷乘風回馬即撤離，眞是情感的浪費。我們珍惜那一份共同的記憶，不見得人人皆如此。四過香港倒是我和小娥及黃昏星掩護撤兵，飛渡台灣，心情憂傷，心情緊張。憂傷的是這兒已沒了眞情，緊張的是台北還有溫暖，我們接近那溫暖，推離那絕情。四過香港，仍然傷情，雖然也無奈地東瞧西看，也是沒有進入香港，仍是在過境室裏逛逛。

第五次過香港，就是這一次，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我和黃昏星、殷乘風，一齊回馬。這次回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們還要再努力一次。如果有人問我可有想到成敗，我

說我們但求盡力。成敗不足惜，過程才重要。求仁可以得仁，縱得不成仁，至少還有『求』過。這次回馬，我在長河出版的『今之俠者』，四季出版的『鑿痕』，楓城出版的『狂旗』，言心出版的『龍哭千里』四本書的初版版稅，都要報廢了，而且人也不知是否能安然回來。至於黃昏星、殷乘風更不堪提，要不是『三三』的人傾囊借助，神州的人全力籌款，在臨行前的一天，依然沒有回馬的款項。回來後，錢也夠他們還的了。跟他們倆在一起，常覺有義氣存在，眞是件好事。這次過港，逗留四十五分鐘，我們也未申請入境，因心情是作戰的心境，沒有興趣瀏覽。也算是在過境候機室內逛逛。香港眞是個大雜燴的地方，一家小書坊，都是英文書籍；書籍中有支持中華民國的，也有左傾的雜誌，郵票的蒐集也是一樣。我看到一些『花花公子』之類的雜誌，覺得很好奇，因爲沒有看過，回來如果還有錢，決定買它幾本。這次還是像派往前線的將士，既無家鄉的戀棧，沿途風景再好，也不致留戀。

這便是五過香港而不入，如果一切順利，還能回台，恐怕還會六過香港而不入。大禹治水是三過家門而不入，是爲大事，香港雖不是我的家，但也是中國人的地方。我六過不入，只爲人世間的匆忙。不過香港這地方我是會去一趟的。我對這地方很好奇，我從電影、報刊、傳言中知道的香港，是一個聲色犬馬，罪惡的淵藪，也是一個勢利胸襟窄小的地方。但我還是好奇，因爲他們的約定俗成的計較中還有一種活刺刺的可愛，在工商業的島上還是有一種生態欣然。就像他們的廣東話，銖錙必較，可是却有一股上海灘味道的冒險與浪漫。那地方是中國僑民的異態生活，往

往是人性的墜落，但也是人與善惡掙扎最佳的地方。我喜歡考驗，我喜歡這地方。我知道那未必是我所能勝任的所在，但必是我面對的困境。我從電影上看過很多香港的事，香港人是願意揭露自己的醜惡，甚至以此自覺榮耀的。我認識好一些香港的朋友，他們的門戶觀念很强。一位鄙民冰的，我還跟他交過手，打贏了他之後他居然還笑着讚我還不錯，彷彿他讓了給我似的。一位女孩子叫林愛霞的，爲了作品中有一句廣東方言，我們跟她討論方言上的問題，她矢口指我們是看不懂而不是方言上的阻礙，她美麗的臉龐和倔强的自尊，使我更加覺得香港——眞是個讓人躍躍欲試的地方。六過香港——我會不會進入香港？而在我童稚間一直有一個夢想：台灣、香港、大陸，如果都是中國的天光，這三個地方團結起來，我們中國人就可以吐氣揚眉，機上不再是有日本話沒有中文，香港的過境客，就不必只賣洋書而沒有一本中文書刊了。然而我的夢幾時可以兌現呢？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晚十九時——二十時

過二關

第一關是檢查注射預防針。我們在第一關就卡住了。我們忘記了帶黃色證書。難道要飛回台北拿嗎？那馬來護士長着臉。我們陪笑的站在那邊，所有邊關催促的連番征戰，都叫一個長臉孔的人在現代陽關前止住了大軍。一個華人護士走出來，居然會說潮州話，黃昏星馬上跟她說，潮

州話又輕又俏得土，像兩面薄的鐃欽敲上幾敲，又像音樂的方言了。那潮州女護士於是向長臉孔說話，長臉孔點了頭，黃昏星熟悉地把辦事桌上攤開的文件一抄在手，殷乘風挺直的雙肩一弛又一昂，卽三個人清清狂狂的就去了另一關，接下另一次攻城戰。

這一關是檢查護照。七三年第一次自台退學回馬，我和清嘯就曾被莫名其妙的盤問了老半天。上一關是打針，七六年我第二次偕娥眞回馬，也被莫名其妙的打了一針，出機場時十三件行李，每人只剩下一隻手來提。現在針是不用打了，但是盤問呢？幾個馬來官員跟我們有說有笑的。看到我們十月才回家度假，實在不解。前面有位潮州老爹，不會講英語，也不會講馬來語，風霜在他的臉上結成了蜘蛛網，可是他最鄉土的方言並不能使他過得了這海關。於是我們爲他說話，那馬來官員調笑說，是你們的爸爸？不是不是。是是是是。是與不是之間，恍惚地起了一種親切，馬來人也樂着了，於是在喜氣間過了這關，第一次在這冷肅的海關裏也有了人情的欣喜。

第三關是檢查行李。這一關一直是最頭痛最麻煩也是最難過的。我們沒有走私漏稅的品物，但却有中文書，中文書是最頭疼的，因爲海關檢查局都是馬來人，要是他們懂中文，倒不麻煩，麻煩是他們不懂，以爲是什麼左傾的書，那才是麻煩，單只調查的時間就夠人受的了。過這一關時下大雨，我們到了海關行李檢查處然而行李仍未到。檳城的海關很小，地上很多垃圾未曾打掃，如果我站在乘風肩上，就可以觸摸到屋頂。大家在室內等得很煩，穿西裝的、穿牛仔衣的、穿文化衫的都有。幾個年輕人的頭髮鬈曲，全身發出了一種被香烟頭燒灼了又被大雨剛淋熄的味道

。幾個穿 CATHAY PACIFIC 的男女從機上調笑到現在，一個女的口唇塗紅得像狒狒的後邊，她也彷彿知道自己是最觸目的，所以也笑得特別大聲。大家都是焦躁的，然後只聽輪軸轉動之聲，行李逐一送來了，都被淋得濕透。由於行李都是暴露在外邊，大家都擠着搶拿自己的行李，我看見黃昏星和殷乘風在人羣中昂揚地穿揷，拿的不僅是自己等待的行李，同時也有別人所等待的。他們是唯一的替別人照顧行李的人，全場也沒有一聲謝謝，受檢後逐一離去，只剩下我們三個，我深吸了一口氣，我們眞不愧爲中華民國的好兒女，而他們果爾是我的愛將，在戰前依然愛民猶己，可以成大事。

這海關果然是書出了問題。我們幫人提攜行李，在他們的眼中已十分怪異，何況還有大疊中文書。他們叫了一位不知是華人(他會看中文)還是馬來人（樣子很像馬來人）來，翻看我的書，搖搖頭就走了。一個馬來人追問他，他指着我的『今之俠者』說：“Fighting story! Chinese Kung Fu, bang! bang!”我自己望望『今之俠者』，都不太相信這是給他的印象。後來書越來越多，那馬來人就暗示了。乘風轉過去，回來時手心握着東西，跟他握了握手，這時我看見機場的服務人員一字排開，很自然地擋在兩人面前，督察官恰好低頭喝水，同僚官員正顧左右而言他。鏡頭一閃而過，我們的行李檢查通過，我兩步繞過去，低聲問乘風：多少？乘風伸出了左手食指，又伸出了右手食指，交叉在一起，成了十字架。

登時還有三四位服務生送我們出來。出到外面來，都是人，還好，溫任平先生不在外面。我

們深吸了一口氣，嘿，馬來西亞黑夜的空氣。我們不敢多吸，珍惜着，差不多十萬元台幣買來的呢。雨水喧嘩如昔，在這兒連下一場雨也是熱鬧的性急的，我們在黑夜裏往一條長廊穿去，一架計程車在廊之盡頭等着我們，我們把行李塞了進去，回頭給了兩塊錢馬幣的『貼士』，心裏想：好啦，終於給我們殺出了機場！我們三人坐進了車裏，世界上的一場雨便被關在外面，外面迷濛一片，我們忽然感覺到我們存在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因爲這感情的莊嚴，而一時沒有話說。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晚二十時至二十一時

我在船上等你

計程車離開了檳城機場，却不是直往美羅戰場駛去，而是去檳城總的士（計程車）車站駛去，那馬來司機負責替我們找到遠程的的士爲止。車子往豪雨中潑辣辣的殺去，馬來西亞的黑夜眞是黑夜，這種黑夜能教蟲鳴於樹，路燈殊亮。我們坐在豪華的 MERCEDES 裏，樹影燈映，風雨漸止，因爲已中夜，沒有人再願意載百餘里的路程。終於一個又老又瘦又乾但是眼睛發亮的老潮州人探頭進車廂，黃昏星立卽打開了話匣子。潮州話我是一直無緣識荆的，以前我追小娥，聽到她和別人講潮州話叮叮噹噹，鈴葛兒響，就是我的廣東話碎另碰隆，難怪她媽媽不喜歡我。幾句潮州話一下來，那位大叔就願意載我們了。我們上了車，向威省（Province Wellesley）駛去。司機告訴我們，威省要過渡船（ferry），對岸又有一海關，檢查甚嚴。又是海關!?我們

三人因提行李而淋濕了身子，像大雨天裏那些一小月一小月的馬來或印度零食攤子，悽惶悵惘可憐。風雨淒遲，一燈如豆，在未有氣局的齷齪的店面，像守着自己哭泣的神祇一般地守着雨夜。夜。雨。江湖。江湖夜雨十年燈，我忽然想到台北的你們，昂揚中帶有一種深摯的傷痛，彷彿你們的眼神一一在我面前，或點頭或微笑：

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
滄海之粟，莫過那九萬里急遽直下的姿勢
莫過於愛，愛那峨峒秀峯
莫過於懷念，懷念那懷念的心情
雪染蒹葭，透明的月光寒
像女孩鋪上銀霜的髮……
在中國美麗而熱鬧的除夕
有一座驚天動地的山
忽然昇起。……（摘自『峨峒』）

『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唉，『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記得一九七三年我自台灣一個人突地驚喜回了來，沒料小娥在接任平兄的機時早已預料得到，好高興的相遇。後來我們坐任平兄的車子回去，小娥穿深紫衣和我就坐在車後，一路上前座的楊柳姊跟任平兄在談詩

社的情形，我和小娥在車後聽著，彷彿已活在雲飛風起的詩社裏，而我一生都在追求這種美麗。我問她我回來妳快樂嗎……渡輪到了，路兩邊銀燈燦煌，我們的車子一連擦過三十到五十度的轉彎後，直接駛入了船艙去。

我們啓航了。我們將橫過大海，在風雨之夜，過關斬將地回了來。

我們出了計程車，站在開闊的船頭。船開始慢行，漸而愈行愈快。我忽然想起劍誰的『愈行愈遠還深』。船出了港，在海面上疾航，那黑色的海風和黑色的海浪，我再想起了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我們在台北從來沒有親歷如此壯麗的海面，徐志摩的『偶然』像一個可怕噪痘的聲音：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在這疾駛在無際的海面上，我們成了不退畏的星花。風大得把我們往後扯，我看見我身旁的乘風，雙手負於身後，昂然立於天地間。黃昏星雙手插在褲袋裏，憂戚也是天地間的憂戚。我們站在船頭，沒有退回一步。風捲起浪激起細雨，簌簌地把我們吹得像一簇竹風。望着漁火點點像海上的燈籠，而我們的船是何等勇慨，啊只有我們神州有這種：

我身邊左穿右插的英旗者
有萬山崩而不動亂者
有擒鷹的素手，英秀的巾幗
我們像是一個王朝

在大漠中，不受人原諒
却仍有面對天地驚變的勇色豪情！……（摘自『西藏』）

天下之大，唉，天下之大……在這樣的風雲色變裏，船已到了海的中心，天黑無盡，我想起在溪頭大聚會的溫柔如夜裏，我們激越的歌聲也溫柔起來：

太陽已向西山隱去
月亮快要昇起
蒼茫世界快要安靜
星空皎潔無比……
牧童穿過牧場回家
蜜蜂歸巢安息
快來吧不要遲疑
我在船上等你
……

歌聲在風中斷斷續續的我在船上等你。我在船上等你……男中音……我在船上等你……女和聲……我在船上……男和聲……等你……男女和聲……我在船上等你……。只見對面威省城的燈火輝煌燦耀，點點是紅光，是金光，是銀光，是漁光，我在船上等你，天下之大……。風浪和水

花，四濺在我們身上。風大得讓我們的聲音浪漫而美麗，我在唱下半闕：

我們將要涉過彼岸
流螢到處閃光
看見生命向前流動
寧靜而又安詳……

唱到這裏，心裏好一陣愴痛，彷彿社員們都來了，跟我們一齊合唱。眞的，我毛骨悚然，因爲第一次『看見生命向前流動』，呵『寧靜又安詳』。船在漫天夜裏行駛，生命向前流動，而且竟似神人的安排，讓人看見了，碰着了，有一種美的撼動。

在那紫色的草地上
牡牛的鈴在響呵
快來吧不要遲疑
我在船上等你
……

唱到『我在船上等你』的回復時，他們就跟着我一齊唱。我們乘風破浪，海關愈近，燈火輝煌，我們從彼岸到此岸，對岸咫尺天涯，星星點點，一個未知的盛宴，等我們去登場。『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可泣可歌人世炎涼』，我們的社歌。我們沒有退縮，我們站在船頭，衣衫盡濕，然

而我們肅立、歌唱，却不願意回到車上，無論是怎麼一場轟轟烈烈，燦爛輝煌，我們都要站在第一前線，不是永遠等待安詳，而是第一步跨過去，從海上跨到陸上。我們好大的氣魄，因爲不止是三個人，還有你們，每一個人，整個王朝。我吸深深一口狂風，船駛近了港灣，我們要闖另一次關，前赴古戰場了，你們將與我同行。車聲引擎齊響，船靠進了岸。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晚二十時至次晨六時

淨掃黃金階飛霜皎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像一陣搖根斷枝似的撼動，飛機離地而起，穿越太平洋上空千重雲、萬里風，又一陣碎經斷脈的震動，飛機降落在地面。從台北到檳城，從熟悉到陌生，從安全到危險，像一棵森林的樹，忽然被連根拔起，移植於鬧市中，每一輛車都對它敵意的。就這樣一場大雨像命定了似的等我們，等我們衝入雨中。

我們化身成一體，一輛深夜的計程車，離開了檳城海關檢查局，一里一里的，與風雨搏鬥的殺回去，馬來西亞的夜晚還是那麼深濃，疏疏落落的街市，兩三盞孤零的燈火，馬來人的瑟縮，華人的儉約，印度人的齷齪，而這裏却是生我們的地方，無可否認的一種悲憫的愛。在長長的旅程中，感覺到二弟五弟的心是如何地衝擊。『如果任平兄提起你赴台的事不對，且不管他是否有

利阻止你赴台，總之你認錯便是，因爲我也會認錯，畢竟是詩社折損了人手，不是增多了人手，雖然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今日有神州，就因爲我們是正確的，我們更應本着負荆請罪的愛心，彌補我們的過失。我們此番回去不是要跟他們分個高下，若爲分勝負我們也不必千辛萬苦花那麼多錢回去；比較只會挫傷別人，我們應當忍讓，再圖潛移默化，以達我們和海外文壇共同陣線爲求遠大理想才是。因爲我們有信心，所以不需强求證明自信，但需給人溫暖的信心。』殷乘風說：『好。』下午他在香港過境時，曾指着一本雜誌刊登着中共某頭目的封面說：『這樣的人也能管理中國！』我知道他志向。黃昏星說：『要是此番失敗，只怕以後再也不可能回來了。』我們每次回來，最忙的是他，花最多錢的也是他，最得不到溫暖的亦是他，這個最苦的弟弟，雖然說過不管，但只要一旦遇上令他熱血沸騰的事，他一樣會不顧一切。車子繼續進行，雨水羣起而歌，對面飛掠過一輛車的雨篷黃芒，水濺成花，雨刷子掃開了一個新的黑夜如婦人的世界。我不禁想到當日在馬坐在任平兄白色溫飛霆二三八七車裏的歃血爲盟的英雄們，去年我們回馬，白車已換成青車，這次不知又換上什麼顏色。

車子就在雨中行駛了幾個小時，終於停在太平埠稍歇。我們在那兒叫了糯米鷄、蝦餃、燒賣以及咖啡冰吃，那兒的東西，眞是名不虛傳。吃下去之後，餘味猶在，這時風歇雨停，好一箇雨後清涼的晚上，我們紛紛精神大振。說也奇怪，吃了這一頓，路上的塵倦都像一洗而空，我們開始和司機叔叔交談。首先他也會講華語，雖十分不純熟，却更感親切，原來他有一個兒子，一個

女兒，快要畢業了，想送他們出國念書，却未知那裏是好。這立刻成爲我們的第一戰場，我們勸說台灣好，舉出所有的證明，由經濟到孝悌，從國防至人情，一一枚舉。我先開炮，老二幫腔，最後只剩下五弟滔滔不絕。那位司機叔叔也精神大振，完全改觀，跟我們暢談不休。雨停了又雨，雨了又停，江沙過了和豐，和豐過了又怡保，我們還是談個不停。最後大家都靜了下來，司機叔叔一面咳嗽一面在黑暗的車子裏說：『你們知道我這麼晚了還出來駕車這麼辛苦幹什麼？』我們都沒說話，他艱澀吃力地抓着方向盤，全力往雨中黑夜處衝去，一面說道：『我是要存下一些錢來，供他們到好地方念書。』他決定送兒女到台灣來，因在我們身上他看到中國兒女好的教養。我們在黑暗中都忽然有一種偉大的感覺；然而美羅埠終於到了。

然而美羅終於到了，我終於抵達我的家門了。上次回馬，我便是從此處，聽得許多羣人聽聞的惡耗。去年我回來，到家是半夜三點鐘，這次是早了一個小時。家的木柵門鎖着，我和乘風不管一切的鑽了進去，留下老二在那兒付賬。還是那棵水翥花樹，在月色下看來分外幽深；記得七四年走時，便在花落樹下，驅車而去。家人落淚，我也眞正感受到『感時花濺淚』的惆悵，眞是怎麼沒進入家門便想到別離了？怕是怕短短一敍，走時更傷情！我大叫『爸爸！媽！』只聽樓上一陣遲疑的應聲，終於成爲欣喜的驚呼：『阿安回來了！』乘風在一旁，也爲此情此境跺足而笑。跪拜過爸媽，入得屋裏，只見爸容色煥發，精神比上次回來時要好。媽倒是精神差了一些，但沒有瘦，姊姊則是瘦多了。想到姐姐當年的『嫩綠嫣紅何等婀人』，心中一陣難過。聽說媽才大

病過一場，除爸以外竟沒人回來照顧，更是一陣心酸。一家人閒話家常，談到這次回來目的的頭上。我們表明了此番回來，爲求重新入天狼星詩社，並作道歉之意。我們提供了幾個方法，一是以上次作爲借鏡，再也不先拜訪任平兄，以免他先在社員面前破壞而使我們終不得見。我們先找別的社員，逐個擊破，請他們幫忙說項，爲求重入詩社，但也改正詩社之偏倚獨裁。可是我們否定了這項計劃，我們願以誠相待，不願一開始便有不誠，雖去年任平兄確是運用了我們這個弱點使我們終無所獲。另一計劃是我一人或三人上金龍園拜見任平兄，道明來意，唯任平兄目下住宅已無電話，貿然去訪，他必驚愕，第一反應拒見我們佔十之八九，如此只怕更造成誤會；雖先聲奪人，我們仍願意刪除此議。另一由乘風建議，在冷甲學校呈書任平兄，要他面覆約見一事，但又顧及任平兄步步爲營，疑慮極多，很可能以爲是陷阱，反而兵刃相向。我們寧願別人陷阱於我，但不能陷阱於人。我們終於請父親代表我們，次日趕上金寶，向任平兄表明我們負荊請罪之來意，因爲回馬期間極爲短促，但我們仍願意枯候三日，等他答覆。父親欣然答應我們的要求。『要是和已談了，但任平兄仍不准我們見社友們，把我們的時間拖耗至盡爲止呢？』『那就是他沒有誠意了。有心復合的不是這樣子的。』父親這樣回答我們。我們信任父親，也願意信任任平兄，所以時間、人數、地點都由他定，我們願意失去機動主權，犧牲金錢和挽救的先機，只爲換得這一場信任。但願信任不致換來失信。因爲是我的力主，戰友們才不惜一切支持這曾經失信過的建議，我希望任平兄不要讓我失信，以愧對天下好漢。

至清晨五六時，我們三人下樓到振眉閣就寢，振眉閣還是老樣子，只是我的老桌子被搬上金寶哥哥的住宅罷了。這是我們回馬的第一天。我睡在床上，千頭萬緒，忽然又想起小娥，天色迷濛，將亮未開，時正晨曦，這一刻最懷念她。剛才在長途的車裏，就想起七三年回馬時她一身紫衣，跟我同坐在車後廂裏。我記得我握她的手問她快樂嗎？她點點頭，手緊了緊。多年來的奔波勞碌，總帶她一起打仗，而今，却是我龍戰於野。下一章，下一章回裏，究竟是潛龍勿用還是見龍在田或是飛龍在天呢？天色灰濛，所有的聲音似遠似近，所有的容顏淡出淡入，我在朦朧中入了睡。……

一九七七年十月四日晨一時至二時

夜色以她自己的美麗降臨

夜色像知曉她自己的美麗一般披下來，我睡在床上，我不敢想妳。小鴨子，妳幾歲，怎麼如許地小，每次想起妳，有一種楚楚的疼。我記得妳有一襲，夜晚的深紫衣，還有一襲，日暮時的淺紫衣，怎麼都沒有帶去台北？兩年後我才問這句話，因爲記憶到了深處，久久便一次曇花開了。小鴨子，妳幾歲了？怎麼每次想起妳，總是那樣小？夜晚像知曉她自己很美麗的罩下來，我是在夜的中央，當年詩城八俠起義的振眉閣裏。妳現在怎麼了？台北早這兒一個鐘頭，妳睡了沒有？要是沒有睡，眞的不要想我，想我睡不着，去開電唱機，開妳的音樂聽。這電唱機我臨走前

了插頭，但是沒帶走，因爲要妳寂寞時聽。我這兒寂寞時，還有一枝筆，寫，任平兄等抹不去的。還有收音錄音機，這是我臨走前向清嘯買的，妳喜歡便可以收聽，因爲以前妳住在小橋流水人家，每天中午，都在小房裏收聽中國音樂，那種感覺是音樂和人都有了清香，像被珍藏。錄音機是要把妳的聲音錄下來。那天妳不講理的跟我罵了架，罵後我走出振眉閣，却乍聽妳隔着窗紗向馬路和葱綠水稻田唱歌：『啊——啊——啊——啊——啊——啊——』每一個『啊』是一個音階，七個音階像過了七世三生，人間的鶯燕仍在春花秋月中不被了解的清清脆脆。一剎那間我原諒了妳却不能原諒我自己，只好衝進去說『對不起』。把妳千言萬語唱成一首歌吧。夜晚想必知曉她自己的美麗，所以溫和地降臨像絳雪，而妳唱成了歌，夜晚會在我心上譜成了詞。台北振眉閣那寂寞的黃燈光，不知還有沒有月亮照進來。記得有天晚上吵開了，妳回絳雪小築，而月亮在我床頭跟我開了一夜煩惱的玩笑。振眉閣的黃燈火很寂寞，憑欄可以望見一邊水稻田，一邊馬路的紅綠燈光。然而夜晚以她的美麗降臨，小鴨子，夜好深了，妳幾歲了呢？

（待續）

一枝草一點露

仙枝

天地情兮歲月人

牆上的月曆是幅故宮的『招涼仕女圖』，一個鵝蛋臉的女子著一襲赭紅大絲袍，左肩下跟著一個丫鬟捧著她的腰帶，急急的朝斜前方走去，袍子下方襯著的裙角因著碎步子微微捲起，元朝的絹畫至今大都褪了原色，恰恰和牆面的木版本色相近，不細看還眞以爲從牆裏走出一位紅衫女子來，這種錯覺也眞錯得美，像雙十前後搭車從總統府前面過，小燈泡圈亮了一幢幢大樓和牌樓，貼著黑藍空，僞一歪頭看眞像從天涯海角飛來了金龍銀鳳盤在上空，或者是誰在一塊大黑布上剪出潛龍玉蛟正迂迴不去呢。再縮回脖子來，想起寶玉有一回趁大夥兒忙於看戲趕熱鬧的當兒，自己溜進小書房去看一幅美人壁繪，呆人說呆話，却也越見出話的眞，他道：『今日這般熱鬧，

想那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慰望他一回，』才走到窗前，聽見房內有聲音，寶玉以爲美人活了過來，壯著膽舐破窗紙往內瞧，原來美人還好端端的立在牆上，哪裏是活了呢。那活寶玉可也眞是寶，到底不知他賠了多少口水才舐破那一角窗紙哩，當時他一定焦急得忘了用手指頭戳破一個洞還比較來得快呢。寫到這兒，我也在自圓其說了。

月曆再下一張就抵著牆面了，日子好像只在嬰兒身上顯奇蹟，也在小狗小貓身上留下刻度，唯獨對我是一張面目模糊的問號；我每兩個月撕它下來，總要搖搖腦袋，張張嘴巴叫聲窮枉，它却神祕不可測，繼續它的俗氣廣告，而每當這時候我只好認輸，或狠狠的劃上幾刀當書封皮，或摺幾隻青蛙來賽跑。我和日子很像一對主僕，時而也對調當當，只有睡覺一入夢就主僕不分了。我喜歡這種諧合，但就是不能夠一覺不醒，夢裏我和它討價還價，我說該起來了，它說再等等，等把話說清楚了再起來，有時它催我起床，我也推三阻四要它再等一分鐘、兩分鐘，日子便這般討價個沒完，算起來我該有一半的時間耗在夢裏，因爲每睡必夢，夢這傢伙也和我長得一樣大，可惜它不是絕對的人身，個性也和我相悖，而時間的不捨晝夜，逝水如斯，反似絕對的存在，不能追溯的，愛它怨它都是徒然。它只是這麼本然的遍在著，很是霸道的氣燄，幸好尚未囂張到讓我却步的田地，也許我還年輕著，它也年輕著，我愛做何事它也沒我法子，只能依我順我，不吭一氣兒。

話說有一天午後，後院的盆花都睡了一場覺起來了，妹妹看我乾坐著無事，提議去走走河床

，她說八月裏山水滾滾，活活作響，不知現在水勢如何了。我正和夢小子在拾槓納悶，一面回妹妹說：它也許也乾涸如我，去看看又何妨。外頭陽光亮簇簇，各人戴頂草帽就上路了，其實也不爲遮陽，而是像戴禮帽，我是存心去看河床是怎麼把溪水給吃得乾乾的，日子在它眞是這般糊塗嗎？我不信。

二人在巴士的終站下車，車子稍往前去轉個彎又開回市區，有三個男生背著畫架上車，六隻眼睛齊齊看著我們，我和妹妹被看得威武起來，順手掄起帽子在手上舞，故作瀟洒的朝前走，難道下半天就不能看風景嗎？

天色眞是清朗，只見日光靜靜的看著路面，微風漾著稻穗，沒有言語，沒有閑人，像詩經裏的田疇陌野，我們走在當中都要心虛敏感。上了一座橋，有五尺寬，放眼都是逼近鼻頭的果樹山，方方塊塊的，像男生剛理過頭的刺目新鮮，偶在方塊中央會長出兩棵木瓜或蓮霧，斜斜的傾著，好像隨手可以剝下來的貼住一角；陽光跑來跑去，橋下的水只剩得弱弱的氣力，透出白禿禿的石頭在曬太陽。我們走在上面，它會搖搖動。石面上都是洞洞，曾聽媽媽說雨水比自來水要銳利，滴過雨水的鐵桶子會長疙瘩，然後久了會洩水。原來有這般鋒利，難怪它像個癩痢頭；我小時也是癩痢頭，最醜不過了，可是媽媽總是說：『人家朱元璋也是「臭頭」出身的，後來還當了皇帝，你這個頭也許還是「富貴頭」咧。』從此我反覺得是應當臭頭才是福呢。我們一路踩著乾河床找小石子，不是爲要補天，而是帶回去綴後院的地。較深處有清清澄澄的溪水，倒映著四周的

翠綠，成了有生命有靈氣的所在，也許神就住在那兒，我不禁呆住，脫了鞋走下去，如果有可以選擇的，我要當那溪水去，爲了那水自身就是絕對的，是天地間再也無可比擬的，連那水中的蝌蚪也是絕對的存在，牠搖搖尾巴，更是代神說話了，我一個俗物就只在旁邊看著，讚歎著，恨不能是那潭碧綠的水啊，若文章也眞能寫得這般清澈無思，可就不負天地了。河床上去的一塊菜圃，有兩位村婦坐著說話，不知說些什麼，後來又走來一位，三人背著溪水圍坐話家常，風微微的，吹不來她們的聲音，望去像幅山水畫，她們在畫中，而不是眞的此時此地人。我的兩足浸在水中，搖漾秋如歌，雲天在此，乾坤在此，我的人也在歲月中。去年元旦開筆習字，胡亂寫了『天地情　歲月人』，其實很不通的，後來我的朋友題了『天地人　歲月情』，這才像一句話。我一邊認錯，一邊也以爲我的不通有不通的理，因爲誰都知道天地人是三才呀。舉起脚在水面撩撩，一波一波游出去，水底的沙稍稍翻起，蝌蚪仍只擺擺尾巴不動，再低頭看，倒影上是一片銀灰灰的暮色，逝者如斯乎？河床是這般吃水的？那村婦也是這麼坐著說話嗎？水咕嚕咕嚕叫，是在唱歌嗎？我看山爺們却不交談，只是炊煙連著炊煙，漫著煮飯花的秋香味兒，我想那已經是話語了。

跑了陽光的山景更像淡了墨色的陳年山水，沒有時間的，我們坐在巴士站牌下看它，它含蓄的隱在炊煙中，笑在犬吠聲中。暮色是它的睡衣，月兒是它牀前的一面鏡，一座燈，也是一盞更漏子，點點滴滴到天明。我告訴它等三五月明時我再來，今已月底，它笑而不答，我也有倦意，

懶怠說話，這半天的嬉戲已夠我做夢到明年，滿滿一胸口也是累人的，更怎一個『思』、怎一個『言』字了得呢？

隕石補地

夜裏突然下起一場夏天才有的偶陣雨，『托、托、托』打在玻璃窗上，又清晰又冷嚴，裹著才出櫃的冬被聽雨點聲，特別覺得溫暖而蒼涼。這一天就和這場雨的一般無來由，也沒有故事，只不知它要下多久才停，會不會下得一片汪洋大海無邊際呢？那我明天就不要起床，比比看，是誰有耐力……待睜開眼却是日頭晒到脚底下了，哪裏有諾亞？還有他的方方的舟呢？小孩的日子最長，長到太陽晒不到的地方，我也在過小小孩的長長的日子，不必上幼稚園，就在屋裏屋外走著、玩著、吃著，也不是人家的浮生半日閑，而是全日的閑。這種日子像在養老，却老不住，我的脈搏像初昇的太陽，一秒不歇的蹦跳著，即使蹦到了中天也還是不安份，仍舊要急躁地往西邊挪，挪到了底又貪想趕夜路，趕呀趕的，直趕到東邊口上，接著又要攀一次到天中央，然後又故態復萌，日復一日，年又一年，眞是賴皮沒個完。而究竟是它活在我身上，還是我活在它中間，我也弄不清了，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共生死、共存亡。

一天傍晚，一個朋友來找我聊天，我又和他同去找他的一位朋友聊天，也是這麼著，朋友加朋友，還是朋友，太陽加太陽也是太陽，但是太陽加月亮却是明兒的事了。我眞弄不懂爲何月亮

加月亮就有朋友的意思。

我的朋友姓城，他喜歡從聊齋出來的人，因爲可以寫進武俠裏，而偏偏他的朋友的家裏又有一位朋友，姓都的，則喜歡從天方夜譚出來的人，因爲可以寫進傳奇裏。那都小姐口齒伶俐，酒量如海，手指上的煙兒像在接力賽，弄得老城點不完的火。我當著他們三位只有封了嘴巴，乾張著眼看，也許，我正是導演，是製作人，不是有句『眞事如戲戲是實』的矛盾話嗎？眼前正是如此。都小姐又說她有挖不完的黑金鑛，有宮殿般的住所，有旋乾轉坤的魔力，有滿坑滿谷的文章，有三千寵愛在一身的容貌，也有十八層樓高的委屈。最後一句，她說她想跳下來跌個痛快。

我拍手叫好，人生果眞有這般奢侈也是不枉來此一遭了，但是我是絕對不跳樓的，因爲太陽加月亮是明兒的事，我怕來不及看。笑了一陣我自動止住了，低頭瞅她，她正脖子以上紅通通的，好像給人勒了一把，掙得脖子粗粗的。她又把頭往背後仰拿人看，嘴巴和眼睛倒過來長，變得很歪曲的一張臉，我嚇了一跳，竟笑不出來，當下覺得很悲慘，難怪她要跳樓，她不是說醉話，而是清醒的在說人話，這才更叫人不忍，然而我又完全相信她的每一句話，世界上是有這種揮霍的人的，絕不是假，但是我不要看她把脖子這麼擱在椅背上瞪人，那是對人生最大的諷刺了。我突然哀慟起來，儘管我涉世不深，而她也才同我一般年紀，却洞察人事到得絕響的地步，我的月亮和她的月亮難道就不一樣大嗎？

老城繼續和都小姐鬥嘴皮子，他的朋友也和我一道隔岸觀火，他笑，我也笑，他笑他的朋友

，我笑我的朋友，我看出他的笑裏有著憐愛，我的笑聲却是乾爽俐落，像用勁踩過一地落葉的刷刷作響。我的朋友是火雞雞的大男生，他的朋友則是恁般令人摸不清的小女生，也像電影裏的埃及妖后，我只有驚訝，不能置評，因爲她是來自神燈裏的煙女，動動舌頭就會使乾坤顚倒的，然而老城和我都要趕著回家看電視哩！我們或許是偶入花徑，驚起一灘鷗鷺。驚豔也罷，奇遇也罷，總是走在這個太陽底下的呀，準沒錯的。

回到家，我一直想著都小姐，好面善的，也許和我認識的人是姊妹吧，且她也姓都，我和妹妹、姊姊，不管走到那兒都會被人認出或叫錯，好像臉上打了字，想迷路也迷不掉。如果眞是同胞姊妹，我便要爲她覺得難過，因爲她究竟不是神燈裏走出來的神女。倒像一股煙氣隨時會消失掉，連她的歷史也不在了。想著想著，竟在沙發上盹著了。突然一聲電鈴響，我跳起身來看錶，一點二十分，不可能有客人的，除非是都小姐乘著神燈來了。我不敢開門，又不敢問，急急喚醒爸爸去開，門開處赫然樓梯口上睡著一個年輕人，牛仔衣牛仔褲，學生平頭的小男生側著身睡在報紙上，用雨衣覆著，脚邊點著蚊香和一支小蠟燭。我看得全身發軟，以爲他窒息了，又替他叫冷；原來是隔壁鄰居發現我們家門口躺著一個人，按鈴要我們看看。那男生睡得正熟，睜眼皮垂著紋風不動，爸爸和鄰居齊聲喝他，他好像沒聽見，又用傘柄在樓梯把上敲，他才猛地醒來，吹熄蠟燭，提起雨衣。爸爸問他：『你是不是小偷？說！我要叫警察來，三更半夜睡在人家門口，你是想偷東西是不是？』我不忍聽爸爸喝他，心裏緊弦一般，連忙躲進房裏歇氣，想找一條毯子給

他，天這麼涼，他却沒蓋東西，又睡得沈沈的，不知爸爸可怎麼待他？又走出來縮在門後看，爸爸大喝他：『怎麼不快點下樓去，再賴就送你去派出所。』他一言不發的拾起他的東西和蚊香盒，夾著黑傘衝下樓去。我身上直打顫，這麼一個莫名來路的人，如許年輕，怎麼不回家睡覺？他父母看了他這般模樣會如何傷心呢，他會是小偷嗎？不可能的，學生樣子又衣著簇新的，哪會缺錢呢？爸爸也正和鄰居在搖頭嘆氣，那男生竟又『踏踏踏』走上來，在梯階上找東西。我們都怔在一旁看他找，連一歲大的小侄兒都睜著圓眼睛看，他拿起一叠白本子又一句話不說的，嘟著嘴巴衝下去，踏聲響遍整棟樓房，我們眼睜睜聽他走下樓，久久才回房裏來，爸爸要我去熄了那蚊香，我蹲下身去捻蚊香，捻了半天捻不斷，煙氣漫了一樓梯，我一絲兒力氣也沒了，想是驚呆了，又可憐他冷天冷雨宿在外頭，像隻小狗的窩在人家牆角。他一定不是壞人的，可是他却用一件女生的裙子在當枕頭睡，還有兩雙拖鞋和四個橘子忘了帶走。我關了樓梯燈進來，心裏好淒慘，好像我殺了他，又好像見了一個活活的死人，他怎麼要這樣作踐自己呢？好好的一個人要讓人嗤之以鼻，要人替他傷心，他是人子嗎？他倒不如死掉了乾脆些。他也一定喜歡吃橘子的，小孩子都喜歡吃零食，我看著四個橘子堆在階梯，差點哭出來，身上好乏，也更覺出入夜的寒氣，外面正落著雨，好苛刻好無情的落著，我一時解不開，也像斷了氣一般難受，輾轉反側睡不著，他現在走到哪兒了？也許回家去了，也許又宿在人家門簷下，他怎麼要這樣沒志氣呢？想想眞氣人。

都小姐沒來，倒是那賊子來了，這場雨下著下著，倒下出一樁故事來了。我還是喜歡沒有故

事的雨，縱有了故事也是不長尾巴，沒有下文的，難怪孔夫子一向『不語怪力亂神』，這我很贊成，文章果眞是要有所寫，有所不寫的。

那賊子著實令我心痛難遣，好端端一個人偏這麼糟蹋盡了，他也並沒犯罪，但從他的神情却看出已墮於『無明』的魔障，無明如同基督教的『撒旦』，也似佛教的『一闡提』，是已萬刼不復了，除非在他的知性上有一個『覺』，否則是千人萬人也說不動的『逆』了。我稍一想起他倉促離去的模樣就肚子痛，總也爲疼惜他將要不成人子了，我永遠救不了他，可是我仍要爲天下人去抱不平，去普渡衆生，這話說來眞荒唐可笑，然而　國父就是以革命、以思想在普渡衆生，渡的也不一定是生命的救亡存續，而是點燃一個生命的氣勢，生意比生命遍在而攸關人身，就如丹田不在心臟而遍在一身，宗教在救人的靈魂，我也在搶救人的生機，歷史固然從人世而來，却也只爲延續一個『生機』的生之意。那個小賊子是意先丟了而只剩個身在，恰恰如老子說的『人之患在於有身』，他這一輩子若不開竅，便要落於五官功能的人身了。若說親疏，我與他完全陌路，完全不親也完全是疏，但却在爲他牽腸掛肚，親如親人，這種感覺隨時都新鮮俱在，它也不是情，不是信，不是望，更不是愛，我想是一個『感』在作祟，A型人特會多愁善感，從『感』裏不知要生多少事端來，連這場雨也弄得我神思不寧，想那小賊子、都小姐大概都是來自兩處，也歸於雨的家去了。

春酒

半爲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桂吟歸

雖說是時代變得多了，但在農曆的年節間，卻仍是迎神祭祖，在一陣陣清脆的炮竹聲中，欣欣然喚回了春回大地的新氣象。

四圍的青山，環抱着綠竹聳翠的崗嶺，下臨深谷，蕩漾着溪流。山麓間冲積的小平原上，盡是墾植的田畝，蜿蜒着公路，在遠處林木茂盛的地方，橫過小站路旁，矗立着三幾家店舖。步上斜坡，便看到疏疏落落聚居着十來戶莊農人家，都是些鷄栖豚柵，柴門短牆的田舍風光。

就中的鄭家，爲了答謝他們的老爺子被推選爲好人好事的模範人物，以及地方上又要補賀慰問，商議着送面匾額，在年節間舉行個簡單的贈予式，因此便特意的準備了幾桌酒席，招待招待這些鄉里顯要們。再則他們家的長孫阿雄，已在台大讀到二年級，這個不善交際的人，竟會有幾個遠道的同學，不辭年節的長途擠車勞頓，于是聯絡了就近的三幾位學友，要來喝杯春酒，順便

逛逛附近的幾處名勝。鄉下人怕花消大，也就酌情度理，湊合着約定在今天，讓本地這些土包子大人物，看看時下太學士們的風範儀度。

忙裏偷閒，阿雄的二舅，屠宰夫權充大廚師的張火旺，得空抽根香煙的當兒，聽到趕回娘家來幫忙的么姑娘，向他姐姐抱怨阿雄道：『放着好好的政治系不讀，幹麼去轉了工商管理？』

張火旺對這些系雖是門外漢，但聽到這個名稱，已氣得他火冒三丈，兩鼻子出煙，按捺不住的一肚子氣向自己道：『你看，這孩子多沒出息，花着大錢，放着將來能做縣長大老爺的本領不學，去讀工商管理。讀出來有個啥用？到我那個肉攤上去打打算盤，畫畫賬，這種事！』他望一眼趕着來幫忙的女兒秀英，吐了一口煙接着想道：『就她，小學沒畢業的，就已經作得咕咕叫的了……』

『幸虧，昨天晚上，遲遲疑疑的，沒向她姑媽開口，』張火旺又望了他女兒一眼，悻悻然的想道：『還說我們親上作親呢，我看，算了吧。我女兒才不嫁給個管賬的賬先呢——新名堂叫做什麼會計出納吧？一個月該拿幾個錢……』

『什麼叫做工商管理呢？』另一個在附近幫忙的鄰居插嘴問：『是不是站站櫃台？看看舖面？管管工頭呢？』

『才不一樣呢！』怕手匣子照不好，親家翁拜託他，他又託女兒推薦的個年輕照相師在旁插嘴道：『這可是門大學問……』

『是呀，阿雄也說不一樣，』他媽媽瞟了攝影師一眼，轉過來答道：『我想八九不離十，也不會離得太遠了……』

正說着，恰好阿雄從廚房外經過。

『阿雄啊！』做姑媽的正將一個肉塊子塞進他一個小表弟口裏，一轉眼看到了他道：『現在快八九點了，你那些鬼同學，怎麼連一個還沒有來呢？』

『還早呢。』

『可都準備了，』他姐姐蹲在母親身旁，擇着木耳向他道：『要都不來，你可小心着看爺爺的臉色。』

阿雄笑笑，正預備走，張火旺連忙在菜鍋裏注上半碗水，趕出來攔着道：『你，你那個什麼系，不……不能夠再轉回去了嗎？』

『這是學校裏的規定……』阿雄已不知道向別人解釋過幾百次了。

『秀英！』張火旺叫着他女兒道：『來了，也不向你表哥打個招呼。』

『啊！妹妹也來幫忙了。』阿雄故作驚喜的說：『舅媽好吧？你看過了年，一家子就忙在爺爺的這場喜事上，我還沒有去給舅媽拜年呢。』

『媽媽也是忙……』

『唉呀！去忙你的吧。都是至親，還講這些客套……』他現在唯恐女兒貼着了她表哥，就像

他從前唯恐她貼不住她表哥似的把她支使開。

『這是人家的兒子，』張火旺看阿雄走遠了，連忙趕進了廚房，揭開了熱騰騰的鍋子向自己道：『要是我的，我一頓嘴巴子打得他昏頭轉向的，問他還敢不敢轉那個系了。唉！慣得跟個寶貝蛋似的，有什麼好？』

阿雄踱到門外，向坡下公路上望了望，也是一肚子的煩躁不安。一則是同學們能否來，這些傢伙們常是三翻四覆的，說話不當話。二則他預備在今天，再給家裏添一個更大的喜訊；在慶祝爺爺的宴席上，即席宣佈他要和從前在政治系同學的林美芳訂婚的消息。他偷偷的把訂婚的喜帖都買回來了。他再三的叮嚀她，務必今天早點來，先引着見他姐姐、姑媽，作一番商量。再得到祖母和媽媽的同意，在家庭方面才不覺得太突然。而林美芳到現在還沒見點蹤影。讀政治系的，連一點點方略還不會運用，當然外省籍的女孩子，有些地方是很難把握得着的。

地方上的賀客先來了一批，阿雄就喊他的爸爸姑丈，一同把他們迎進客屋裏去寒暄。就中有位本鎮唯一的文具店的老闆——鄉民代表兼祕書的趙有財，喝了半杯茶，便有點心不在焉，若無其事的出去了。

趙祕書在院裏望了望變幻不定的天色，再在棵柚子樹旁裝模作樣的站了一時，這才向廚房走去。阿雄的姐姐媽媽認得地方上這位大人物，連忙站起來打招呼。

他打着哈哈應和着。湊到廚房門口，故作驚奇的讚賞道：『唉呀，火旺！這又勞你大駕了

。』

『唉！趙祕書。』火旺放下炒勺，在油煙瀰漫中，迎到門口道：『早哇。請，請，還是請到客廳裏坐吧。這兒不方便。鄉下，沒人手，做得再不好，至親們也不會掀了桌子。少不得叫我來獻獻醜……』

『唉呀！還客氣，誰不知道你老的料理。』趙祕書說着，親切的在他肩上拍一巴掌，將他從廚房裏拉了出來。順手從西裝口袋裏拿出煙盒，抽出根香煙遞給他。

『雙喜牌的？』

『哪裏，』趙祕書笑笑。『這是三五的。』

『啊！三五的……』火旺受寵若驚的接過來，一面就趙祕書手裏的打火機燃着火，深吸了一口，大有深意的品評着。『到底是外國牌子，吸到口裏就不一樣……』一面在心裏嘀咕着道：『這傢伙，大概是想競選縣議員了。又要找我來拉票。這回老子可要把價碼定得高一點，撈它一筆……』

『火旺，我有事來找你……』

『你看，我很忙，』他故意向廚房望一眼，轉過來作個洞徹肺腑的口氣道：『這離下屆改選，不還得兩年嗎？』

『唉呀！你眞是褲襠裏放屁，你猜到哪兒去了！』趙祕書作個對那種事不屑一顧的語氣，又

機密的壓低聲音道：『鄉代主席託我來探探口氣，我也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不得不把你扯出來，替我走走內線……』

『內線？』火旺瞪大了眼睛，知道這是門神裏面捲灶爺——畫（話）裏有畫（話）。

『嗯！』趙祕書將他拉個僻靜的地方，看看附近沒什麼人，才神經兮兮的道：『這在現在，可是最機密的私話，你可得保守祕密。』

張火旺連忙鄭重其事的點點頭。

『主席奉了鄉長的囑託，一則是恭賀你們親家老爺子的大喜，二則是想借這個機會，將他家的三千金麗娟——上國中時候和你們哲雄同過學，順便給你外甥提提親。這往下我就不知道怎麼說着好了，這算是女方高攀了……』

『哪……哪裏話！可眞不敢當，你老恰是顚倒着說的……』

『問題是……』趙祕書大有深意的接着道：『不知道哲雄在學校裏，是不是有了女朋友。』

『這個……這個我們還都不大清楚。不過這孩子跟塊木頭樣，太老實，只會死抱着書本……』張火旺口裏說着，心裏却想，難道這個工商管理系，眞的有點什麼來頭。阿雄被這些傢伙們釣着了，就別想逃脫他們的手。只是秀英，我怎麼錯過了這一招，要是早兩年下手就好了……

『現在的麗娟，出落得跟花朵兒似的。你看看，這是人家追她的信，眞是成筐子、成籮頭的，天天都有十多封……』趙祕書從口袋裏摸出來一大把信炫耀着，張火旺趕緊拿出他不識字的態

度來擋駕。

『所以我想請你探探你們老姑娘的口氣。』

『她不行。她個婦道人家，有什麼用。這大權都操在他們老爺子手上。』

『老爺子？容易。停時，主席自會對付他。只要哲雄他爹媽沒什麼阻攔，老爺子拘着面子，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況且還有一層，只要哲雄這一關打通了，他姐姐和長海的婚事，親上作親，自可迎刃而解了……』

『他姐姐？不是鄉長瞧不起俺們姐夫頭子嗎？』

『唉！』趙祕書輕跺了一脚道：『哲雄現在讀了台大，鄉長自會另眼看待你們親戚了……』

『再說長海，這馬上就要出國了。將來對他妹妹的陪嫁上，他爸爸還能不關照他一聲，從日本回來時，多帶點洋貨……』

『出國？』張火旺故意避重就輕的問：『他不是連個大學的門還沒有登過嗎？』

『唉！人家總是高職畢業呢，和你外甥女在這家電燈公司做事。最近公司方面要選一批技術人材到日本去考察，朝裏有人好做官，他爸爸一鄉的大權在握，魚幫水，水幫魚，哪還能夠不會一拍就合的。只是這方面，我就不得不請你，在你們老姑娘面前，多說兩句好話……』

『別提俺們老姑娘，跟頭猪一樣的，屁大的事兒也作不了主。我告訴你條路吧……』張火旺奏近趙祕書的耳朵道：『客屋裏，就是那位，三十大一點，阿雄的么姑爺……』

『夥計，你來給我介紹介紹……』

『我忙得很，他是醫專的，半路出家，還沒有畢業。你只要阿士匹林、紅藥水一開口，他自會黏着你，扯個三天兩天都扯不完。……』

阿雄奉爺爺命令，剛將趙祕書迎進客屋，一轉身看到七八個同學，提着些禮品，咭咭呱呱的踏進了大門。

阿雄連忙迎出來，不由的心內一沉，怎麼一個女同學也沒來？

『我們人多，她們沒擠上這趟車。只林美芳來了。她在下面小店裏，要等下一趟女同學們都到齊了，再一同來……』

阿雄沒有辦法攙下同學們，下山去迎接他心上的人兒。只得帶他們去參見爺爺爸爸，再帶他們到客屋對面，臨時騰出來的一間空房子裏，以免和些老先生們在一起，減低了大家的情趣。待排上了果點，拜託兩位親近的朋友代爲招待，便藉故走出來，剛走到門口，就聽到鑼鼓傢伙，打得鼕天鼕地的到了山脚下。向坡下望望，人羣正被樹梢遮着，更不要說那幾家小店了。

他向坡下走不多遠，便看到樂隊前面，兩人抬着一方用紅綾子搭蓋着的大匾，已從下面冒上來了。再後自然是本地的一些顯要賀客們。阿雄回頭看看，祖父已跨出大門迎了出來。

『阿雄！乖啊……』鄉民代表會老主席，擦過長海，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前兩步，攙着阿雄的手道：『半年多沒見，好像又長高了。誰都說，你替咱們山窩裏爭足了體面。哎！怎麼？我聽說

你轉了系？』

『政治上這種把戲……』老主席放下他的手，意味深長的傍着他道：『就是個惡水缸，攪混着容易，澄清着難。看着是個簡單不過的道理，等到你去做的時候，才知道眞是千頭萬緒，人言言殊。所以鄉長對你的轉系，非常的滿意……』

阿雄對鄉長這樣嘉許他，深深的引爲知己。但不禁的想，多麼大點兒的事情，怎麼會吹到他老人家的耳朵裏。

門前響起了一陣劈哩啪啦的鞭炮聲，一到門前，有人揭開了綾子，攝影師連忙把那方『捨己爲人』的匾額攝入了鏡頭。

在茶煙寒暄聲中，阿雄看到趙祕書和老主席在咬耳朵。後者連連的點頭，轉過來在爺爺背上拍了一下，兩位老人手拉着手，分開衆人出去了。

阿雄不知道慶賀的儀式還玩些什麼花樣，向外面望了望，還沒見美芳的蹤影。他在心底就更加抱怨她的固執，全不體諒別人的焦急。爲什麼一個人在坐在小店裏賣涼薑，楞等人？他正待計劃着開溜時，商務會長又轉過身來和他套交情。

『我爸爸原說一定要親自來呢。』長海移過坐椅向他道：『誰知道縣政府的王科長、徐主任他們來了一屋子，一時沒辦法分身……』

會長看阿雄將對象轉到長海身上，便回轉身向阿雄的姑丈道：『來時，這些傢伙們鑼的鼓的

，一開始就把個老主席聒得個死去活來。還是我想到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攔了部計程車，剛在下面小店裏歇了會兒，主席和我談起……』他向阿雄望了一眼，又轉過來神祕的道：『我還不知道，老傢伙還負有更大的使命……』

在這香煙、茶煙、瓜子、花生、糖菓以及嘈雜聲中，阿雄什麼也沒有聽進去，只是裝模作樣留心的傾聽着，意識裏卻在盤算着，如何丟下這班子兵馬，跑下去見美芳。他看到他父親在門外向他招手示意，好像發生了什麼問題。

阿雄站起來預備出去時，看到姑丈向他大有深意的擠擠眼。他很糊塗，低頭向自身打量一番，並沒什麼不對的地方。跟着父親到了個僻靜地方，看到他祖父在含笑的等着他。不久他們起了激烈的爭論。當他憤憤的離開時，這兩輩長者都覺得阿雄變了，愈得糊塗，愈不明白大理。不管他上的是個什麼了不起的大學。

阿雄忍耐了半天，才壓抑着心頭的怒火，裝作沒事人的樣子，走到院子裏，遇着兩個遲來的同學向他道：『那些花枝招展的girl miss們，馬上就來了……』

阿雄立刻把他們讓進去。再忙着出來去迎接她們。剛下坡，便看到疏疏朗朗的女同學，推推拉拉在向上走。美芳不在裏面，他的心沉了下去。

『鄭哲雄！』一個女同學道：『美芳回去了……』

『開什麼玩笑。』阿雄笑着說。

『眞的，』大家同時說，一個女同學趕向前遞給他一個信封道：『這是她託我們帶給你的……』

『爲什麼？』阿雄嘴裏問着，心裏却驚奇的想道：『不可能的吧？我剛知道，她怎能夠未卜先知呢？消息怎麼會——傳得這樣快。該是怪我不曾下去迎接她……』

『不知道，』大家同時回答他：『她還在等車，你快去吧！』

恰有其他的同學把她們迎進去。阿雄飛也似的向下狂奔着，一面拆信。信上寫道：『這是剛在小店裏臨時買的廉價信封……我那雙親突然變了卦，我本也不想來了，臨時趕不及通知你……』

『鬼話……』阿雄心裏罵着，飛身趕到車站時，美芳剛一隻脚跨上民營的老汽車，正將車票遞到車掌小姐手中，他狂暴的將她從擁擠的人羣中拖下來，惹得旁人儘向他側目。哨聲響了，車掌小姐將那張撕開的車票從窗子裏丟出來。它們像兩隻絲色的小彩蝶，隨風飄落向路旁的草叢。

『怎麼回事？美芳！』阿雄平靜了一下，急促的喘着氣問。

『你沒看到信？』對方也在激動的回答。

『看到了。』阿雄拽着她，在路邊的一株相思樹下道：『這是不可能的，伯父伯母再三向我示意過，他們絕不介意我是本省人。』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你聽到什麼消息？』

『什麼消息？』

她可能不知道……阿雄從她的神色裏，沒辦法窺出底奧。只得轉換口氣道：『我不過是種猜想。不過，小姐！你老遠的來了，連門檻都不踏，連杯春酒都不喝的走了，你讓我怎麼向同學們交代呢？』

『我是爲這個來的嗎？』

『不過，你總不是只爲將這張字條交給我而來的吧？』

『我不管，我要立刻回去。』

『我求你，賞點光好吧？』

『這不是賞光不賞光的問題，是咱們的事情，從現在起，一刀兩斷……』

『天哪！』阿雄嚇得摸摸自己的頭髮道：『只要你不反對，一上去，咱們馬上就向大家宣佈……』

『你敢……』

『阿雄，小姐的話你得服從……』他們沒料到又來的一班車上，遲到的同學沒頭沒腦的接了一句，驚得他倆憋着悶氣，阿雄再僞裝着欣喜若狂的樣子，將大家引上坡去。

他們還沒有踏進家門，已聽到同學們在吵嚷着喊叫阿雄，說是他的祖母在找他。

祖母和媽媽，在個沒有人的地方盤問阿雄道：『你是不是在學校裏有了女朋友？』

『有沒有是一回事，』阿雄嘴裏說着，心裏在估計美芳的變卦，萬一抖出來，她在氣頭上不認賬，那不鬧成了天大的笑話。『咱們這種小門小戶，不配高攀富貴人家，巴結那種有權有勢的人……』

『你要是眞的心上有了人，咱們回絕他，是咱們有理。不然的話，你就怎麼也不該拒絕這頭婚事。你知道，還有你姐姐終身……』

『他們不是拒絕過咱們嗎？』

『哎！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是人家來求着咱們了。』

『噢！就爲了我讀了個鬼大學，有什麼好？好在哪裏？惹我惱了，我不讀了，我提前入伍去……』

『你就會嘴硬……』

阿雄沒有回嘴，衝了出去，幾乎撞着了正在偷聽而避之不及的姐姐。他不由得不停下，帶着『都怨你了』的眼光望着這位現在和長海共事的姐姐。

『我都聽到了，』他姐姐遲疑一下接着道：『眞沒想到，長海從沒有向我提過。我怎麼說呢！我唯一可以向你說的，絕不要爲了我的事情，委屈了你，使你一輩子抱怨我……』

阿雄的憤怨減去了一大半。裝作沒事人似的插進同學中間去周旋，一面在探索着美芳冷冷的目光。

阿雄拒婚的消息，雖在同學中間了無所聞；但在另一羣中，不管老爺子的話說得如何委婉，却起了不同的反應。一些以爲馬到成功的好事者，沒想到阿雄膽大妄爲會有這一招，都說他娃孩留氣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在下一個節目裏，舉行簡單的匾額贈與式時，不管攝影大師及同學們從旁如何的起鬨助興，仍有一股說不出的不愉快的暗流，淡淡的漫過大家的心頭。

老爺子在人羣中站了起來，取下了晚輩們給他戴在脖子上的一個大花環。略微注視着光臨的人頭時，才發現遺漏了一位重要人物。

『阿雄！』老爺子愼重考慮了下，再把他從同學中認出來，吩咐道：『你趕快騎個車子，看看派出所的劉所長爲什麼還沒來，無論如何請他要趕來喝杯春酒。』

阿雄最討厭被支使去打躬作揖，參神拜鬼的事，可是他知道此時家中對他的不滿。當着那麼些人，他不敢有所頂撞，只得向同學們笑笑，裝個乖孩子的樣兒，轉過身來，推出他家那輛老爺車子。

『騎我的那輛好了。』來客中指指停在階下，嶄新的一九七五年日製本田式的摩托車向他道。

阿雄謝了謝，推着新車剛出了大門，姑媽家的一個小表弟出來叫道：『阿哥，帶我……』

這在平時，阿雄是個有求必應的大好人。但此時他的心比貓咬的還要亂。他只得裝着笑向他

扮個鬼臉，扭轉身，跨上車子，踩開油門，一溜煙的俯衝的滑下斜坡。

當他達成任務馳騁回來，剛轉過山脚，要不是來個急煞車，差點兒就把個打獵的衝到懸崖下去。

『媽的……』那人扭轉身，舉起槍托子向阿雄頭上打下來。阿雄眼明手快的滾下車子，驚慌的叫道：『啊！紫剛，眞對不起……』

『唉，是你……』對方鬆了手，驚怖的臉上，泛起紅暈，又帶着失望的神色，俯視着數丈深的山谷，搖搖頭接着道：『你爲什麼不把我衝到溝裏去呢？』

『你眞幽默……』這該阿雄臉紅了。他覺得這位在高中時同寢共桌，無所不談的好朋友，正在恥笑他的騎車技術。

『你不知道，玉梅死了。』

『玉梅死了！什麼時候？』阿雄瞪大了眼睛，不大相信的緊接着問：『什麼病？』

『剛巧在這農曆年前，還不到一個禮拜。』紫剛的眼中，黯然的蒙上了陰翳，慢慢的答道：『肝癌，加上急性腸炎併發症……』

阿雄扶着車把，寬慰他的老朋友。

『媽怕我想不開。恰好父親有事要到這一帶拜見幾個親戚，盤桓個兩三天，所以慫恿着我出來散散心……』

『於是，你就忘記了我？』阿雄打量着紫剛。

『哪裏會！我想在山裏跑兩天，等跑倦了，跑得不想自殺了，再到府上去打擾……』

『那麼現在呢，現在想着自殺嗎？』

『還不一定，現在看到了你——』

『看到了我，想起了你的她，就更不想活了……』

『哎！你眞是……』

『大年下，別他媽的婆婆媽媽的了。天下美人兒多的是……』阿雄拖着他上車道：『來，到我們家喝杯春酒去，好多老同學都在這兒。』

『眞的！就誰呀？』

阿雄如數的報告了幾個，使紫剛的臉上，綻開了喜色。

『去年看到你爺爺上了報，我說寫封信恭賀幾句呢，誰知道一拖，就忘得一乾二淨的了。眞是對不起。』

『小意思，不値得什麼。不過爲了這，倒眞的弄到些麻煩來了……』於是阿雄將今天的賀節、送節、說媒、拒婚，除去他姐姐的那一段沒提，其他的都連湯帶水，一股腦兒，毫無保留的倒了出來。

『牛不喝水强按頭呀？』紫剛代朋友鳴不平。一面在心底慶幸着。他父親和鄉長在此地的各

種恩怨，處處都是他們佔盡了便宜。想不到他們的跟斗栽在眼前這位朋友手中，便帶幾分幸災樂禍的口氣問道：『咱們是不是見過他的那位三千金？』

『怎麼沒有！你不記得在高二時，那天咱們在聚寶樓喝汽水，有幾位初一的小姐兒離開的時候，又有一個回來找她丟掉的花手巾，咱們吃過她的豆腐。』

『噢！是她。不是還長得滿不錯的嗎？』

『怎麼，你有意思？』

『滾你的吧，我不過是在替你打算。』

『來吧！都安排好了。不和那些老傢伙們在一起，咱們同學一起兩桌，開在客屋對門的耳屋裏……』

『怎麼好意思呢？你看我一身，』紫剛拍拍槍，擺個架式道：『垃不垃，圾不圾的，像個什麼東西！』

『唉呀，眞是風流瀟灑極了。』阿雄故意端詳着湊趣道：『走吧，又不是相女婿！』阿雄看他仍在躊躇，便又催促着道：『同學都說定了，晚上在這兒過一夜。明天咱們去逛青草湖。午後等他們都走了，咱們在客屋裏打梭哈……』

『那玩意兒玩膩了，還是麻將過癮。』

『麻將，在這一帶山窩裏，却不大好借。』

『不好借，』紫剛說着，解下背上背着的一副麻將牌。『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鬼呀！』阿雄驚奇的嘲笑着這位獵人道：『又是槍，又是牌，在這荒山野地裏，你是找獅子老虎和你打呢，還是找些孤魂野鬼來陪着你？』

『說了，可別笑掉你大牙。媽晚上把我的力士鞋包了和獵槍放在一塊兒。早上走的時候，汽車夫老譚把它拿錯了。車走到路上我才發覺。剛才黃伯伯給我弄便當，爸爸罵着我換鞋子，我死也不肯換。』

『我說呢，出洋相也不是這個出法。又是槍，又是雪亮的皮鞋……』阿雄說着，擁着紫剛坐上摩托車，一面又禮貌的問：『大哥在美國，什麼時候修完博士學位？』

『還得一陣子呢。』紫剛說着，阿雄踩開油門，憋的一聲向斜坡上衝去。他從阿雄躬下的身上，看到村後的林木已伐去一大半，冬日的休耕地，似乎是香茅草吧，叢蘭似的佈滿了山坡。

『喂！你們看，誰來了？』阿雄的摩托車衝進了院子，還沒停穩，便朝着西側室的同學們大叫。

男女同學們一窩蜂似的擁了出來。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一齊向紫剛提名道姓的歡呼起來，吵叫得客屋的一羣來客，也紛紛的站出來看熱鬧。順便散散沉悶的空氣。

『我眞可以說……』紫剛下了車子，提着獵槍，向幾個熟識的同學們道：『被哲雄死拖活拉了搶奴來的。』

『你有槍，夥計，怎麼不給他一傢伙？』

『還不是哲雄厲害。』紫剛笑着說。

『有種，哲雄，你要是搶個miss來就好了。』

『我要是個miss，』紫剛在等他放車時向同學們道：『阿雄要不要我，還是問題呢。』

『阿雄，你要不要？』同學們大聲的嚷道：『這麼標緻的大妞兒，爲什麼不要呢？』

嚷得阿雄紅了臉。紫剛一回頭，看到長海在客屋門外，突的臉色直白起來，他在竭力的按捺着心頭的憤怒。

趙祕書雖在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裏却在咒罵着這位少不更事的阿雄，不願，就算了，何必到處去張揚，你以爲堂堂的一位地方上的長官，是好惹的！

紫剛沒料到長海就在對面。同學間那幾句原是無心的話，使他很覺不安，連忙鑽進西側室的同學中間。

而剛才那幾句玩笑，老人家並沒有聽懂，不過看到這尷尬場面，爲了愼重起見，又把阿雄叫到沒有人的地方，威脅利誘的勸說了一番，但阿雄仍是絕不讓步的退了出來。

鐘敲過了十二下，最後的客人都已到齊了。大家調動着桌椅，開始讓座。

看看酒菜過了三成，雙方都略致幾句賀言謝意。爲了禮貌關係，長海不得不代他爸爸，由鄉民代表主席陪着，向每個桌上敬杯酒。

當他們走進西側屋時，正在長談闊論的學士們，紛紛的站起來表示答禮。阿雄正在向長海杯子裏斟酒。說溜了嘴的紫剛，正說到『現在這些阿狗阿貓的，都在鑽營着，忙着出國了……』前面那玩笑話已傷了長海，這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將手中的一大杯酒，兜頭向紫剛臉上潑去，咬牙切齒的罵道：『別仗着你老子那幾個臭錢，欺人太甚！』

弄糊塗了的紫剛，拿手抹臉上淋淋漓漓的酒時，對方以爲他要還手，砰砰的兩記耳光，打得紫剛眼中冒火，他一怒，將滿桌的酒菜向長海身上掀過來。好一場天翻地覆。幾個沒有躲得及的同學，佩着滿身的酒菜來勸架。

跟來的兩位老人家喝斥不住，在一陣混亂中，矯捷的紫剛跳起去抓他的獵槍，幸被別的同學奪了過去。他順手搶過他的紙盒子，朝着掙脫別人的擁抱正衝過來的長海臉上，狠命的甩過去。

彭的一聲，四面崩散的麻將牌，從長海的額顱上飛濺了開去。

有一張正碰在握着槍的同學眼上，他一個驚顫，這槍便落在長海手裏。但無奈人多勢衆，難以施展威力。他把它當作棍子，發瘋似的亂打亂衝，左右突圍。

其實紫剛早被別人拉了出去。嚇得女同學們驚呼亂叫着紛紛的向室外逃避。長海摸到了火藥，卡上子彈，追了出來。但他失去了他的對手。似乎有人向他暗示，他們到山下趕汽車去了。他追到門外，才知道被騙了，聽到背後被擾的鷄叫聲，一轉身看到屋後，阿雄伴着紫剛奔到坡上，正向着叢林的方向跑去。

長海拚命的向上追趕，他在瞄準。後面趕來的人在大叫『使不得，使不得！』的時候，他已向他們射了一槍。

空闊的山崗，震盪着回聲。阿雄等失去了信心，很難搶進前面的叢林。恰恰左面一行亂石，可以掩蔽，從那裏再轉進到深谷，下坡到公路上攔車子。

路店附近的派出所，聞變趕上來的警員，持槍向長海喝令放下武器，長海並未理會，那兩人在前面七十碼左右跨上懸崖。長海的槍響了。眼看紫剛從懸崖上墜落下去。驚慌的阿雄不得不伏下身子。

『你再動，我就要開槍了。』警員持槍大喝着威嚇長海。而長海提着槍，想橫過去看看他的成績。

『不許動！』警員重又喝道。

長海知道警員不敢眞的向他開槍。但殺了人的心理恐懼，雖表現着滿不在乎，却不能不後退幾步，遲遲的呆立在那兒。

一羣人擁着鄉代主席趕上來勸解，只見長海一面後退着，想看看跌落在深谷中的死者。當他快退到懸崖的邊緣，而紫剛却在衆料不及時，看中了機宜，爬上稜緣，就在衆人驚呼聲中，一躍而起，奪到了警員手中的短槍。

一片呼喊斥責，二人在不及一百碼的距離內，正瞄準着射擊。阿雄和鄉代主席，作揖打躬的

勸告雙方息事寧人，不要爲了一點點小事情，鬧出人命關天的災禍來。

長海向着那些想上來迫使他繳械的人面前放了一槍，子彈在尚不及一尺的地方飛過去。大家都知道他是個業餘的狩獵能手，誰也不敢再妄想約制他的越軌。

紫剛也揚言，誰敢再近前一步，他就先放倒誰。不管劉所長及警員如何向他背誦着法律科條，他全副精神都集中在鄉代主席和阿雄身旁的長海身上。

爬在後牆頭，原是保鴛，預備在必要時獨擋一陣子的趙祕書，看看這難以解決的膠着場面，情急智生，他知道長海的粗枝大葉，沒有留心過自己妹妹的功課，在筆跡上不會發生紕漏。悄悄的拉了兩位學生，鑽進了內院。

俄而間，只見張火旺挽起一隻袖子，氣呼呼的分開人羣，幾乎衝倒了想獵取這千載難遇的鏡頭攝影大師。趙祕書拍拍他的肩頭，他點點頭，將一個附着小石頭的紙團，不偏不斜的投在長海脚前。

長海機警的一手持槍，彎腰將它拾起，剝開紙團，滾下小石頭，露出幾張揉縐的信紙，裏頭附着一個小紙條：『你妹妹這兩封署名巴夫的信，就是紫剛的手筆……』

『這個王八蛋！』長海心裏閃過一個陰影，不由得再盯對方一眼，那紫剛雖是一身的泥污、破綻，混和着血漬，但那種雍雍雅雅，富家子弟的氣質，却比站在左近一臉悲天憫人，妄自尊大的阿雄，自有一種英俊傑驁的丰采。

他忽然想起，最近父親似乎有意無意間，向他提起過紫剛的爸爸，被一個軍界的首要看上了，託他在附近買兩個山場，預備安插一部分退役官兵，從事畜牧。他再翻閱趙祕書的附筆道：『主席的議婚，不過是你父親要的一記花招。紫剛却墜入殼中，而你則毀了你父親苦心孤詣的設計……』

他看看摒聲靜氣望着他的那些目光，他明白了自己這個傻瓜的激憤，他的臉熱了起來，又翻了一張信紙，上面寫着：『巳夫：一失去你的影子，我的心便像跌碎了的水晶球……』末後是他妹的簽名。

這是眞的了。他無暇追究這些信的來源。把它塞進了口袋。他將一腔的憤怒，化成了惶恐，厭煩於主席的勸告，望望手中的槍，他不知道如何置處方好。

『都是兄弟夥的，夥計！』趙祕書看發生了作用，便大聲的喊道：『我的命令，都放下槍來。』

在場的人無不一疊連聲的幫着喊叫求告。

雙方都在躊躇。

『長海，你是老大哥，你先放下來。』趙祕書再加重命令道：『放下來！』

長海一投手，將槍丟了出去。

『紫剛，放下來，放下來……』大家一致的請求着。但紫剛在狐疑，他不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搗的什麼鬼。他受了向來沒有受過的寃枉。他在憤恨，一轉眼看到他父親，後面跟着幾個人，驚慌的趕到山坡上來。

他父親得到的消息是，他兒子被長海打死在懸崖下。及至匆促的趕了來，他驚奇的看到兒子。也看到長海的落落大方。他喘着氣，也跟着旁人大吼道：『放下來，紫剛……』

由於習慣性的害怕，紫剛不由得打個戰慄。

『放下來！』他父親又咆哮道。

砰！砰！的兩響，紫剛朝空發了兩槍，折身把槍甩給了那個警員。

趙祕書勸着了長海，一同走過來，分開了阿雄等圍在一起的那些同學。

『紫剛，我實在抱歉……』長海艱苦的嚥着氣，結結巴巴的道：『請你原諒，實在太不應該了，都怪我，我，我多喝了幾杯酒……』

不當着那麼些人，紫剛眞想奉還他兩記耳光。越過人羣，看到他父親正在向人們詢問事情始末。他只得摸摸自己被打的臉笑笑道：『算了！算了！不過在我來說，眞可以說是無妄之災。』

『算了！算了！』老鄉代主席打着哈哈：『小兄弟夥裏，原該打打鬧鬧的親熱點兒。像我們這些半截入了土的老傢伙，你就是拾筐子元寶來獎賞，也提不起這個勁兒了。』

『走吧！走吧！各位鄉親們。』鄭家老爺子彎腰向各方面作着揖：『一切的不是，都放在我和阿雄身上，請大家包涵。我在這兒向大家道歉，我們還有幾道拿手好菜沒有端出來。』他一面

說，一面遞了個眼色給張火旺。

阿雄籠絡着同學們向院裏走時，趙祕書在他西裝的後襟上拉了一把。他們站了開來。

當大家魚貫進入大門時，阿雄撇開了同學們，向美芳苦笑了笑，將紫剛拖到一堆稻草垛前。

阿雄略講了幾句，紫剛大不以爲然，一頭的青筋都爆了起來。

『……又蝕不着老本，你只含糊的承認有這麼一回事就得了，』阿雄陪着小心道：『要眞的將錯就錯，弄假成眞，將來咱們來個退婚，給他鄉長抹上一鼻子灰，不比你打他兩個耳光還划得來些……』

阿雄擁着紫剛走進廳院，紫剛的父親從客屋的人叢中擠出來。他對他們那一派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多存疑忌，不得不對兒子有一番質問。

紫剛想反駁，但他看到西屋門前正清理出來的破盤子破碗，自愧自己肆無顧忌的閒話，變成了這不幸事件的導火線時，不得不順着阿雄的授意，帶着認可的表情點點頭。

他父親倒沒說什麼，只是心裏納罕，現在的年輕人多難揣摩，才在家裏爲愛人要鬧自殺，又突的爭風吃醋，爲這檔子事鬧得命都不要了。但他也想到，倘若大家都能推誠相見，棄却前嫌，他在這一帶的投資，也未始不可以多得到一層保障。

西屋裏揭開謎底後，大家爆出一陣掌聲。阿雄才注意到美芳第一次展開眉頭。沒有人不替紫剛打氣的。突然聽到院內一陣歡呼，大家才注意到鄉長本人，帶着縣政府的數位大員，也躬自降

臨了。

鄉長在家裏剛撤去殘席，大家品茗閒話，突然接到附近派出所的緊急電話，說長海喝醉了酒，在陳府的後山上，用獵槍擊斃了原茂行魏董事長的少爺魏紫剛……

這一驚却非同小可，四五個人匆忙的登上縣政府開來的交通車，正待加速馬力開出來，三小姐趕近來送她父親的公事皮包，驚糊塗了的鄉長大人，却連他女兒一齊的接上了車來。待第二次更正的電話打來時，那已是車在途中。

他看到了長海，也看到了二二年沒碰過面的紫剛父子。大家七嘴八舌，紛紛嚷嚷的向他解釋這次事件的經過，最後老鄉代主席，獨排衆議，滿面春風的向他道：『我說吧，都包在我身上，你不信。你看看這對珠聯璧合的佳偶，只憑我這三寸不爛之舌，口吐蓮花，一拍卽合，馬到成功。我這個老紅娘，鐵定了要吃你這杯喜酒了。』

『阿，阿雄……』鄉長高興得眉飛色舞的去摸他的頭。

『唉！你弄錯了，』老主席捏着紫剛的耳朵，拉近他跟前道：『這才是你的東牀快婿……』

『這？』鄉長抬在空中的手，不知道如何安置才好，長海湊近來悄聲的道：『爸爸，這不是本意？』

『本意？』他向後退了一步，向兒子投了斥責的一瞥。不小心踩在另一個人的鞋子上。他一回頭才看到，正是本縣實業界鼎鼎大名的魏董事長，他不好意思的向對方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

『這對孩子，』魏董事長看到了他的兒媳婦，只得轉向對方道：『我們都還坐在鼓裏呢。』

鄉長向各方面介紹縣政府的要員。大家止着了鄭家重整杯盤的勸說，清理了桌面，端出了茶點來招待客人。

『老傢伙，』鄉長將主席拉進個邊房裏問道：『你搗的什麼鬼？』

『我們要不搗這個鬼，你現在可能就當了絕戶頭，抱着兒子哭呢。你以爲現在的女婿還有個孝順的？』

『這話怎麼說？』

『你不知道，老魏的娃娃也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老主席解釋了幾句又接着道：『不過，看樣子老魏還有點捨不得把兒子賣給你。』

『誰希罕他的活寶貝！』鄉長頓了頓又問道：『該讀了個什麼大學吧？』

『剛才趙祕書才給我打聽清楚，叫個什麼學院。』

『這就比台大矮了半截。』

『你放客氣點好吧？每年考不上大學的，還不止七八萬吧？』

『什麼系呢？』

『這得問你們千金，好像他們有一手。』

『只這一句話，就應該換它幾頓嘴巴子。』

『我只是說，他們在瞞哄着大人有一手，不然，你怎麼連一點風聲都不知道呢？』

『你這個老不死愛嚼舌頭的，我恨不得把你這綹山羊鬍子都拔下來。』鄉長正說着，看到他女兒找了進來，便不得不拿出長者的尊嚴向她問道：『你認得那個姓魏的？』

從那些亂紛紛的，有意無意間迴避着她的談話裏，她已經聽出一個端倪。本來有着門戶之見的三千金，對家中屈尊向鄭府提親的事，心中早有三分不滿，又不知道哪兒來的那幾封戀愛信，惹她哭得死去活來。今又陰差陽錯，經她父親兜頭一問，她突的臉紅起來，作速的離開了他們。看到鄭姐姐在向她招手，她向西屋望望，雖有三幾個女學生，却似乎都是沒見過面的。心理上，她很不樂意去向那些太學士們中間去充矮子。她剛轉過了花壇，紫剛大跨步的跟過來，他想向她揭穿這幕騙人的把戲。他驚奇了，剛才驚鴻一瞥，沒曾留意，這才幾年沒見，眞是黃毛丫頭十八變。他突然轉變了，變成了想擁護這個美麗的謊言了。

她對他的話，很不了解。她只注意到他褲角上扯破的地方，以及他身上的泥污。不知道誰把他的傷口包紮得頗爲得體，更顯得英俊。她看到阿雄來了，她不知道，後者是怕揭穿這個謎底而來，兩者一比，魏紫剛才是她理想的伴侶。她慶幸着魏紫剛未曾在她哥哥的槍下飲彈斃命。一回頭看到哥哥在客屋外，用揶揄的眼光望着她，她臉紅了，紅像得春晨帶露的碧桃花，匆促了跑了開去。

當阿雄兩人回到西屋時，看到想領略山色的同學們散出了一大半。

『紫剛，你的牌少帶了兩張。』幾個熱心於圍城之戲的同學們，已築成了戰陣，悵望着殘壘向他道。

『不會的吧！』紫剛摸着頭髮說：『恐怕沒找淨吧。』

『哪裏，所有的老鼠洞都找遍了。』

『我去問問看。』阿雄說着，一直問到廚房裏，看到他舅父和些幫忙的正在忙着吃喝，便向一羣小蘿蔔頭比劃着道：『這個，你們誰拾到了嗎？』

『這糖，』他的一個小表弟，從口袋裏摸出一張麻將放進嘴裏，皺着眉頭道：『咬不動，一點也不甜。』

『我說我土包子，』阿雄拿着幾粒糖菓將它換過來：『你比我還土包子呢。』

阿雄遂成了完璧歸趙，他們連忙將它推入戰場，才發現少了一位同學。

『紫剛呢？』

『他父親把他叫去了。』

阿雄笑了笑退出來，客屋裏人聲嘈雜，吵成一片，一回頭見短牆外，美芳一個人依在株芒果樹下，正在沉思。

『這消息怎麼會走漏的呢？』

美芳笑笑，停了時才慢慢的答道：『想着人家有錢有勢，會帶給你那麼些好處，我就別不知趣，阻礙了你出洋留學的路子。』

東客屋裏爆出一陣掌聲。

『長海，你過來！』林鄉長向他兒子招手，又轉向大家道：『我今天是賣了女兒買媳婦，咱們板兒打緊一點。』說着拉住長海向鄭家祖父兩代鞠躬道：『兩位老人家，要不嫌棄我這犬子，不學無術，咱們……』

一片歡呼，掌聲好久才停了下來。

『老魏，』林鄉長向他的準親家叫道：『一千份喜餅，咱們是一個都不能少的。包括長海的一份，算你替我代出了，免得我挖肉補瘡，還得窮張羅……』

『乖乖！揩油不是這個揩法吧？』

『當然是這個揩法，你以爲我們當個鎮長鄉長的，都是肥得滴油的差事呀？國家多難，我們這些從政人員，不得不共體時艱，撙節開支。現在遇到了你這位活財神，還不明目張膽的，多揩點油貼補貼補，彌補些缺漏，塞點虧空。免得餓得瘦死了，閻王爺還說我們得的是癌症呢。』

趙祕書怕臨時寫壞了，多帶了一份訂婚喜帖，算是派上了用場，鄉代主席作了雙料媒人。鄉長從公事皮包裏拿出了印章，那些沒帶在身邊的，聲明以後補蓋。

這裏鑼鼓鼓罷，鄭府送走了他們難得再來的一些貴賓，只長海兄妹倆被留下來了，因爲他們

也要參加明天去遊附近的青草湖。

西廂房的麻將、撲克轉入了東客屋，男女同學吵吵嚷嚷亂作一團的時候，張火旺帶着八分醉意，歪歪斜斜被他女兒秀英攙進來道：『我來找我們的姑爺，你看我手又被刀劃了個口子……』

阿雄的姑丈，馬上離開了牌桌參謀的地位走過來。

張火旺，今日是他最不開心的一天了。他們打聽到美芳的底細，他先時還滿高興的估計道：『想不到原先打算送給阿雄將來競選縣長時的二十頭猪，竟會用在我在這位外甥媳婦身上。女縣長，還了得……』但他馬上又想起，萬一反攻，打回了大陸，她若競選起女省長來，我這二百頭猪，怎麼會出得起呢……，一轉眼，看到那年輕的攝影師，混在學生們行裏，正屢屢向他女兒擠眼呢，他心裏突然亮起了明燈，望着這年輕的一羣。

『阿雄，請你倒杯酒來，』長海手裏握着一張預備攻出去的紅心，有點心神不定的接着道：『始才，我實在是少喝了幾杯。』

『你不該喝得太多了……』在一旁觀陣的阿雄姐姐攔阻着道。

『你看，多厲害！』長海抓着走過來的阿雄親切的說：『我的小……』

『小，小什麼？』阿雄抓住了理由，掙脫了他的攀扯說：『小舅子，是不是？』

惹得大家一陣譁笑。

阿雄跳過去，將牌桌子上的紫剛拖過來，指着長海向他問：『這是咱們的什麼？』

『說實在的，』紫剛含着滿腹的委屈，激憤的說：『你才眞是欺人太甚呢。』

『別提了，大丈夫記恩不記仇。是吧？你要是不甘心的話，』長海仰起臉閉着眼睛道：『這不是，你也來打我兩個耳光吧。』

紫剛揚起了巴掌，三千金麗娟嚇得變顏失色的趕過來搶救時，那巴掌已狠命的劈下來；不過那是假的，兩個年輕人撕抱在一起共同的喊道：『請遞兩杯酒來。』

阿雄心花怒放，轉過身出來倒酒，張火旺順勢攔着他道：『你就在這兒陪客，還是我來吧。』

知道長海和外甥的海量，看樣子那魏家娃娃也不是等閒之輩。轉眼姑爺也跟了出來，提議把他送給老爺子，預備泡藥酒的金門高粱，旋開了一瓶，倒了三小杯用托盤托着，端出來向阿雄道：『我看，你也陪着他們兩位喝杯春酒吧。』

『我，我憑什麼陪他們喝？』

『嗨！外甥子，你的喜事，還能瞞得着我這個糊塗的老舅舅哇。』

這公開的祕密揭露後，引起一陣嘈亂掌聲，鬧得美芳手足無措，臉都脹紅了。女同學們更是鼓掌助興。男孩子們丟棄了撲克，推翻了麻將，一齊吼叫着來共同乾杯。紛紛的取杯子，搶酒瓶。那些企圖瞞天過海，魚目混珠，冒貸攙假者，分頭去爭汽水，奪茶壺，唯恐晚一步，就失去了這份熱烈。

三個人被逼迫着端起了散發着芳香的烈酒，阿雄突的注意到彷彿有隻黃色的飛蛾，顫抖在波心。再定睛一看，原來是匾上『捨己爲人』的四個金字，縮小得像幾粒粟米似的倒影，蕩漾在杯底。他被催促着，順從他倆，心旋搖蕩，各自顧盼着他們的愛人，一仰臉將烈烈的濃酒飲進肺腑。閃的一個爆光，咔嚓一聲，攝影師在他心愛的人兒授意下，將大家擎着的杯酒都攝入了鏡頭。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遙

落江前的手勢

方娥眞等

落江前的手勢

方城真

我是再也不陪伴你了
風急舟沉，不等你來繫
水幽泛愁，不等你來哀江南
雨飄得好纖弱，像我
無力的心情，像我
失了氣息的唱吟
在水中，吟你上岸
唱你岸上不斷的揮手
揮手招我而去，招我
分袂的魂

而我半邊斷袖渡江
我忽然忘記
在暮江裏，我情急

想不起你的姓氏
想不起你的年代
我意冷，江岸好遠
燈火在霧中消溶
剛剛記起，忘了的
絕望，落江之際
你來不及的趕赴
來不及的眼神，你
來不及的挽留，我
來不及的後悔
來不及告訴
來不及想：如果揮手是招手
我定會隨你回去
來不及呵來不及
急急落江

落江前的手勢
臨終的波紋還是看不破
還是想你最愛是我
想我以後的日子
想我上岸後的世界
還在想我是你右邊的癡情
想我中斷在燈下的稿
夜靜時分你可會替我延續

再回眸江岸
岸上的祭祀已無跡
岸上的香火已煙滅
落江時的秋月呢？
怎麼竟是夏夜炎炎
蟬聲滿天呢
這究竟是什麼日子

江岸該是流水的遺忘吧
它在江邊歇息永遠
不動的沙地
不動的林
林外有我的家

我的家在岸上
當你吹笛，我在管中等你
要你替我懺悔
替我吹一曲飄零
說過要好好待你，我失了約
我埋怨你，給你冷水的言語
怨你不幫我遺棄
怨你常來找我
害我迴避
怨詩社的鬧樂

映照我寂寞

我迴身上岸
我們的樓房，在燈亮
我們的家
還是寫詩的社
還是那一家人
給我唱歌的感情
琴聲在彈情
歌聲在愛
你們唱歌，我會
上岸，報答地和
在團歌裏和一句重唱
在輕笑裏掃淡時光
在結義詞裏添一節未完
在別離歌裏加一段絕唱

門不動而自開
有人剛好整裝出來
我驚疑招呼
他卻不認識
幽靜的庭院
種植了別人的花樹
所有的牆壁換了色
所有的臉容換了面
不是從前的人
不是舊日的家
我絕望的尋索
我失驚地返身
我渡過的水鄉都沉沒
江水乾涸，沼澤滿地
我的香魂瞬息化作幽魂
再也不能向你撒嬌

嬌嗔我生前的怕鬼魂

顏色篇

天洛

一、眉

一轉眼一探身
春色，依著綺繡的窗櫺
將翠綠傾窗瀉下

屏山外，
凝遲的風低低送爽
面臨萬頃波光
纖細的柳尖正試妝憐影
却爲鷓鴣偶啼
春雨飛香
稀疏的汀蘭玉般撥弄
一曲琵琶

伴着山巔，兩縷青煙
纏綿
博鬻

二、眼

寧靜。

幽光一點自院落深處
撲翅飛來
撞入平寞的幽黯
小樓孤簾繚繞的音響
搖亂了滿室花香

門掩處，
魅影幢幢
起先，緩緩移步輕輕

漸漸地光影飛起
翻落騰躍
孤簾只寂寂的晃動
掩門處隱約可見
花間小徑頹廢落紅
及至珠簾嘩然
墜地！

原來是
一只蛺蝶無聲點落
琉璃瓦中窺見的新綠
將麝香重重深鎖
幾許恣情的
風屏

叩門

藍啓元

來路漫長，一雙鞋子還是來了
而未及顧盼，在錯愕間匆匆交臂
錯過；這是相逢——
門裏門外，妳是吹孔裏
剛絕的笛音，我吹奏的
是橫笛無聲。　風

却來了。四季如春。
沒有別的日子能給它取個名字叫流浪
沒有別的聲音能比它的嘆息更撩人
而我輕輕叩門，把風聲
叩成碎片。　裂

是地上的影。誰的容顏

在寒流裏被雕塑
誰的容顏
在靜夜裏看嫦娥的臉——
我重重叩門，彷彿不是自己的手
彷彿是前塵的事。應門而開：
　門外是我的朗吟
　門裏是妳的絕唱

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

口袋中的手

謝材俊

讓我們走完這道寒街
我要你把翻起的領子弄平
天並不冷

這只是涼涼的秋天
聽兩岸葉鳴猶是當日迎曲的飄飄仙袂
你撿起一枚松子擲去
順著笑聲滑滑的流下這波路
問路的信息停在盡頭的聖誕紅下
你這麼說

惟紅紅的火燄上才是指路的星子低吟
荷花池旁愛說的一則老故事
用團扇拍舞出一明一滅

而日子在銀河裏沐浴得正悠長
任老祖母的竹椅上倚著千年的盹
我們還得走完這道向風的路
乘著星光洗得如此乾淨

修禊過的天空已然完全乾爽
陰曆三月三的溪水濺著我們
蘭亭還在右軍扶醉的筆鋒下徜徉
我們的手却仍在我風衣的口袋裏

遠遠的水聲入耳猶是星光指路
我們會走完這長又長的路
朝向水湄

六五、冬日即興

劍門

汪啓疆

九

許永彬登上駕駛台前，先到戰情室瞭解船位和現況。DRT每五分鐘有一個位置和每隔十五分鐘的雷達定位疊合……。

『有其他狀況嗎？』

『一羣漁船，在右前方航道上。』雷達手報告。

『距離？』

『六浬。』

他也俯在雷達復示器上觀測。

『討厭！正擋住了航道。一大片哩。』

他到駕駛台，近晚六點鐘的海面相當清朗。

兵器長把船位、狀況、注意事項都交代完畢，特別提到航道上的這羣船。

『注意採取迴避。準備轉繞過去嗎？』

『不，穿過去。』永彬很冷靜。

『半小時之後天還沒暗，我可以迴避。』

兵器長把望遠鏡交給許永彬，『沒其他問題，我就交更了。』

『我接更。』永彬給了個清楚的回答。

當艦長用餐後重上駕駛台，許永彬報告了狀況。漁船的桅桿已在水綫上看到了。

『漁區散佈面太廣，如果繞道迴避，延誤既定的DR航行時間。』永彬說：『我準備從漁區原航綫通過。』

艦長以望遠鏡察看。

『好。通知左右舷四十公厘砲一號、二號備砲。』

『是。四十一、四十二砲備砲。』

『聲納放置傾聽位置。』

『是，聲納listen。』

『注意有否快艇螺旋槳聲。』

『是。……』

漁舟羣逐漸接近，在霞照下浮在平靜的海面。劍門軍艦在漁舟的空隙裏駛動。漁舟在艦所帶起的尾浪上起伏，遠遠近近的桅桿映鍍着淺黃的霞光搖搌，許永彬和舵手的全副精神都投放在對漁舟駛停與間隙的判斷上。艦長安靜如那羣魚汎船舫，坐在搖動的椅子上，似乎享受着美麗的霞彩。

行駛了十五分鐘，漁舟漸漸稀少了，直到所有的漁船全在尾跡後拋開，軍艦重新恢復固定航向後，艦長才說：

『值更官。』

『有。』

『船藝是很嫻熟。爾後注意航行警覺和應急處理。任何狀況都要有個準備。就像拳擊手在任何時刻永遠不忘記把手擋護在頭、胸、和腹部，不斷跳動，保持攻守姿勢。』

『是的，艦長。』

許永彬擦着額上冒出的汗。

最早的星體已出現在水平面上，彷彿一記鑼聲，夜，從遠處開始浸蝕過來。風浪漸變，整個天空絢爛，如將燃盡的紅燭，餘火尚在灘散的燭液上流動。强風刮浪而來，亂沫飛濺在艦首擊碎

的浪湧尖端。許永彬從艦橋探出去的臉，映着苦澀堅毅的神情，在宇宙火焰將熄滅的瞬前，似乎要抓住流光射朝太陽的落處投去惜別的凝盼。再見，夕陽，這是我生命裏過得最快的一天。

●

在劍門軍艦後方，艦隊已經發航，正以整齊的序列破浪前進。龐大的各型艦艇編隊，所有艦隻實施嚴密的燈火管制，關閉雷達，悄無聲息的以儀器航行，裹在黑夜的浪潮裏，像狼羣蹟行在莽草的曠野，起伏着頸部灰黯的鬃毛，飛奔。

『報告時間。』支隊旗艦值更官問。

『二〇一四。』

『劍門軍艦預計已到達K點。』艦長向支隊長報告。

青銅的光澤浮鍍在雙排嘉禾穗花的帽簷，支隊長凝重的臉出現在舵手羅經指示器的紅色微光前。

少將默然的瞧着羅經。

●

鎮南軍艦排在大序列的屏衞六號位置。值更官搭着望遠鏡，航海官辛苦的舉着間距儀測看鄰近艦隻的距離方位，保持本艦部位。駕駛台靜肅得祇須一點粗重的聲響就能把夜如花生壳般擠碎。無形的重量使夜已成爲一實具的體積沉重的扛在所有的人的肩頭，而所有的肩膀變成玻璃做的

，怕一蠕動就被壓裂了。

不僅僅軍艦，整個大海也都凝肅。

●

季野交了更，坐在官廳裏，他讀着聖經來安靜他蹦動的心，他極爲惦念那遠遠的，單獨而行的朋友永彬，和朋友的那艘孤艦。迅雷演習計劃竟是出乎意外的龐大，就這僅知的一鱗半爪的行動已是使自己浸在沸騰激昂的血氣裏，興奮無比——這是不是就已展開反攻帷幕的行動任務呢？——他將這意念藏在心裏最深沉的地方，任它去蹦跳，而自己却因之呼吸艱難。

他翻讀着聖經。他不需要新約裏談耶穌溫柔而犧牲的愛，他要讀戰爭和血，舒服的嗅着血，這必須在舊約耶和華公義的震怒裏尋找到。我需要戰爭，戰爭；死亡，死亡；復活，復活。公義的血，應許的一切。

以西結書使季野在裏面得到暢快的呼吸。

『耶和華將我放在平原上，這平原遍佈骸骨，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這些骸骨能復活麼？……我遵命說豫言，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聯絡……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主對我說：人子啊，你要發豫言，向風發豫言……氣息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人身上……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隊。……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我要從四圍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季野把臉覆在黑色的皮封面上，聲音興奮的迴蕩在四壁。我們要回去了，我們要回去了！……家鄉，本土，我的同胞們啊……我願意爲妳而戰，付出我的骸骨。

——我來了，戰爭。

●

許永彬曾在一卷書裏讀到——噢，上帝！所謂愛是擺脫自私，呼吸生命，愛生命，愛光明，愛自己卑微的任務，愛種着自己的根的一小方土地！既不能往橫的方面發展，就得向深的，高的方面努力，彷彿一株侷促一隅的樹向太陽上昇一般。

而犧牲是什麼呢？如果一樁犧牲爲你是悲哀而非快樂，那末不要犧牲算了，你根本不配犧牲。一個人的犧牲，如果你在獻身的時候不覺得幸福，還是去你的罷！你不配生活！

●

這兩個朋友的心靈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如此默契的妥貼着。

衆多戰士的心靈亦如此妥貼的連接着。

●

劍門軍艦已在K點就警戒巡弋。士兵們完成備砲，像些石像殺在砲位靜坐着，隨艦體起伏。

『金水，這趟任務完了，我輪個休假，跟你到埔里去玩幾天。』槍帆上兵張松茂坐在射手座悠閒的看着海面隨艦體左右上下。『我特別假單存好幾張了。』

陳金水趴在砲門邊沒吭氣，他是第二裝彈手，當兵以前是埔里挺有名的捕蝴蝶者。

『金水，』張松茂大聲了些：『金水，你在想什麼？』

砲長聽到了，手掌在張松茂的鋼盔上狠拍，松茂做個鬼臉，扶正拍歪的盔。

但他和任何年輕人一樣充滿試探和不甘，隔一會先用脚觸觸陳金水，又悄聲問：

『想什麼？』

『沒吶，』金水也悄聲說：『什麼都沒想。』

『騙魆，叫都聽不見。是害怕？』

『有啥怕？』

『我的砲術，比你捕蝴蝶還準，放心。』

『我裝起彈來比廚房剝豆莢還快。』

兩人偷偷笑着。

砲長無奈的搖搖頭，每人頭盔又都挨了一巴掌，這一巴掌可重了，張松茂苦着臉，手伸進護盔直揉腦袋。

『留着精神來個一砲滿堂紅！』砲長嚷：『注意觀測水平線，不得分神。』

第一裝彈手黃國風覺得今晚和平素的一般巡航沒什麼差別，浪湧大些而已；但艦長講那一番話把他給上緊了發條，心裏嘀嘀嗒嗒總有顆定時炸彈在走。他站在砲座旁，像個角力選手等待決

賽上場。砲口塞已取下，砲彈帆布全解開，自己是一塊燒紅的鐵，等待鐵砧上的錘打……。

●

『報告艦長，O點到達。』

副長由戰情室電話裏急促的報告，船位已在大陸礁棚邊緣。

『備戰。』

艦長短捷的下令。

連續的警鈴聲響起，艦長看了腕錶：二三一五——比他預估延遲了四分鐘到達。

『巡弋航向〇四〇度至二二〇度眞方位。』艦長向戰情下達行動：『注意雷達、聲納、砲位，加强搜索。』

『任何目標均應描跡分析研判！』

十

二三五四，支隊長在戰情室紅色濾光燈下把劍門軍艦描跡位置標定在O點。蔡副長和季野立在DRT描跡板前，看着距離圈隨艦船航速移動，歐然的把鉛筆捏着。

時間變得很難挨過了，帶着强大的黏性，積滯在皮膚和感覺上，戰情室頓形悶熱，擠着人，沾着汗，季野深深這樣覺得。但他按着性子盯住劍門軍艦預估船位後，依計劃行動的DR船跡。

譯電急衝了進來。『Y報！』他急促的說。支隊長直接自他手裏把電文接過去，目光瀏覽，疾快在電文上簽了字，交還給等在那兒的譯電。

『補呈艦長。』支隊長說，快步走到戰情作業桌前，『狀況開始了。』支隊長叉腰牢牢站在作業的描跡手一旁。『二三五〇時××外島雷達站發現南日島敵砲艦六至八艘次駛往×島東南約十七浬處集結，動向不明。』

季野深吸一口氣，胸腔抖顫了起來。

●

同時的，劍門也譯呈了相同的電文。

劍門軍艦仍依預定行動以十節速率把嘩然的海流切破。時間像水流般在艦尾漩動的急沫內淌失。

『報告艦長，起霧了。』

『砲位視界受阻，能見度減低。』

『雷達聲納搜索尙無情況。』

許永彬看看錶：二三五七。

戰情室裏的雷達觀測手報告完，揉了揉疲倦的眼睛，捂着嘴打呵欠。雷達掃綫平穩的在PPI管幕掠動，大陸沿海的凸形顯示把山岳島灣收攝在管幕——突然，聲音在觀測手嗓子裏迸裂出來：

『雷達遭受干擾！』

伏在描跡板的柯副長躍彈起來。螢光幕白茫茫一片，有如電視機轉空台頻道。電話即刻將狀況報告駕駛台。電工士官在雷達主控制箱上實施反干擾程序。

『來了！』許永彬悸然的站在無綫電話一旁說。

●

八分鐘後，雷達恢復作業。敵方繼續實施電子干擾，在PPI管幕上形成一處方位死角。

『速率十五節。』艦長下令。

兵器長疾快把戰情死角的方位通知砲位，那兒將是最可能的進襲方位。堅挺的砲口旋動着。

〇〇二五，雷達干擾突然消失。八個清晰的目標出現在螢幕上，朝劍門軍艦迎來。

『左舵航向一二〇，全速前進。』

軍艦向右傾斜，速率激增時連艦體都抖動了。

劍門軍艦採用了引退戰術的脫離航向。

十一

第一發砲彈在霧裏落於劍門軍艦右後千碼外。

砲聲悶悶的自遠方傳透過來。

砲位人員冷靜的立在部位，彈已入膛。火焰已高擧了，刀劍已出鞘了。第二發砲彈落在右後同樣的距離。黃國風煩躁了起來，把手指扳得格格響，眉毛擠在一堆——幹伊娘，艦長眞夠穩，竟然還不下令還擊！

依據兩發落水點，艦長下令：

『戰情，BN C 一一〇，BN SP 十四，副長管制實施十七號「之」航計劃。』

『是。值更官依照我建議航向執行。』柯副長由聲力電話說。

『注意大陸相對之延伸距離及目標描跡。』艦長說。

『是。』

又聽到幾聲連響，但再也找不到水柱，不知落往哪兒去了。

『A路目標八艘，五艘與我保持距離，三艘向我高速接近，形成左梯隊，命名爲A1、A2、A3，建議實施射擊。』

『方位距離——』

『三二〇，一萬碼。』

『各砲注意，』兵器長把目標資料傳到砲位，軍艦開始右轉，砲令亦下達：『方位一一〇，一萬零三百，右舷各砲預備——』

艦長和兵器長目光掠過駕駛台情態圖板的描跡，循着艦首移動，在一次艦體伏仰穩定前，艦長下令：

『放！』

『右舷各砲，放！』

一排齊射的震力把艦往右舷壓下去。

金黃的焰花自砲口蓬散，帶着暴力和旋風把夜刮裂，辛辣的硝煙被產生的迴震颳向駕駛台。時機稍縱即逝，艦也疾快轉至下個「之」航新航向。

海戰於此時開始。

●

敵砲射擊時，陳延杓正縮小身體坐在損管器材櫃的走道轉角。他並不明白到底遭遇了什麼，備戰警鈴把他從床鋪上拉起來，他仍然帶有着睏意和迷濛，習慣性的很快就來到自己的部位，側站在過道上，一邊穿救生衣，一邊讓出通路給急奔着就位的弟兄。紅色的聚光燈下人影和呼吸都變得粗大而濁重，像有沉重的夢魘壓在胸口。他們這組人清查報告完畢，大家或站或坐的集中在器材櫃附近應變，壯況由電話手專綫報告損害管制中心。陳延杓原先蹲着，蹲痠了就一屁股坐到地板。不錯，沒有操演，沒有動作，修理班人員空閒著把自己關在艙裏，檢查了各處甲級防險的水密門蓋，像個關門孤坐的一羣孩子，在薄弱的光綫裏等待任何部位損傷報告的發生。

在他眞幾幾乎快睡着了，齊放的震動怒吼般扯裂他耳朵，他驚嚇得口都忘了合攏，心臟也震落在地板——砲聲！眞的來了！一股痠麻打從頸子後邊冷颼颼的傳遍了全身。他反而軟得跳都跳不起來，怔着，不知該怎麼辦。燈光紅色的灑在一些仰起無語，帶着張皇的臉孔上。

這是他和另些充員戰士初次遭遇的實戰。

『是……我們……的……砲在……開?!』一個聲音抖擻着。

『……是我們……發射。』

持續的射擊開始了，大家呆呆的算着砲聲的次數，直到所有的顫抖在不停吼動的砲嘯裏漸漸習慣的平和下來。有人邊聽砲響，手還按住艙壁說：

『我們一直在打！船並沒有劇烈的震動，射不中我們。』

勇氣已回到這羣毫無經驗的人們之間。損管士官長逐艙檢查，來到艦尾修理班部位。

『不要怕。』士官長用手電筒照着每個人。『我們一直掌握着主動，損管中心沒有任何損傷報告。』

陳延杓吞下滿嘴苦苦的口涎。

『怕也沒有用。』下士陳逵說：『砲響以前可眞有些怕，一打起來就忘了。』

●

接戰後十餘分鐘，一個尖銳的爆炸把砲火停頓了。劍門軍艦對A1目標集火射擊，艙面人員

都聽到了那一聲迴爆。艦長隨即改換另一個交織航運動，雷達報告A1目標消失，A2A3停滯在原地。原先的五個目標這時企圖急速的合圍。劍門軍艦決定放棄對停滯的目標實施追擊，繼續採取引退戰術，以高速的交織航運動，掩飾着基本航向。

●

『它以爲三艘砲艦就能吃掉我們。』

『第一回合的小勝。』柯副長抹着額頭的汗，『它們會像鯊魚般嗅到自己同伴的血，變得瘋狂了。』

●

輔導長將擊沉匪艦一艘的消息廣播給全艦知道，喜悅與驕傲頓時沸騰。

『繼續沉着應戰，弟兄們，我們要爭這第一功，贏這第一仗！用以寡擊衆的士氣，處變不驚的決心，吹起衝鋒號來！』

輔導長的聲音汩汩流送。大家的心靈都燙燙的。

彈藝帶着尖異的呼嘯自桅頂掠過。

『戰情，敵我相對運動變率——』

『報告艦長，』副長撐開雙脚支持着艦體高速迴轉的傾側，對着話筒大喊：『目標五比一；決戰距離，相對變率不變……。』

『態勢爲截尾丁字對勢，敵單橫隊追逼！』

艦長下顎壓緊，下達決心。

『左滿舵。』

『戰情，採取對航決戰！』艦長沉毅的說。

『作戰長，發出空援申請，報告戰況，解除無綫電靜止！』

深沉如夢魘的黑夜，風濤在急速運動中濺潑往軍艦低矮的乾舷。空藥筒不斷滾落海裏，黑夜冷肅無情的在霧裏撕爛成彈火的窟窿。劍門軍艦最初所採用的引退反航，俾使抵消其優速並儘早牽制敵行動的戰術已告結束；此刻在既不能拉開相對變率，而又逼近至決戰距離的劣勢對勢作戰時際，採用了果決的奇襲行動，轉身衝入敵人的隊形裏，使霧中敵艦火砲形成相互干擾的混戰，且使自己本身的砲火可全力發揮。

艦長鐵鑄的站在駕駛台，砲火密集的閃現在艦橋四周，艦上各砲左右兩邊不斷的吐着火焰，黑夜被擾碎在鋼鐵的撕吼聲裏，海洋變成一鍋到處翻湧的沸水。

血，開始汎濫了。

十二

當軍艦以高速之相對航向衝入敵艦編隊時，劍門軍艦除主砲由兵器長直接指揮外，其餘各四

十厘米等副砲奉令實施分火自由射擊。敵艦沒料到有這一着大膽而幾近瘋狂的攻擊行動，隊形頓時潰亂。

四十公厘一號砲射手汪禾，打紅了眼睛，自瞄準鏡裏死盯着目標，彷彿面前浮起了一陣炙人的血海紅牆，大顆汗珠在鋼盔下迸落，他下嘴唇已被自己咬破仍毫無所覺，整個人在射擊位置上被發射的後座力所聳動。他緊貼着砲，雙手牢握俯仰手輪，脚死勁的踏住發射鍵鈕。他可不管什麼地方挨了砲，艦體可怕的震顫，爆炸時那說不出來的音響，全個心靈肉體已和這座機關砲合成一體，就祇一個『打』字在燒烤他，打到自己躺下，打到鮮血流盡。

一排砲彈高高的嘯吼着掠過艦體上空，黑暗是巨大的瀑布冲刷在戰士們肩膀……冷汗熱汗都已濕遍衣裳，呼吸裏全是濃烈刺鼻的硝烟和火燙。無數的鑼鼓騷動地敲響開來，海面閃動着幾千層暗紅暗紅的閃光，尖銳的爆音和叫嘯的彈羣曳着彩色的尾芒穿梭來去，颳風和海浪重濁的喘息，戰爭的吼叫狂暴的不斷的企圖壓碎這艘軍艦。

汪禾全沒聽到看到其它，從未經歷戰爭的他在勇猛而忘我的射擊時祇聽到看到砲口吐出的火，給人一份安定及掌握了的信心。他祇遵照射擊班長吼出的砲令，和旋迴手密切的配合着，把敵艦釘死在本砲的射擊綫上。砲聲從射口的火焰裏發出巨大震撼的迴盪，旋逼而炙人的氣流刷動的刺在面頰又燙又疼……

夜已被揉碎，至少夜在這一方的天空和海洋已被扯成片片。無數火的飛蝗如掃嘯過田畝般的

啃嚙着，戰火在狂風撕裂的黑暗裏暴烈而神聖亮麗的掃動。風和彈嘯結合成爲能使鋼鐵彎曲如粗糠般飛散四濺，海洋在無數砲彈的落點擧起白嘩嘩的水柱。

水柱在墨藍的海裏成爲許多可怕的飯匙青，鼓着腮噴着氣，嗤嗤的露出白毒牙嘶叫。敵艦在混亂中亂竄亂射，砲火不住蹦出紅色的星星，飛散的水花噴濺得細濛濛的，在火光閃映下成爲許多小小的、短短的虹。汪禾咬着牙追擊那艘急閃過舷邊的砲艦，三、四千碼的距離竟是那麼的近。他心裏猛厲的大喊着，彈火成串的吐出去。他身上又是汗又是血又濺着海水……他不知道是誰的血；沒有人去關心這些，一條狼祇在戰鬥後才去舐傷的。艦體承受着彈火也攻擊出彈火，不斷以靈活的運動藉着『之』航和佔位來爭取最佳火力發揮的射擊位置。汪禾袖管抹着臉上的硝煙和汗垢，齜着牙猛喘氣。

——一陣巨大的爆裂把海震得跳起來，海底猛然噴出一條火炬，碎片慢動作般朝四處飛射，且被溶化的火焰捲往空中，如黑暗裏飛起一羣密集的火蝴蝶，濃煙大塊大塊黏着碎片和物體，在火舌上消失了重量般被噴進悸顫的天宇，火在跌下來時還貼在海面燒了好一刻，爆炸連連響着，火球彈散着。

汪禾呆了，他永遠忘不了，這是他猛烈的射擊畫成的畫，即使是死，他也要把這景象烙在身上，他大叫了一聲，激動得想要擁抱砲上每一個人。砲管又急速的移轉，射擊班長又指定了新的目標。他的叫喊在戰爭的嚎唱裏立刻被淹失……。

『方位〇五五，三千碼——』班長吼叫着。

『放！』

汪禾才把砲口搖高，所喊的方位上已傳來密集的火砲聲，他身體震動了，臉上出現撕裂的神色。對方已切近來，交錯着要閃過去了，汪禾看到敵艦蒙在水霧水柱裏龐蠢着蠕動的船身，機關砲在雪白的浪花中蹦動火舌。他連連猛踩發射踏鍵，脚軟弱得不聽話，那幾秒鐘，僅僅的幾秒鐘，彈火壓着他們，一陣炒豆子的短爆甩在他們砲位。

『放！』班長又大聲吼。

汪禾急切的改用手扣發。

他一直扣着，一直扣着，他臉幾乎要朝前倒在砲架上，而他軟弱的喚着：

『班長……』

艦上主砲轟然的巨響把他聲音震斷，他看到對方指揮台立刻炸不見了。一顆熾烈的太陽用永恆的方式在他眼瞳炸開來，對方指揮台魔術似的冒着煙就消失掉。他伏在手搖柄上又喘息又笑，血從牙齒裏慢慢出來，年輕潔白的牙齒被浸得多像痛苦的石榴顆粒呵……他感到班長的大手自後面扶起他，另外有人在拖他，把他抬下射手座。

『繼續放……』他覺得氣力漸漸從身體被抽出去，『不要停止……放……。』

砲聲給人安定的抓住了勝利實質的感覺。

『去……快遞彈藥……』

他對抱着自己的裝彈手喊。

他又聽到了——兩聲連續的爆炸。但他已疲倦得快睜不開眼睛了。他笑着，血從嘴唇滲流出來，而腹部大量湧出的血把按住他傷口的手掌都浸紅了。

四十厘米砲停下來，有人解開急救包。

他想擺手不要，手已動不了了。他用力粗重的呼吸，貪婪而依戀的呼吸着；血絲從鼻孔濺了出來……。

『砲……不要……停……。』

『班長！……』

班長捧着他聲音愈來愈低的臉，一個潮濕的汗透了的頭顱；鋼盔已脫下，厚救生衣已解去，一個付出的靈魂。班長拍着他的臉，黑夜裏由各種閃光勾出的那張臉，蒼白、骯髒、煙垢滿佈。班長拍着這張臉，叫他，喊他名字，神聖的、屬於戰爭的名字。不要永遠就這樣睡下去了，睜開眼來！

『我在這裏……』班長柔聲的說。

他努力的睜開眼，什麼也看不見了。

『打！不要輸了……打……』

臉孔歪下去。

班長把還要爲他包紮的人推開。抱住汪禾的裝彈手，大聲嚎啕的哭出來。班長牙齦齦澀的咬嚼着，頸子的粗筋脹跳着，他跳起來，抹了一把臉，拿淚的濕手抓住俯仰手輪，坐上汪禾的位置上，痛楚而憤怒地大喊着：

『裝彈！』

裝彈手仰起滿是淚水的臉。

『裝彈!!』班長暴跳着嘶叫。

裝彈手抽搐的把汪禾放妥了，讓他枕着自己血泊的救生衣。睡吧，兄弟，剩下的事讓我們來！

四十一砲再次悲慟的怒吼了。

●

當震撼在各處搖簸着這艘軍艦，陳延杓緊抓着艙壁上的管路，把臉貼在牆上。如果可能，他眞要將整個人都躲入牆壁去。他恐懼到極點了，雙腿軟軟的，如同糠灰般癱散了。他益發覺得自己是不幸的，這戰爭怎麼竟臨到他身上呢？他怕那看不到的敵人，如果是在砲位，在甲板，面對面的，他或不會恐懼得這麼厲害。而他却在艙裏，自己說過隔一層艙壁鐵板就不怕的話，和眞實一比較，那種自我安慰的紙牆一戳就破了。

尤其是在他摸黑扛着堵漏器材衝過走道隔堵，一個爆炸正落在頭頂，他模模糊糊的被震跌在牆角，半天動不了，抬起頭，竟看到艙頂裂開的大洞漏進來的火光和裂口上黑紅紅的天……他覺得一切都是沒保障的完了，幾分厚的鋼板竟比用開罐器戳破罐頭還輕易，他努力給自己灌足的勇氣，一下子就癟得乾乾淨淨。

『你在幹什麼?!』

一個修理班弟兄拾起堵漏器材往後機艙扛。

士官長衝過來，放下背上的CO_2筒。

『陳延杓！』

他緊抓着艙壁爬起來，臉貼在牆上縮起身子。

士官長一把將他扯過來，猛然一巴掌甩在他臉上，直到他嚶嚶的哭起來，士官長才鬆開手，扛起了CO_2。

『跟我來，需要你幫忙！』

他乖乖的，像個無助的孩子般哭着，跟在士官長後面爬下機艙去。一顆穿甲彈自水線下一尺處穿進後機艙，晶瑩的水柱噴泉般自破口往艙內灌。火已經救熄，P250 抽水機怒吼着旋動，粗大的排水管由繩索綁懸着垂到艙底，灌進來的海水被鐵絲網罩水口吸進，經排水管汲往甲板去。艙底的積水已淹到足踝，大夥全涉水搶修。而主軸高速運轉的聲浪宏巨的在機艙震送。

機艙的燈光是亮堂堂的，管路在冒着蒸氣。士官長指着裂口，大聲在陳延杓耳邊喊叫：

『裂口3×6呎，在高速和水壓下會漸漸增大，支架和支柱點都取妥當了，割板規格大小已劃出來……。』

修理班和輪機人員已在層艙花格鋼板上架起了搭板，裂口有二人高，正在第七四號肋骨右邊三尺；有人從住艙拖來幾床厚床墊，七、八個人互疊着肩膀將床墊堵在裂口上，但水柱傾灌的力量太大了，這幾個人渾身透濕的在裂口上掙扎，任水沖刷過他們肉體，他們以肉體來摒擋湧入的水流。

陳延杓嚇呆了，淚水在他臉上忘了擦。

『取支柱，快取支柱來！』滿頭濺着海水的人嘶叫。

一種野蠻的、爭戰的、叫號的、光亮的、神聖的水聲人聲機器聲，閃電般貫穿了陳延杓。他看到巨大的森林，巨大的巍峨的原木自凝靜的山谷裏嘩然倒下的迴震。他眼角激動的抽跳起來，3½×6½的裂口嗎?我還在等什麼?他接過鋸子，鋸片在手裏靈活而飛快的完成了堵板規式和支柱的楔角，大夥把支柱穩妥了，延杓踩在花格網板架上注意的察看着楔角和支柱的長短，迅速的鋸了許多三角木楔，當木柱頂住堵板，大家虬起肌肉奮力把裂口水流屏擋着，水花直滋濺到機艙頂，在倘鬆動的柱架上輪機兵舉起大木槌把三角木楔牢牢實實的打緊了，水花立刻就止憩，變得沿着艙壁像淚水般潸潸流着。

濕淋淋的一羣人在槌聲裏全站着凝視這裂口。其中有人哭了，是那個原先以肩膀和床墊去堵擋水流而被冲跌在主機護罩上的輪機兵許志忠。他扭傷了頸子，被抬到鋼板架上。現在他才開始哭了；很快樂，很驕傲的，他盡性的哭。其他的人全站在過膝的水深裏。士官長緊握着延杓拿鋸的手，而陳延杓却不敢相信的瞪着那近乎蛛網般巧妙的支柱，不相信是自己鋸出來的。

他伸出袖口抹頭髮直淌下來的海水……。

『我們堵好了。』他傻子似的說。

站在水裏的人却起了騷動，輪機士官長賴金雄粗着嗓門喊：

『陳方中，你快去拿速乾水泥敷在這艙壁堵板上；周聰，注意轉速表，駕駛台俥令有沒改動？……好。……林和三，你檢查主機底部有沒進水；張强仁，徐盛和，劉家平，你們檢查各個壓力表和蒸汽表指數；鄭鐳，滑油溫度多少？……OK……。』

邊喊邊聽的，賴士官長爬到花格網架，水直往下淌，他蹲在許志忠身邊，捏着他的手，把急救包解開，溫柔的說：

『你躺着，孩子，是我沒注意，你做這危險動作時我沒注意，全怪我。』他將一塊長木板由傷者背後仔細的纏到頸椎：『不要亂動，你頸子傷了。事情不要急，這場仗我們快打完，贏定了。你的備戰部位職責我會接替你的。你好好休息，別動。……』

他爲傷者將手臂及腰上的淤傷抹藥。

修理班把裂口敷了快乾水泥。離開機艙，賴士官長揚着手喊：『老姚，你們修理班訓練沒白做。』

『還有你，陳延杓，你小子也不錯。』

陳延杓紅着臉爬上艙口。

微弱的紅燈黯照着走道。他身上潮濕，臉孔的紅暈已滲往心底，醉和熱交迸在心裏。『C—01—113艙中彈！』有人在走道那頭喊。『起了濃煙。』

他想也沒想的跟着大家奔過去。

113艙中彈後，引起了電線走火，跟着引燃了其他物件，大量的濃煙自緊閉的艙口蓋瀰出。

『切斷該艙電源，』士官長喊：『實施隔艙檢查。』

損管下士何炳欣穿着OBA石棉防火衣下了艙。海水管立刻接好了，泡沫器備便，『噴霧桿，噴霧桿……』

陳延杓正站在水密門邊上，他一聲不響的打開門拔手，衝出去，反手把門關好，艦體正顛簸轉向，他抓住門扶手，幾乎被甩下海去。甲板上的狀況令人發怔，巨黑的天被捏得稀爛，到處是火、彈頭的嘯聲和爆炸。他摸索着朝掛噴霧桿處跑，一陣巨響不知從哪裏傳來，有個巨大的力量打在他腿上，他跌了一跤，脚摔痛了。他終於搶到噴霧桿跑回來，將水密門在身後猛然關上，他按着胸脯直喘氣。

他把噴霧桿由人頭上遞過去。

有人舉着照明燈，以三用水龍頭把滅火泡沫噴往艙裏，噴霧桿噴水保護着先頭的救火員，在漆黑的艙間，一切熟悉的物品都在煙霧和渺水裏又陌生又奇異的浮動，照明燈照着破口，另外的照明燈替延杓照亮鋸堵木板所劃的線條，好依照着鋸動。焦臭的燃燒味燻得人又咳嗽又流淚。每個人都疲倦不堪了，却由一種來自肉體之外的繁旺的鬥志形成支持的力量，使人在工作中忘却一切。

不斷增加的損傷報告由各部位傳到損管中心，損管中心將任務工作分到各修理班。陳延杓拖着摔傷的腿往各處跑，大夥陷在一陣瘋狂而振奮的火熱裏，像鐵在火爐被燒紅後放在鐵砧上敲擊得又亮麗又輝煌，一份忘却自我的輝煌燃在骨髓和脊椎裏。戰鬥、戰鬥、戰鬥戰鬥戰鬥……是促使飛蛾在光明的靈魂導引下，撲向火焰的那種不可抵抗的力量。

陳延杓瘦小的身體漸漸搖搓了。衣裳濕了又烘乾了，乾了又汗濕。他右腿漸漸透蝕上來一陣陣抽緊了的麻木與疼痛。

他蹲下來，按住痛處。

黏黏的。他把手伸往黯紅色的燈罩旁仔細瞧。這是什麼？血嗎？

把手在衣裳上抹乾淨。他掏出大手帕把腿上部紮緊，扶着艙壁站起來，心裏一片平和。我流血了，他竟然笑起來；流血是多麼簡單的事啊，人身體某部份破了，血就自傷口如同機艙裂壁般

湧出來——眞幸運，我的骨頭完好，它——那彈片吧，僅撕去我一塊瘦肉。

他閉起眼睛，黑暗裏竟也看到甲板上那一團團的光亮、叫嘯、廝殺、怒夢……。我也參加了戰爭，付出了我……。在閉起的眼翳後面，他眸珠轉動，聽着器材的搬動。

我也是這艦體大血脈中的一滴血。他低低的疼哼了一聲，想起：

——人生如夢吶

夢如煙

煙如……

他忍不住又摸了一手血，捏在掌心裏。它們由我身體流出去的，這就是我付出的。快樂的付出啊……這就是我的煙，煙如血吶；一團火所燃起的，一百多個兄弟們所共有的。甲板作戰的他們當已有更多血在流淌了。……國風，水牛仔，你現在是死是活？

巨大的震撼又出在艦上。連走道紅燈都連閃連閃的。陳延杓驚惶的抬起臉來，抓緊損管器材。這發砲彈又命中什麼部位了?!

●

劇烈的爆炸後，許永彬攀着海圖桌，在辛辣的氣息裏咳嗽……。

他把鐵盔扶正，所踩的甲板是燙熱且變形了的，而且還在顫震，他昏沉沉的聽到艦長在硝煙裏叫着：『舵房、舵房……』

沒有人回答，漸漸才有微弱的回音由話筒傳上來：『舵房中彈……右舷舵房中……彈。士官長陣亡……』

『舵和羅經狀況？』

『正……常……』

『趙成柱，你支持得了嗎？』

『有點……傷，我可……以把舵。……蕭通玖……也……傷了。……』

『好！穩住現在航向——戰情！』

『戰情回答。』柯副長說。

『解除之航。搜索一二〇度方位。』

『方位清靜。』

『好。』一發砲彈又在駕駛台前空炸，碎片刮過，把情態板打裂。

許永彬突然自手握的短頻無線電話機聽到了呼叫。

『報告艦長，支援飛機來了！』他興奮的喊起來：『R—37，這是S—86，構成聯絡。』

『86—我37，已接近，你現在位置？』

『〇坐標五點鐘方向，十八浬。』

『好。……我已發現你，共五個目標。』

許永彬握着話機，心頭熱燙燙的。

『86—我底下是混亂的五個目標，你在什麼位置？』

艦長插話說：『告訴它，我們由一二〇度突圍！』

『37，我走四點鐘方向出來，請接應！』

『ROGER』。

『注意我紅色信號。』

『ROGER』。

劍門軍艦在不曾間斷的旺密火力下，像一條紅色浴血的猛龍怒張着爪牙，渾身迸發着霹靂和閃電，在翻覆的海濤裏擾起巨浪。

十三

基地各作戰中心地下室燈火輝煌的徹夜在追描戰況。

『劍門已突圍。』情報組李上校移動着兵棋對勢，把飛機位置介入藍軍紅軍兵力之間，並報告：『情報顯示南Q島、平壇續有新目標出現。62、9、11 支隊已將近R點，62、7、21 支隊順利抵達W點，62、8、4已接近Y點，完全按迅雷演習應變構想計劃第九號作業。』

『潮水時間完全符合。』

『尖鯊特遣小組已在H-100分鐘完成作業。』參二許中校報告說：『電子九，十，十二，十五小組已按特勤K案實施。』

『敵機場、鐵路已於H—95分鐘完全破壞。』

地下室靜肅而秩序的簡報着。指揮官凝重的站在兵棋台前，將官們鷹一般立在他身後。

『迅雷後勤計劃三號開始——』

『敵後報導……』

『電子十一，十三，十四小組以漁舟配合劍門計劃，實施電子誘敵作戰已收預期效果，匪艦行動顯然仍以劍門爲先驅行動主力，續增兵力向其進逐……』

十四

季野在駕駛台快急瘋了。

劍門已完全失却聯絡。支隊最後一次收到她的電報是：『本艦重遭受四艘不明目標圍擊。』支援兵力已奉派脫離序列，速疾駛赴援，且以電報着令劍門全速向一二〇度方向撤離與分隊會合。

●

劍門正浸在黑暗的血淚裏。在突圍後十二分鐘再度又被圍擊。一枚高爆穿甲彈把一號電機擊

中，全艦電力頓停，機動力喪失，船成漂浮狀況，對空及對外電訊完全截斷。

她最後對第二批空援機留下極悲壯的一句話：

『連我，帶同敵艦一起擊沉！』

飛機駕駛員含着熱淚飛繞着機翼底下五個混在一起拚鬥的目標，雖看到紅色信號彈射出三發來，但分不出是那條艦發射的，海面上是一團火花飛舞。

而劍門軍艦仍在戰鬥著。動力失却並非戰力失却，各砲在傷亡累累下，曾利用突圍的十分鐘重又佈署完成，以人力操控，個別作戰。敵艦正全力射擊駕駛台，砲彈如瀑布般蓋在駕駛台前後。

●

電機士官長林光奮不顧身的摸到輔機艙，頭與臂部流血不已，他戴着絕緣手套，奮力搶修原已被輔機艙浸水短路被迫停用的二號電機。修理班人員帶傷堵漏汲水，黑暗裏無數沉默的人影在緊急照明燈下作業。

二號電機奇蹟似的響動了。

林光狂烈的喊叫，電來了！燈泡微弱的閃了幾下，終於重新亮起，所有的人狂喜的呆着，繼而奮力堵漏。林光脫下手套，參與救火堵漏工作，兩隻手掌被割破得傷口累累，仍然奮勇搶修。

他稀禿禿的腦袋又是汗又是血，嘴巴仍不放棄說話；紅口白牙的罵開來：

『娘那個蛋，我就不相信這些王八個們能把我們怎麼樣。這條船的機器都是我林光的老哥們

，哪部機器不摸得熟而又熟的?!……喂，我們快點加勁抽水，洞是堵上了，如果船沉了，大家好兄弟也全在一塊洗澡……。』

賴士官長在後機艙沒聽到這番話，否則又要『呸』了。當全艦電力一來，他狂喜的跳起來，『這個死鬼林光，這個死鬼眞有一手……』他罵着，汗垢縱橫的臉孔被快樂曲扭了。他大聲喊着：『檢查所有壓力表，滑油機……』矮胖胖的身軀疾快的攀着梯子爬到底艙，聽到主軸重又旋動起如進行曲的節奏時，他大叫了起來。

●

6砲砲長倒在砲座；再有一個月退伍的充員戰士許春木卽行接替職責，把砲長背下來，自己站上去。

譯電士官長黃彪衝進舵房，濃煙嗆鼻；兩發致命的砲彈一發直接擊中了戰情室，另一發在駕駛台舵房之間如紅色曇花般爆炸了；可怕的震動把所有裝備幾乎都挪移了位置，鋼鐵如紙片被撕飛。奇蹟的，許永彬在爆震後被顚摔到左舷艦壁，僅劃裂了足踵；信號台的戰士衝了下來，一些火舌還黏在鋼鐵上未熄去，他瞧到掙扎欲起的許永彬，就奔過去，而被扶起的軍官嘶啞着喊：

『照顧艦長和其他的人……』

舵房裏黃彪已接過舵盤，趙成柱臥倒在自己的血泊裏了；蕭通玖忘了自己的傷，流着血替老趙包紮。而駕駛台所有無線電裝備被爆震拔出了線頭，許永彬撕開褲管把露出白骨的足踵緊紮住

，單足支撐着身體，抓住熱燙的扶手欄杆，眼瞧着在彈火閃光裏破損的艦橋躺臥的蠕動的人體，他疼得猛烈的急喘着，迫切的問着：

『艦長怎麼樣……?』

信號兵在閃光後的黑暗裏回答：『右半身全是——』

『能救傷的人救傷，該堵漏的堵漏，……該就砲位的就砲位……』許永彬喘息着對話筒喊：

『舵房、舵房，怎麼了，你們……』

『舵還正常，羅經全震壞了。……』

『拿出磁針來代用，我們離開！』許永彬趴在打碎了的擋風玻璃碎屑上，說：『保持航向一二〇度。』

他猛然的咳起來，抓住胸口衣裳，他以另一隻發抖的手抓着對講機：

『戰情……』

『戰情，戰情。』

『戰情，你怎麼樣了?……』他手抖得更厲害了。

他手縮回來，一直抖，他用力用力的把抖動的手揑緊，揑得緊緊的，他可怕的看着那寂無一聲的對講機。他聞到煙硝裏的血腥……因之他在齒縫裏低沉的咆哮：『我跟他們拚了！』

許永彬單脚跳過人體，抓起艦內廣播器，試了試，還能使用，他堅毅的學艦長把身軀昂然挺

直：

『我是作戰官，艦長正率我們突圍，友艦已將到達，……電令指示我們迅雷演習任務已經完成，我們……就駛回去。』

信號兵瞪目望着他。話筒由他手上落下去，他倚在顫動不息的艙壁上，忘形的繼續說著，『我們打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們已打沉了……四艘，擊傷還不算在……內……。』

他滿腔的啜泣反而被深沉的哀傷所堵住。眼眶乾澀的，說話的聲音却在哭泣。他渾身戰抖的扶着牆走回艦長所站最適指揮的位置，他冷颼颼的挺着。

敵艦自硝烟和黑暗裏帶着火花閃過艦首，他下令右滿舵，利用右舷還强旺的火力，像兩個槍手彼此把自己暴露着凶狠的對射，敵人逼近千碼內以機關砲作戰，劍門的四十公厘砲，二十公厘砲，點五零機槍也發揮了平素近戰訓練的果效，逼使對方不斷閃躲退却。

許永彬在近逼的夜間作戰中，他約略在戰火裏由信號兵的協助，目視分析幾艘敵艦的行動，以劍門還靈活的舵效應，將側舷儘可能的保持在主副砲都能發揮火力位置。顯然的，傷痕纍纍的劍門在逐漸失去她的速率，後主機因浸水已失却動力，船身微向左後傾斜，損管祇有封艙，把人員疏散到砲位去繼續作戰。

『航向一二〇度。』許永彬不再閃避了，他下了最後的舵令。『就這樣走到底吧……』他心裏說。

他悲哀的，抱歉的瞧着仍然昏迷不醒的艦長。

又一團聚爆點貼近的迸現在駕駛台前，火紅的閃光燦爛如初陽。許永彬被震動了，仆向歪扭了的羅經架，他再次徐徐的撐起身子，心裏只僅一個念頭：我不會倒下吧？……他按住左眼，血沿手腕如紅色的許多小蛇蜿蜒的游下來，捂住眼睛的手心立刻就潮濕一片。他並不覺得痛，祇有些昏亂和麻木。他注意到主軸的轉動停止了，無須損管中心和機艙的報告，他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他決斷的通知黃彪和電訊室將重要密件開始焚毀，並且把密件櫃和艦長密件櫃號碼告訴了黃彪。

『我們已到最後了！』他苦笑着重又抱歉的向艦長說。他語音低沉冷靜，流露出溫柔與悲哀。『陳晉新，請你把艦長身上的自衛手槍解給我。』

一個新的，生命豐富充實的寧靜將來到了。彈火是那麼亮麗光明，他竟直覺的感到中國一個悠久的神話：鳳凰是在火焰裏自焚且在灰燼裏新生的。生命就是如此明亮，我們再沒有任何的遺憾了！

砲位的火光仍然不屈服的在射擊。信號兵把艦長的手槍解下遞給永彬，用永彬永遠永遠忘記不了的笑容和聲音，平靜的說：『作戰官，我要到砲位去了。再見。』他莊重的敬了禮，鑽進黑暗裏爬下梯口。

永彬接過槍，沒有說話，足踵已腫大得不能行動，他按住眼睛，怕血污弄模糊了另一隻眼睛

。意念決定了，剩下的一切都是安詳寧靜的等待了。他看着斜臥在黑色而變形了的地板上的艦長，想着昨夜還在碼頭聊天的副長，他想着許許多多的事，而腦筋却又是空白的，清醒的。他最後緊記着要做的事，站在尚完好的一部艦內對講機旁邊，等待着；而輪機長也在艙下海底門那兒等待着。他們都明白要做些什麼。而一切都準備了——自沉！

他以僅剩的一隻眼睛望着星空，多安靜深邃的星空，穿透這些喧囂的彈火，那兒是永恆的。他明白靈魂的安靜是屬於永恆的。他誠忱的自肝胆內反覆地說着：

『我們打得很好……打得很好。……總統，您是不是正在看着我們？……我們打得很好……媽，媽媽。……』

夜空，母親一樣接納這喊叫。

以至他沒有聽到遙遠的，幾聲雷響在應答這喊叫。

若他聽到，眼淚會從僅剩的眼眶湧出來，不住的湧出來，化成悲哀透明的狂喜……。

十五

季野覺得意念已從身體內超邁到劍門軍艦混戰的海域，觀看着火毒毒的彈焰吞噬一切。而他也就站在火焰裏和所有弟兄、和許永彬一同焦炙……。

『等着我們，等着……兄弟！』

他焦急的拍打着欄杆扶手。

赴援支隊在〇一二七完成了迅雷九號作業點任務，奉統裁部指示轉往劍門戰況區，於『誠』點離開序列。

〇二一〇，支隊三艘軍艦已看見東方海面隱約的火光，在朝火光飛馳時，雷達發現西北方向出現的新目標，經戰情描跡研判，屬于敵YD×6艘，支隊長卽行側翼同轉，在一萬七千碼開始集火作彈幕射擊。

激戰的第十五分鐘，三艘軍艦自硝煙裏冒出，準備爭取佔位優勢。〇二二五，鎭南艦雷達又偵測到在西北三一三度八海里出現了快速目標×6向東南方向高速接近，判爲敵快艇支援並企圖圍攻支隊側翼。

支隊長冷靜的瞧着描跡作業，默算對勢戰況後，決定爭取在快速目標到達攻擊距離以魚雷襲擊前，以七分鐘時間盡速結束與YD的作戰，於快艇抵達六千碼時用階梯火網射擊將之擊毀。

激戰的第二十三分鐘，YD已四個目標先後消失，兩艘受傷起火，改向南日島逃竄。

支隊卽時轉向二九五度阻擊接近的快艇，照明彈蒼白燦亮的焰光把海面映現得青灰靛墨如同夢魘般清楚，快艇拽起的浪沫，白線般劃亮在焰光裏。支隊的砲火籬牆般圍築在海上。目標疾分爲二路朝支隊衝進，而密集的區域火網把這羣狐狸給堵殺在四千碼外，近距空炸彈及機關砲逼盯

着閃現的魅影追打，快艇被擊中後即刻在水面化成一灘火……。有四艘快艇遠遠的發射了魚雷後，盲目的折向離開。八條魚雷尾跡劃浪而來，聲納不斷報告接近的方位，支隊採用迴避轉向，幾條亮潑潑的水花在鎮南艦尾六百多碼經過、消失。逃開的四艘艇很快在黑暗裏隱去，一聲爆炸再度引燃了一場火。

『第三艘又爆炸……』季野急着調轉艦首。

劍門，——我們來了！

三點二十分，支隊在十海里外發砲向圍堵劍門的敵艦射擊。

十六

彌起的霧氛飽含着硝煙和血氣。

劍門軍艦沉睡一樣的漂浮著。

她兩舷創痕累累，已無動力，艦尾下沉。

她的甲板、砲位、艙間，滿佈着彈片、撕開的裂口，和血跡。

而舵房、駕駛台、戰情室，皆像廢鐵般殘破。霧，輕輕由破口舔了進去。

冷霧一沾上艦壳，就被熱燙的鐵凝化爲水珠了。

——能動、能戰鬥的戰士們，靜立在舷邊和作戰部位，彷彿做夢一般的；他們從砲火漸熄的

噩魘裏還未醒透。戰士們血戰了幾個小時，衣裳撕裂，滿處鮮血，現在他們祇是很疲憊的笑了。戰鬥是一種本能，笑也是一種本能。他們疲倦而亢奮的神經，狂風暴雨般的顫抖已止憩了；一羣大人，嬰兒一般，攙扶着傷者。有的從砲位裏出來的，有的從艙裏走出來，都聚落在舷邊，安靜的看着駛攏來的友艦。

世界在這接近的一刹，停止了轉動。

●

鎮南軍艦旁靠了劍門，緊急成立的救傷及堵漏搶封小組準備登艦初步檢查和搶修。而由支隊在附近海域巡弋及找尋遺失人員或漂浮物。

季野第一個跳上劍門，他緊緊抱住站得最近剛帶完纜的劍門弟兄。後續的人帶來了醫護物品。季野抹去臉上激動的淚和汗，由曲彎了的扶梯攀往指揮台；在手電筒照射下，舵房和戰情損傷的慘況使他面容悲戚，全身憤怒的戰抖着，他大喊着，醫衞人員陸續把傷者抬到甲板。

在傷者之間他找不到許永彬。

季野以忐忑的心，摸着黑爬上歪斜的駕駛台，默默而渴求的禱告著。散亂的電纜線和炸毀的裝備不斷絆脚。他電筒首先照到濺在扶梯踏板上黏落的血，花格踏板是一些倒臥的人體，然後他聽到一個和平而微弱的聲音在呼喚他：

『季野。』

『許永彬！』季野激動的喊。

許永彬捂着左眼倚在倒塌的羅經架和對講機之間；在手電筒光圈裏，他疲困、蒼白、骯髒，血把左手染紅，再淋淋漓漓的滴灑在臉頰……。

『季野。』

許永彬右手離開對講機上握着的手槍。伸向他。

『我們來了，』季野抓住好友的手，哭了：『來晚了……』

『不晚。正好。』許永彬溫慰的笑着，握緊這手掌。『我猜想着是你，猜對了。』

季野扶抱着他，眼淚不斷滾落在好友身上。醫衞人員已跟上來，檢查着所有傷臥昏迷或已死亡的人。

許永彬費力的指着負傷的艦長，直到一個醫務人員過去扶起了艦長，他手才從眼窩滑下，血淋漓的頭顱偃倒在季野肩上。他在季野面前昏過去。

●

機動力無法恢復。支隊通知鎮南準備拖船事宜。

季野在拖船時，帶領一部份人留值在劍門。

黎明已經來臨。

季野和堵漏組已檢查完所有泛水破損的水線下艙間，在這樣的創傷下，船仍然能保持浮力，

實在是損管作業做得徹底的成效。季野獨個來到許永彬的住艙，零亂的物品滾散在各處。床墊和被褥都被用作堵漏的用品了。密件櫃打開的，旁邊有一灘燒焚的紙燼。玻璃杯碎在地板上，被他鞋底正巧踩上。

清脆的響聲吸引他蹲了下來，撿起碎玻璃，他想到那朵幾乎渾忘了的菊花。

他以電筒在地板上尋找。床角邊，菊花已被踩爛。

季野苦笑。

他把菊花撿起來，拿着花，全艦走了一趟。晨曦透過雲層，撲上他通宵未閤的眼睛。他想到談金黃的向日葵的那份率眞無邪的溫暖……許永彬捂在眼睛上堵不住鮮血的手掌……這朵菊花，和送菊花那女孩的臉。……戰爭已遠，血和火焚燒，空幻的英雄形象自一羣紮實苦戰的平凡的戰士身上熱烘烘的完成了崇高與巍峨。

戰爭和死亡呵……就在這傷殘的菊花裏。

季野感到一陣強烈的愛戀與悲慟，它們交織着，在他心靈裏扯近又拉遠了。

他解開汗透的衣裳扣，想把這花放進口袋。他在曦陽光影裏站着，周身透亮，瞧着拖船工作已經完成，粗大的八吋馬尼拉纜由艏部的三角鐵的纜孔伸展出去，彎成優美的曲弧垂浮在晶亮的海水層面，霧逐漸蒸散，鎮南軍艦拖着巨纜，徐徐前進。

支隊兵力在側翼警戒巡護，掩護着劍門的拖帶。

海是安靜的，戰爭是離開了。

整夜的行動，想必亦僅是迅雷演習出擊計劃的一個環節——季野瞧着手指上的這朵花，他微微垂着頭。在經歷了戰爭、死亡、勝利，自己變得更懂得軍人的意義且更又具愛情的勇氣了。菊花被蹂爛了仍是一朵菊花，這道理你懂嗎？——生命的崇高和卑微，價值界分得多麼薄却又多麼清晰。

由這朵菊花，他渴望而貪婪地感受到異性在撫慰和鼓勵上所含具的力量。

他把花放進口袋，朝陽光呼吸，直到女孩柔麗的形象消失。

他轉過身，陽光把身影擴展在血斑斑的正待清洗的甲板，他把雙手伸張開來，在獵獵的風裏，他已擁抱了這艘軍艦的血跡與戰痕。

傷患人員已移往鎮南軍艦安置與照顧。

●

鎮南的軍官戰士們各將自己的舖位讓給這些弟兄。艦上自動組成了服務組來協助醫務爲受傷的伙伴處理一切。

整艘艦，凝在一種膠葛的血肉之情與激怒且同仇敵愾的肅穆裏。作戰勝利的興奮被伙伴們的鮮血給洗褪了許多。艦尾拖着那傷殘的劍門。凡下更的弟兄都聚集在後甲板，除了檢查一下拖纜狀況外，都沉重的瞧着那伸延出去的巨纜所栓住的軍艦，她尾部下沉，上層甲板建築已被彈火所破壞，這艘船正在海浪裏一顛一顛的拖着走。

『劍門……』到過船上的檢查及醫衛組，邊看船，邊訴說她的傷痕。

在太陽已昇起的海上，無數碎玻璃在反光，這刺人眼睛的光可有昨夜那場奮勇的戰鬥更能炙燙人?!

人人朝劍門凝望。

朝劍門凝望。她是高舉的火炬。這船上每一個人都付出了自己。徹夜的戰鬥，她先後以一對八的比例激戰了三個多小時，擊沉敵艦五艘……。當戰士們的血流遍了各處，而戰鬥的力量暴漲在他們忠義無畏的血管裏，勝利的代價就是慷慨忘我，前仆後繼。她已在所有赴援的軍艦心目中塑成了一個精神的具象，這精神洶湧在所有凝視她驕傲、殘破、挺昂的軀體及受傷或戰死的弟兄的眼睛裏，每個人也就驕傲地挺起受傷了的胸脯。復仇與決戰之志，隨同陽光俱燃……。

●

黃國風躺在床上，胸、背、和腿上纏緊着紗布，血漬仍然滲透雪白的紗布。他閉眼趴臥着。戰爭時破片和火燄自他身後焚颳而來，直到他被鎮南救護人員抬到醫務室敷藥，方才感覺到椎心的刺疼和麻木。

他在敵艦逼近，而主砲毀壞後，轉戰到四十厘米跑去了。友艦馳援到遠時，他呆呆的立在四十厘米凸凸凹凹的擋彈板後面，喉嚨乾啞激動得說不出一句話，他垂下扣扳機的手，全身辛辛辣辣的像從火藥堆裏鑽出來，甚至嗅到毛髮上焦炙的氣味。鎮南軍艦依靠過來時，他還奔去帶纜，

然後他開始全船去找陳延杓。『皮仔，皮仔，』他在一間間癱塌的損裂的艙間叫，愈叫愈焦急，愈急愈大聲，最後他被突然襲來的悲哀綑綁住了，大顆大顆眼淚從目眶直淌，喊聲滲着哭聲，昏昏沉沉在艙間迴盪……他疲累的倚在被砲彈破片裂穿好些洞洞的損管櫃，直到被人拾出來，……我找不到他了，我找不到他了……當醫官以藥棉浸洗他那已黏貼着血肉的背後的衣裳，碎布就連皮帶肉的掉下來……我找不到他了……黃國風就在這個呼叫的意念裏痛昏過去。

●

當後機艙再次中彈，修理班到達搶修，就在堵漏時，另兩發砲彈穿透艙壁在機艙引爆了，許多人就這樣殉職。海水、濃烟、蒸氣，以毀滅似的奔放在艙內浸漫終至無法收拾。撤退出來的人員被指示棄艙，將該艙封閉。這羣衣衫破爛全身油污的伙伴，封妥了艙，全趴在水密蓋旁痛哭。那時候開始，就沒再看見陳延杓、姚士官長、賴士官長等人……。損管下士陳達自動負起了後段損管指揮的責任。

●

在第二回作戰裏，張松茂就負了傷，陳金水爲他敷藥包紮後，又回到部位。當主砲最後被毀損，他倆被砲震撞在錨機護板下，陳金水在閃現的火光和彈燄裏發現自己滿身是血，也不知傷在哪裏，絲毫無法動彈，他祇得臥倒在那裏；張松茂的頭上爬滿血，血已乾凝。

陳金水望着繁密的曳光彈穿來飛去。海水濺往船上，嘯聲怪吼和艦體承受的震動直往他癱軟

的肉體裏灌……。

『金水，……你沒事嗎？』

張松茂呻吟著，醒了。

陳金水無力回答。

『我的砲術……』張松茂喃喃的說：『幹伊娘的——比你捕蝴蝶還準還快，竟給打倒……眞不甘心。我要起來再拚！……』

陳金水躺在那想笑——任何時刻，戰士和勇者都不曾絕望——兩個人在喧嘈的砲火下靜靜躺著。

現在這兩位亦被拾上鎮南軍艦。

●

許永彬從昏迷中醒來，左眼的痛楚如鐵鑿子在朝腦髓裏挖鑽。黃彪坐在他床邊照顧。在他掙扎時按住他的手。

『艦長，艦長？』

黃彪把他雙手都按住。低下身來說：

『官，你放心，艦長救醒了。』

『弟兄們呢？副長、信號兵方俊德，還有……』

『不要想這些。……官，他們都——』

『我們的船……』許永彬焦急的問：『我們的船呢？這是哪裏?!』

『支隊正拖護我們回航。官，我們在鎭南軍艦：這場仗打完了，迅雷演習結束，出擊行動終結了……』

『官，我幸運的沒受傷，剛才還在譯電室工作了下來的。迅雷演習結束了。我們出擊的任務也完成了。總部和六二部隊轉頒了國防部的賀獎電報。特別是對我們劍門軍艦誇讚和褒獎。……』

『官，』士官長如長兄般撫着永彬的額，誠摯而關懷的說：『休息吧，你的戰鬥暫時把它放在一邊。整個行動我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一再聽到鎭南的弟兄都說我們完成了一次偉大的犧牲誘敵行動……。官，你先睡一覺。……』

許永彬左眼抽痛而疲困，他聽話的閉目。

士官長靜靜坐着，一直沒離開，憐惜的瞧着這年輕的孩子，左眼所蒙上的厚紗布——直到現在，這孩子沒問過一句關於自己的傷，……。口笛在廣播器裏吹響，『本艦除值更警戒及醫護人員外，包括劍門軍艦輕傷人員，全體至後甲板集合。』

『什麼事？』許永彬驚醒了問。

士官長喉節拚命的哽動，『海葬，官。』

許永彬痛苦的把頭往枕頭裏壓下去，埋下去，他捶動着床舖，乾涸的淚泉火辣的在眼窩濡滯着流不出來。

『天……』他已欲哭無淚。『爲什麼不是我呢？……』

他掙扎著要起來。士官長緊按住他：

『幹什麼？你，快躺下來！』

『我到後甲板去。』

『你的傷……』

『帶我到後甲板去！』許永彬狂怒的大吼着：『我沒有傷！』

士官長祇有按得更緊。永彬放棄了掙扎，以心碎的眼光痛苦的瞧着士官長：

『……你瞭解我的……我要去送他們……』

士官長頭垂下來，迴避他的目光。

『扶我去……』永彬把手臂搭到士官長肩頭。『……那是我們一起血裏浴戰的兄弟。』

士官長擦去眼淚，把他慢慢扶起來。永彬的脚腫裂，縫了好幾針，紗布纏得厚厚的。他一歪一跛的緩慢踱出住艙，一位弟兄搶過來扶他，永彬認得他是前天中午在碼頭搬接油管時自己替他抹汗的士兵。

兩人把他攙扶到艦尾，圍站在那兒的人都讓開路，他看到臉色慘白的艦長也被兩個官員扶住

，站在鎭南艦長旁邊。他努力站直了，掙開扶他的人，舉手向艦長敬禮。艦長看着他，自滲血的紗布裏艱難而莊重地舉起左手——他的右邊身體已經絲毫不能動彈，堅毅的唇角疲弱地翕着，酸楚含淚的眼睛在濃眉下閃動，他回了許永彬的禮。

國旗覆蓋在忠骸上。

國旗覆蓋着忠骸。

——覆在這國旗下的不是死亡。許永彬在低徐的口笛聲裏把手貼在眉上，淚水沿頰潸潸而落……再見，我們會再見的。國旗覆蓋着我們就如絲繭包裹着它裏面的蛹。這不是死亡，蛹活着，祇是在等待復活的一陣子睡眠……生命是不止息的，無終結的，是創造的，無涯的。兄弟，好兄弟，海水澄藍着，天空青亮着，民族的血脈生命是永恆的，我們，也就永恆的存在着了。許永彬在低徐的口笛裏舉手敬禮。人體在國旗下滑入海中……。

戰爭卽是一塊明礬，把生命的水質澄清的沉澱了雜質。我們清楚的發現了靈魂那光明的亮度。我們在戰火裏被鑄合了。我們這些餘生者將不再是爲我們個人而活……你們就在我裏面。

兄弟，我們已完成了出擊！

十七

劍門在基地港區繫泊了水鼓，季野立刻隨小艇趕到碼頭，負傷人員已分別抬上醫院備妥的救

護車。他正趕上許永彬抬出來。

『我告訴你一件事，』季野隨着許永彬的担架走着。『我找到你住艙的那朵菊花。』

許永彬笑笑。

『好不容易看到你笑。』季野說，『那朵花我還留下來了。』

『一朵碎了的花你也愛嗎？』永彬示意担架停了一下，『像我，傷了一隻眼和一條腿。』

担架又抬動了，季野握住他的手說：『你是我的兄弟。』

担架抬上車。季野拍着車窗在外邊大聲說：

『我會來看你的！安心休養。』

車輛開了，永彬沒有回答這句話。季野看着車輛陸續彎出港區，車烟在風裏颳散，他獨自走回船去。軍艦忙着加油加水，接油管的水兵關心的跑過來問季野：

『作戰官，你那位朋友的眼睛會不會瞎？』

『我不知道。』季野說。

十八

失血的許永彬原本白皙的臉，半邊頭顱裹纏着的紗布把他裹得更像一朵白菊了。

幾天來，脚傷逐漸痊癒，夜裏，他的夢到處都燃着火，響着聲音；醒來睜開僅有的眼睛，寂靜的黑暗默伏在四圍。他摸着臉上的紗布，心裏明白的響起季野在車子外所喊的那句話：

『我會來看你的，安心休養。』

以及自己所說的：

『碎了的花你也愛嗎？一隻眼和一條腿……』

他已明白季野的苦心——放心吧，好友，我絕不會因身體上的傷殘而放棄或改變自己的——比較起來，負荷了肉體的殘損，仍能接受生活和生命的挑戰，不改初衷的人，是多麼需要以愛的——更大的愛之毅力和信心來支持着啊。

長官們陸續來慰問過。他房裏擺滿了花。這些花香裏他想得最多的是母親。幾天來，花都逐漸萎謝，但祇有菊花仍然挺開。他更想明白了季野的話。

『我比以往更愛這世界。季野。』他想。『戰爭很仁慈的留給我一隻眼睛；我還有一隻眼睛……』

●

這段日子他除了思想就安詳的躺着睡覺。黃彪來看過他，輕傷出院的人也陸續來看過他，他們都調升其他艦艇了，令他感動的是：所有的人都要求留任原艦——戰鬥已然把生與死都融合了……他們安慰許永彬，而且從談話裏，永彬也概略知道劍門軍艦在那噩夢的夜裏到底完成了些什

麼。

所有的艦艇全機動忙碌着——直到季野意外地立在他床前時（他正在沉睡），他是極驚喜的。季野爲他帶來的消息，使他睜開眼睛看到了驚天裂地的事件。

『……國軍已向內陸推進了。七天來，我們勢如破竹，與大陸內部反共力量節節呼應。海軍除了已掌握了制海權，更進而封鎖了大陸沿岸及長江口——永彬，你們是首功，恐怕你們都不知道自己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你們單艦欺敵行動把敵主力誘散，我們各個擊破，奇襲作戰順利的成功了——迅雷演習實際上就是眞正的反攻登陸實兵行動。』季野侃侃而談。『同學們談起你，都說你是我們中國的納爾遜。你逐漸康復，我實在好高興……這段時間可悶寂寞了吧？快點回來，我們等着你再來並肩打這場聖戰哩。這幾天，大大小小的海戰確實幹了好幾次，但都沒有你那趟孤軍苦戰，來得有聲有色。』

季野看了看錶，站起來要走。『永彬，又有任務，我告假的時間到了。』

『你過來，季野。』永彬注意到一件事。

季野走近床邊，永彬看清楚了他衣領上的領章說：

『你升級了！少校，季少校，恭喜……』

『不必，永彬，』季野笑着握住他的手。『你也升了，祇是在你出院時授階。許少校，我要走了。』

但是季野並沒走，他站在永彬床前笑着說：

『我想再送你一樣東西。』

他環顧四周長官們的花和營養品、慰問品。

『我的東西不能跟這些大人物比。』

他從口袋取出一個叠起的信封，由信封倒出一朵枯乾的癟癟的菊花梗子，和一些縐捲的花瓣。

永彬很感動的把花和信捧過來。

季野爽朗的說：

『我們是在爲中國的菊花而戰！』

永彬大笑。兩人手掌瞭解的握緊。

『永彬，保重自己。』

永彬點着頭，把空出的手壓在互握的手掌上拍著。

菊花和信封放在他枕頭旁。

『媽媽明天就來看我。一切好了以後，我們又會在一起的。』永彬說。『季野，戰爭使我更透徹的明白和珍惜着：愛。』

是，戰爭使我們更深刻的瞭解了生命。因而更透徹的明白和珍惜着：愛。

（完）

現代社會中的溫情

『客舍青青』初探

鄭傑光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客舍青青』是發表在本集刊第五輯的一篇短篇小說，它敍述的是一個簡單的故事，但是由於作者精心、巧妙的經營，却賦予這個並不新鮮的故事一新的生命，他從現代社會的中下階層人物中發掘了人性中可貴的成份。

無疑的，在這物質主義恣肆的世代中，現代社會最爲人詬病的就是它的冷酷無情；我們讀過許多所謂的『社會文學』、『現代文學』强調的就是這些部份，勞資對立、衝突，上層社會人士花天酒地，生活腐化糜爛的一面，種種的現象都使我們寒心；而『客』文却由於作者的觀點而改變了那些作品所專注的在墮落、敗壞的描寫上；作者並不諱言人處於逆境時，爲了求取生存，所企圖運用的手段，但是，在千鈞一髮之際，生機燦現。他並沒有逃避現實，他是忠實的反映了現實社會一角的種種狀貌，却帶給讀者和小說中的人物重新面對人生困境的信心，悲憫的情操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值。此是作者的質好，把人世才看得好。

這是一個西片『小鴛鴦』式的故事。敍述一對未成年的青少年生澀戀情中的一部，蘇阿强和林小菊，由於無法獲得家庭的諒解而出走，在一間小旅社中由於缺乏生活費，阿强獲得老闆娘阿桂的協助，爲阿財伯搬魚貨，並典當戒指、項鍊，向好友求助；但是，不習慣勞動生活的阿强却閃了腰，小菊竟想下海賣身，阿桂正在勸阻時，管區警察李先生與蘇父、林女雙親接到阿强好友的通知趕來，而解決了一切。以後阿桂仍坐在櫃台中迎送旅客。故事就這麼簡單，以前也有許多作者處理過類似的題材都沒有什麼突出之處，因爲它只是小人物平凡的人生中的一段過程，然而作者却爲它注入了新生命。

在主題上，作者强調的是女旅社老闆和一羣市井小人物對逃家的青少年的關注，這是一種質樸可親的愛，毫無虛飾，直指本心。十分積極、健康，但是和老套、八股『光明的尾巴』式的主題比較之下，却顯得更有活力，更爲動人。作者對主題的把握直接關涉到了本文效果的集中，這種中心思想的確立，對於本文創作的成敗關係殊深。吾人可以說，作者主宰了作品的中心思想；否則，像這種題材的可塑性是很大的，作者的創作力亦具有很大的彈性；雖然場景只是一個小漁港的旅社，但它只是一個核心，它可以發展出去，與這個小社會中的任何一部份發生關涉——如最有可能性的色情媒介業，或已經發生關聯的漁業，幾乎發生關聯的水電業；要讓它發展成專事暴露社會黑暗的東西，或者在挫敗、迷茫中回首、再起，表現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溫情，與現

代社會中的知識青年和中下層小人物間的交通，全視乎作者的中心思想決定。一部作品的成敗、價值，亦由於作者們彼此的一念而產生驟變。本文作者所具現的主題，很顯然是由後者出發的，這在當前的創作潮流中，實在是一種具有高度知性、道德勇氣的表現。

就本文的表現手法論，則首先表現在讀者面前的是文字語言，作者的文字相當錘鍊，也經過一番選擇，受過我國當代作家的影響，從小說界新人的文字來說，他是夠紮實的，有根基的，他是從生活經驗、閱讀經驗揉合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但是部份文字語言稍顯生澀、狹隘，如『算算去。』在不懂閩南語的讀者中將造成某一程度的了解障礙乃是必然的，亦無法領略其鮮活的一面，這是在選擇現實題材創作的作者必然遭遇的問題，如何作出最恰當的選擇和冶煉，有待作者之考量，最基本的是，我們必須創作中國的文學，它必須讓所有的讀者所承認而成爲民族共同的文化花朵，否則，它必然爲歷史風吹雨打了去。

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作者展示了相當深厚的功力，出場的人物有老闆娘阿桂、蘇阿强、林小菊、猴仔、明仔、阿財伯、警察李先生、蘇父、林父、林母，合計十人，其中寫得最突出、最見性格的是阿桂、猴仔；作者形容阿桂像『門神』，有『多子多福的厚臀』與『青筋暴虬的脚』；猴仔則是會『淋頭灌下一大鍋葷腥的笑罵』的電工，會『死纏的黏在後面連放箭矢』，其他的人物雖然着墨不多，却各有各的性格、語言、動作、形象；如阿强是：

『披散一頭濃髮』。

『白淨臉卵上有微青的鬚根，連笑著招呼也說不盡多稚嫩的孱孱著。』

『可也有男性的堅決』。

小菊則是：

『嗒然垂首的女孩，却忸怩交纏着手指，硬是要擰捏出什麼似的。』『白淨小巧的臉』。說話聲是『黃鶯婉轉的』，哭泣時是『兩手摀着臉，抽搐的哭了起來。』

白描式的手法，簡明的幾筆就勾勒出了人物的聲姿表情動作，足見作者平時對人的觀察之細緻。

在全文的結構上，作者的鋪排是簡單明快的，很有節奏感；場景、人物的轉接自然而靈活，圓熟而流暢，極有電影感，全文的觀點完全是阿桂的，由她的觀點來觀照文中的場景、人物，從而達到統一、集中的效果。文首寫夜色初臨時阿桂守店的情景，再由阿强、小菊下樓晚餐回敍兩人初來時的景象，然後就一路發展下去，上工，想要賣身，被雙方家長尋獲；作者似沒有花費什麼力氣在故事的編排上，因此也就沒有什麼造作的小說的懸疑，全文從頭到尾只有一個主流，那就是這一對小鴛鴦將如何生活下去，周遭的下層人物對他們將採取什麼觀感，他們以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身分，對這一對異鄉人勢必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兩個問題如何處理也就成了前述藝術創作，作者思想成功、正確與否等的關鍵。作者以誠懇而忠厚的態度紮紮實實的處理了以上兩個問題，他們的努力獲得了這一羣下層人物的同情、協助。這樣的處理方式是可以獲得讀者的認同，並

使讀者獲得若干面對生活的啓示的。因而作者在作品的藝術性上、思想性上也同時得到了成功。作者這種處理方式不是譁衆取寵的，標新立異的；整篇作品給人的印象是憨憨厚厚，十足的中國文學。作者的本質決定了本文的命運。

在情緒與氣氛的渲染與醞釀上，作者也表現了他的才氣，這是作者受到西洋小說創作技巧影響的一面，他在這兩方面的設計與環境的因素作了緊密的連鎖。他細緻的描寫旅店的環境，再使人物在環境中的活動獲得其應產生的效果；這種設計正就是普多夫金的理論；普氏很注重環境的影響力。在本文中每當情節發展到一個階段，作者就會插入一段環境、人物動作的敍述，或是人物內心的活動，如：『服務生室』、『旅館進門小廳中在慣常的飯後閩南語連續劇時間的聚會』就是兩個最主要的環境，它們還保存了很濃厚的鄉村氣息與農漁社會的景觀，作者形容阿桂對這一對小鴛鴦的看法、聯想，小菊的『瀉洪的冲下平原好幾里，才見水勢漸緩。』的急切；大夥『把笑聲堆擁成六級浪』，都是精彩之筆。

『客』文充分的表現了短篇小說創作的要素，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作者對文字、節奏掌握、人物的刻劃、場景的描寫、氣氛的醞釀等，是下了相當的功夫，最重要的是作者悲天憫人的胸懷，這是作爲一個作家最重要、最基本的氣質，這樣才能夠創作出眞正關切人世、關切人羣的作品，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給讀者若干寶貴的啓示，鼓舞人們在現實中奮進的勇氣。這是當代的作家們所需相互共勉的。

大風起兮

朱天文

項羽的一匹馬一美人，果眞是京戲『霸王別姬』裏的華麗纏綿。

堂鼓擊節一聲聲，聲聲都是南天楚地的日月星辰照在旌旗上。虞姬卸了松花色的織錦披風，裏頭穿着緊身束腰鵝黃裙衫，取過雙劍，緩緩的深深的行了禮，便舞起來。她的舞呵，是千萬年來，千萬女子的心，都化作了一旋轉，一拂袖。劍影燦燦，銀鑽燦燦，一步一恩情，帳外的天上地下數不盡那星海浮沈，是她對項王前世、今世和來世的無限感激。虞姬舞完了劍，唱道：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記得張愛玲嘲笑她自己寫過的好萊塢式『霸王別姬』。她說項王『熟睡的臉依舊含着一個嬰孩的坦白和固執』，虞姬『能夠覺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搧動』。

項羽的叱咤風雲是楚辭的。水平綫上一輪大圓月，湖面是煙藍色，有着水腥氣，蘆葦在風裏縩縩繂繂的響着，急急的傳遞着什麼信息，傳到了天邊，從月亮裏出來了離騷，天問，九歌，九辯……

楚人的衣衫上繡着有這樣的月亮、星星，那太陽不是金光熠熠的，而是黃昏時莽原上的紅日。楚人的世界裏，天和地都是不大有笑容的。他們的夸父竟然要起來和太陽奔逐，那是不得了的啊，人與超自然的大力面對面了；舊約裏有雅各和天使摔跤，但那景象怎麼及得上夸父奔日呢。太陽荒荒的照着地上，夸父追到了日出之池，那麼强大的熱和光，他便一口氣吸乾了天池不夠，把東海也喝盡了還是止不住渴，終於倒地而死，手杖化成了一大片樹林，精魂仍然在風濤裏日日呼號罷。還有那共工怒觸不周山，天傾西北變爲星辰，東南陷而成河海，震盪傳到天庭那裏，衆神也要爲之驚動的。還有項羽做的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也完全是楚人的悲烈慷慨。

我現在結識了溫大哥他們，才曉得昔日楚人的飄風也是今天的。他們的激越使人興起，當下往往令人驚訝、不慣，甚至要反對起來。

第一次見到他們是春節的晚上，夜色逼寒，襯得天上的星星分外清亮，小小的客廳裏擁簇着神州和三三的數十人。我急切的想看看他們山莊裏那位姑娘方娥眞，『方是美麗的姓，是舟子繫在江南水岸的地方，娥是穿水袖的嬪妃而歌而殷勤送酒，眞是眞眞的眞。』這樣的美，可有我美

嗦？她坐在沙發上，我在她背後的高凳上，看不見她的臉，只見她頭髮柔和的覆着頸子，底下一襲大紅棉襖。那頭髮的波幅是怎樣波動的，棉襖的鑲邊是怎樣鑲法的，我都一一看入了心裏，一邊刻薄的挑剔着，一邊非常的喜歡。『一到冬天，娥眞就冬眠，大紅的被，烏黑的髮，白生生的臉。』這樣一張臉頂着冬日清嚴的寒風，天際空曠，乾燥，帘灰色，有澀澀的苦意，她好像從宇宙大氣中拔立了起來，站在世界的邊緣，挺身望向那未來的一大片空茫。空茫是人所永遠不能知道的明天，因此是生機蓬勃的，是歷史最大的發軔，眞要爲之驚心動魄。娥眞的人比神州的每一位都不大相同，她是在楚人的激烈認眞莊嚴裏有着一些隨便、疏散、不經心。她不大管詩社的事務，喜歡一個人閒來盪去。他們那種激昂的氣氛有時與她毫不相干似的，在熱烈的討論會中，她竟會一旁盹起瞌睡來。溫大哥教武是最嚴厲不過的了，可是那練武的氣質與娥眞的性情合不來，她不練武而練舞，我能夠想見她心底的不情願和抱歉的笑，連溫大哥也拿她沒有辦法了。從這些地方，所以神州諸人中我特別覺得與她親近，而她又有她非常强的一面，令我生畏。她文章裏寫清晨起來出門閒逛，看見攤子上賣的蔬菜帶着早晨的露水，十分歡喜，想要買回山莊給大家也看看；但她不知道那蔬菜的價錢多少，便忽然對路邊的菜販戒備起來。娥眞與曲鳳還最熟，吃麵包或零食時，鳳還伏着熟絡總是伸頭伸手，鬼鬼祟祟的，碰到娥眞要單獨吃時死都不肯分給人，鳳還的手一伸過來，娥眞便趕快拿掉，瞪瞪的看着人。一次詩社的人共餐，椅子不夠坐，人家替娥眞佔了一張，那椅子明明到了身邊，鳳還却開玩笑的替坐下去，娥眞當下就翻了臉。還有娥眞和溫

大哥講話當中，好端端的會忽覺得他是敵人。溫大哥也寫見到娥眞在衆人裏那種自衛的笑容，心上眞是疼惜。這些都叫我十分的驚動，那絕不是個人主義的乖僻和自我隔絕，而是全然一種叛逆的新鮮，新鮮到像玫瑰花枝上的刺，娥眞能夠千里迢迢毅然來到台灣，也是憑着這一股意氣的。她文章都凝注在溫大哥身上，這也使我覺得驚奇，因爲有才情的女子似是不涉戀愛的，即使戀愛也是與大家生在一道玩在一道，忘了自己在戀愛，凝注的情感若非新鮮，便會逐漸老去。可是娥眞的人年輕、潑辣，所以她能把凝注的愛情寫得這樣清新。娥眞看起來很柔弱，其實她比殷乘風那股飄風烈烈的氣度，更來得强韌的。

乘風的人瘦而高，一羣人之中只見他英氣四射，掩不住太多的才華洋溢。他今年只有十九歲，聲音乾淨嘹亮，講話不帶一個廢字，隨時就可以登高演講。他的講辭也是流麗激盪，滑過每個人，每件家具，每個地方，淹流得一屋子都是。他十四歲那年在馬來西亞，獨力一人與十八位左派份子舌戰，從下午兩點至深夜至第二天清晨，除了領頭的老共不知所云之外，其餘十七人全部反正了過來。今日親睹乘風的風采，可以想見當年。

乘風天生是個將才，但統率還歸溫大哥。溫大哥的個子很小，但是只覺得他人深穩，坐在沙發的角落裏，不言不語，是全場的中心重心。乘風的光芒不能抑制，溫大哥却是欲發而內斂的。他眉若雙劍，眼如含星，星光從他心底深深的吐出來，直看進你的眼裏心裏，這是一雙情人的眼睛而他如此凝注着你，你怎能不爲之心折；他的眉與眼便是爺爺說的，有一股鬱勃求知之氣。本

來楚人的深情深邃最是讓人心痛，因此也容易落於藝術慘烈悲壯的幽谷裏。溫大哥他是在幽邃當中貫穿了一道勃勃欲生的亮光，是易經裏的『萌』卦，是萬物從渾沌中將出未出的那種奮力、艱辛、困難，是一切生機的端倪；所以他詩文的濃麗高昂能使人興起。他的散文我還是最喜歡『天台』，那是一朵花苞整個開開來了，他的詩『山河錄十部』句句都動人心腸。

古之舞者……愛笑而可憂
而青春只有一次
僅僅一次，在第一次戀愛
在江南短短的水道上
狹路相逢的河塘裏
三人見面，行在一起
還不知道誰是師父
這便是江南
多同情和愛
多花多水，多柳多橋
多堤多岸，濃音軟語
都是江南，這小小春光的江南

千萬里外的江南
那江南才子無法渡過的江南
渡過便無法忘懷的江南

現代詩的陝隘和造作怎麼能有這樣的開展自然。爺爺說神州的詩是繼楚辭元曲之後中國的正格，中國的現代詩必要在他們筆下出生，成長，而完備。

神州社員主要是馬來西亞僑生，南方多熱多情的民族，還有那一大片綠到地極的橡森林。娥眞說：『我們是很壞的，眞的是很壞的咯。很好的時候和你很好呀，壞了就跟你翻臉不認人，當面喝你打你哦——可是一好回來也眞正的好了……』她一字一句正經的說着，驚得我臉木木灰灰的。她已經在發出警告了呢。楚人有時候會突來的這樣沒有禮樂，那面孔上的驃悍與認眞就是當初夸父、共工、和項羽的。楚人的底子還是原始神話中那種大自然的强力，荒莽、矇昧、蠻橫，一旦衝起飆風，整個宇宙都要動搖了。

僑生說話的音腔總像是咬牙切齒着，又快，彷彿夏天的暴雨急急的打在路上、樹上、乾草上、瓦片上、鐵皮屋頂上，打得到處生煙，連人也打出煙來。神州全體唱社歌以酬答我們，光看那山雨欲來的氣勢就不得了，父親先一箭步飛上去，將茶几上養的一盆素心蘭搶救了下來。他們唱得那樣情節激昂，與其說是我被感動了，毋寧是乍乍的很不習慣，但對之只覺就是這樣的，不可還生其他想頭。一次我過生日，他們來了在餐桌上才曉得，夜深送他們走後又轉回來，站在大門

口指名要我出去，我立在門廊的燈影下，只見黝黑裏溫大哥領頭，後面一排他的義兄弟。溫大哥腿並得直直的，用他那深而亮的眼睛說：『我們出門就決定，一路下去碰見我們最喜歡的東西，就拿來做你的生日禮物。』說完遞上來兩片葉子，喊一聲：『生日快樂。』大家也跟着呼喝了一聲。碰到這種場面我簡直笨拙得和泥土一樣，只覺得自己非常龐大，龐大而沒有形狀，連激不激動都無從說起。回到屋裏仔細看看，是兩片黃色的榕樹葉子，寫着生日快樂和所有神州社員的簽名。這是人間的至情至性啊，但我怎麼反而羞澀不悅了呢？甚至寧願不要它了。

楚民族是月亮的民族，即使月亮裏頭有一點太陽，那太陽也是莽原上的日光，有些飄忽無常，令人心摧。楚民族好通宵徹飲，可以爲一言知己拋卻性命。楚民族好像櫻花季節憂落英繽紛。楚民族濃愁耿耿只爲春天去矣。楚民族是太美太絕了。古之舞者，玄衣更霜更傷，我忽忽的竟要對你悽惻不樂了，只爲太崇高太神聖的事情我就要不服氣起來，定要與你過意不去。這裏不就還有一個劉邦嗎，『他的人妙樂自在，無可無不可，秦朝丁是丁卯是卯的江山，碰着他豁啷一聲都墜地，給破了法了。』

漢民族是不落於美的，或者說無所謂美與不美，因此便能從藝術的境界裏跳脫出來。漢民族是太陽的，太陽給人的感覺就不是美，不是那種原始神話中淒豔的美，而是陽光照在黃澄澄的稻穀上，田畈的菜花上，畦流間；母親在院子裏摘空心菜，額邊有汗，鬢髮給陽光映得七彩濛濛；竹竿上晒着的衣裳靜靜的停着陽光和肥皂的澀香。詩經的世界便是這樣，太陽金光熠熠的灑遍了

阡陌人家，桑竹之間雞犬相聞。這樣的晴空白日之下是不會產生愛情的，若有愛情也必不是個人的，而是對那望不盡的隴上炊煙忽然起了憂思，這憂思完全是天下世界的，沒有私意。浮雲遊子意，那遊子所思念的家鄉該是整片的江山罷。

楚民族的美是凝煉的，藝術的；漢民族的美則是舒展的，政治的。所以劍，在楚民族是浪跡江湖的劍，是虞姬的斷腸劍，項羽的英雄劍；而在漢民族則是季札佩劍出使，再是劉邦的斬蛇起義，一舉開了大漢四百年天下。項羽有的是一匹馬一美人，但那劉邦若是被圍垓下，當然是連馬跟美人都不要了，像曹操割鬚棄袍，逃呀，先逃了再說，等來日又自是一番事業。楚民族的絕美和悲壯有時反而限制了他自己，他那强大的行動力仍不是百分之百絕對的。反是漢民族看來彷彿不成氣候一般，卻因他是開向整個陽光世界的日常中，一旦行動起來，乾坤也要爲之顛倒。『大風起兮雲飛揚』那全然是漢民族的本色，『風起的時候，我總變得口齒不清』那也不是楚民族所能寫出的話。這一股大風吹到項羽的營帳裏，旌旗杳杳飄盪起來，項王的心上自然也該明白了。歷史上漢民族是宕蕩高闊的男兒家，楚民族則是他婉轉深情的妻子，所以詩經有個楚辭來相儀，劉邦更有個項羽和他是窮家。大漢開國以後楚漢融合就不大分了，像司馬相如的漢賦開展而華麗，往後李白的豪縱中也有着神話的飄渺深邃之思。楚漢之際，正是天下有事要起，風雲已在天邊滾滾欲動了。

當今的大事是反攻大陸，同時也要有着爲西方文明的絕境開出新路來的氣魄。事實上，今天

自由世界所行的全民總雇傭和福利制度，結果是與極權世界一樣，都在做着一件最大最大的破壞，就是把人的創造力給嚴重的斲傷了；現在是自由世界和極權世界共同面對着人類的一個命運。我們復國建國是中華民族的事業，也是全人類的事業。這一切眞是一個不得了的浪潮要來，而此刻楚漢相會，看來潮水襲襲中天意天機如何是能夠分明感知的了。神州的俠氣劍氣難道只是在綠林江湖上的嗎？古之武者，你的白衣與劍只是爲了陌上花間邂逅的一笑嗎？或者，今之俠者，你的劍也是反攻大陸的政治劍，但是你足夠接得住彼方的一劍喝來嗎？你的劍法比我的又如何呢？武俠豪情若沒有士的自覺，終究是可惜了啊。

大風起兮雲飛揚，風起的時候，是楚漢際會之時，在劍影鏗鏘裏要劈出一個亮晃晃的漢朝天下。

六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淡江

林黛玉投親榮國府

從異鄉來的

拓跋瑞

他以爲睡過一覺一切都會好轉。

斗室依然飄著裊裊的青煙，書桌上亂七八糟的參考書中，一個米酒瓶子昂然豎起，還有一只倒滿半杯酒，裏面浸泡著三四根長壽的酒杯。

今天的生活只是昨日的延續。

他悵悵地從上舖爬下來，才一著地，頭就開始抽痛，多少天了，太陽穴裏的兩根死筋老揪住他不放。定下神來，這才發覺下舖的清水不在了，一牀藍裏帶黑的棉被蜷曲在角落裏，像是模仿它的主人。

清水病了幾天了。他以爲清水仍瑟縮身子抽他一天一包半的煙，但青煙來自牀底不知何時點著的蚊香，一圈一圈地罩在斗室黯黃的天花板上。

清水昨夜的樣子眞可怕。

他眞難以想像一個一直快樂的孩子會變成這樣。

故鄉，故鄉在南台灣瞻望。兩年前的夏天，他和清水負笈北上，隆隆車聲裏，他們在金閃的陽光下揮別父老，上昇的心是欣喜與憧憬，立志出鄉關的豪氣洋溢在一路順風的祝福裏。但——

台北的冬夜又唔又冷——

『是——父母錯了?!他們在榕樹下面北坐著，眼眶裏是盼動的殷殷期望；他們還向每一個鄰人說，看我們阿良、清水在台北，在台北讀那最好的高中……，是我們錯?!我和清水只是想讀好書罷了，誰知道台北是這個樣子……』

多少遍回想，總弄不透，清水清澈明亮的眼珠日益黯收，清水圓潤的兩腮開始下陷，清水的顴骨隆起了，清水的身子變駝了……

總是這般沒精打采的一天又一天。

昨夜台北仍罩着濛濛細雨，紅磚道上陰風把雨點刮在他的眼鏡上，迷糊的世界只有着疏疏落落的燈光，牙齒格格地發響，哆嗦的身子好幾次抖掉了肩上的書包。冷冷的泥水沿着褲腿往上攀，他怕，他怕這個只有他的世界，孤伶伶步過長長的雨夜，誰教——

清水又病了呢?本想陪他待在斗室裏的，又怕自己一再拖延的讀書計劃會眞正泡湯，這留與不留間，竟令他一個下午只做出十道三角函數。去他媽的 Sin與Cos，恨恨地想回家——

家，家在哪兒呢？清水還躲在下舖死心地抽著長壽，他等著自己回去，一起度過台北漫漫的冬夜。

一進門，滿室的煙令他却步。褪下了書包，下意識地走向窗戶。窗下是清水和他的書桌，書堆裏露出幾截黃黃的殼子；他左手在窗框上掠着，人却躊躇起來：

窗外又有什麼呢？

清水不是感冒了好幾天了？

苦笑一聲，右手伸向黃殼子摸索著，終於探出根長壽來。

『你不該抽那麼多的。』他向清水借火時道。清水把一口煙吹散，蒼白的臉龐動了一下，好像要說些什麼。又是要說那連天的囈語嗎，難道晚上還說得不夠？記不清多少夜在清水的夢囈中驚醒，那絮絮叨叨像一支支利刃直扣心房，他被撇在獨獲的長夜裏，下舖的呻吟與窗外的淅瀝無情地交疊著恐怖的韻律。

他倒抽一口冷氣，連嗆了好幾下，咳個不停，不想清水也跟著咳，老半天令人想起癌症病房裏兩個待死的老人。突然間，清水提起身子，抖抖的黃卡其掩不住他渾身的虛弱，苦苦地向門邊蠕動著。

他一個箭步，馬上擋住了清水——

『要出去？』

『我去，我去——買——米酒，米酒……』耳語般，斷斷續續。

『又要喝酒，你最好……你這樣——算了，我去。』他本來想勸止清水，一抬臉却看到那呆滯的臉，那枯澀的雙眼，一不忍心，竟要幫他買去。

喝了酒會好些嗎？除了病態的腮紅，又能帶來些什麼？雜貨店老闆認得他了，冷冷地問：

『煙還酒？』

他竟不敢抬起頭來，只說：『都要。』

清水舉著酒杯，滿口雜臭地道：『來，爲——我們——高三——乾一杯——爲最後——最後的四個月——乾一杯……』臉湊近了他的胸前，可憐的清水，一七五的身高竟傴僂得如此厲害。

『喀』一聲，他們的杯子相碰了，他只勉强喝了半杯，熱意帶著一股股莫名的感覺襲上來。清水却敞開喉嚨，一杯又一杯地灌著，他望著清水微喘著氣的軀體，探出了剛買的長壽，點了兩根煙。

清水接了過去，抽了一大口，微紅的臉泛起了短暫而怪異的笑。不想一陣咳嗽千軍萬馬般地殺到，乘著滿室的冷氣，重重的壓力排山倒海包抄過來，他越抽越急，但發抖的手老使煙對不上嘴，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煙都熄了，清水的咳嗽聲才停下來。

半天他才敢抬起自咎的臉，清水已上牀了。

他發覺他的手仍發顫，仍在恐懼些什麼。

不該縱容清水喝酒抽煙的！

冷不防又一聲尖笑，他呆愣在椅子上，只見清水一骨碌翻身，手上又是一根新燃的煙，衝向掛在壁上的大盤帽的尖笑轉成一種低沈的冷笑，天，清水要幹什麼？

清水正用煙往帽頂上戳，一會兒煙陷入大盤帽內，一股怪味立刻飄來，他知道明天班上同學會笑他，笑他弄到帽子都被燻了一個洞，煙紅已穿過布料，穿過塑膠襯裏，是否也穿透了清水和他的心呢？他茫然地看著清水，怎麼又端來一杯酒呢？喝了半杯，清水不禁又尖笑起來，邊笑還邊把長壽抽進杯子裏——

『滋』一聲，煙像吸管一般地豎在酒杯上，青煙也散了，他發覺清水滿臉爬著水液，依樣的尖笑，依樣畫葫蘆地點煙，再依樣地插入酒杯裏，清水發著紅暈的臉若隱若現，教人不由得直打哆嗦。

所幸清水沒多久就疲乏了，趴在桌上睡著了。他給自己再點了根煙，吐了幾口氣，發覺憋不住，跑去開了窗戶，一陣風掠著冷雨搶了進來。

他狠狠地關了窗，去他媽的鬼風鬼雨！

聲音震得清水翻出了臉，看清楚了，那滿臉的液體是淚，眼簾上仍噙著淚珠，好像一個不小心，掀開了眼皮，會有止不住的淚水。

他攙扶著清水上牀，清水的軀體再也蓋不滿以前嫌短的鐵牀。他無奈地爬上了上舖，什麼也不願想，只願明天會有個大太陽的天氣，然而這不是在故鄉，這是在台北——

東北季風下的台北盆地，要金光燦爛也算得上奢求。

但他却還是想起剛到台北，來看房子的一幕。房東把門打開，一面在一旁解釋，清水讓他和房東議價，自個兒拍拍桌子，看看椅子，最後躺在雙人牀的下舖裏，人却嚷了起來：

『這牀太短了！』

是太短了，房東却說：『習慣就好，慢慢地適應兩脚穿出鐵架睡覺就行了……』

適應？所謂適應就是生病的清水，蜷著身子，牀就夠睡了?!……

不想，再怎麼也不該想了……

夜裏做了夢，一個北上後一直纏身的夢魘。他不知道這個夢對他具有什麼意義，但每次都令人在急促的壓迫感下驚醒。他又夢見自己和清水在一個類似學校的環境裏閒晃著。那是個似曾相識的地方，像學校却沒有學生，沒有開敞的大門，只有幾個似乎上鎖的小鐵門，圍牆高得很，上面纏著鐵絲網，倒是個監獄樣。裏面的建築物都是空洞洞的，一間間重複著死寂的空間，他看得不耐煩，拉著清水想出去。突然間，他倆的背後來一聲巨響，嚇得他們沒命地狂奔，可是跑到哪裏去呢？到處都是兩三人高的圍牆，他慌張地繞著圍牆跑，喘不過氣的胸口劇痛著，清水不知何時分手了，似乎落在後面，驚惶間一陣陣嘈雜而恐怖的聲音越欺越近，近得來才覺得像是獵狗的咆哮，天開始旋轉，世界愈發黑暗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仍能辨出牆的存在時，奮身一躍——

居然跳過了圍牆。

牆外是個陽光耀眼的黃金世界，就近積著一條小溪，他沿著溪旁的竹林跑下去，背後却似乎仍有緊追不捨的狂吠，他愈來愈吃力了，一個不防跄倒在地，人却滾進竹叢裏，要想起身也沒了力氣。但這四邊却長著緻密的竹林，中間的小空隙恰可容身，還可藉著陽光向外瞧。

他人一停，剎那間無情的咆哮聲擁了上來，一聲大氣也不敢出，除了怦跳無比的心，耳邊迴響著狺狺追殺聲……

彷彿看見了清水那張痛苦的臉，被一隻隻獵犬攫住，按在地上，嗚咽聲，犬吠聲，心跳聲，瘋狂地交織著，清水呀，清水，他失聲大叫——

猛然醒來，頭却撞上了天花板。倒也不叫疼，先有一分驚喜，漸漸地弄清楚了，極自然地往下瞧，清水睡得好熟，他們仍在斗室裏，窗外仍是殘冬夜雨。

他慶幸之心總是沮喪地下沈。

●

披上外套，開始整理書包，翻了半天也翻不出個所以然來。兩個禮拜的寒假輔導課已過掉了大半（想到這裏他才發覺今天是禮拜天），轉眼就是高三下了。

他兀自搖搖頭，拎著書包就要走。

一個人踉踉蹌蹌地衝了進來，是清水，大叫著——

『太陽——太陽出來啦……太陽終於出來啦……哈哈——哈哈……』

眞的，一絲光已從窗隙中鑽了進來，在桌上照成一條美麗的帶子，米酒正巧在帶上泛著微光，那帶子又從桌子延伸到牀舖、牆壁上，成自然而曲折的彩帶，他步向前，讓光帶輕輕地敷在眼睛上，面頰上：他更摘掉了眼鏡，瞪大眼珠向外望，果然東方屋宇下，一片澄黃的世界開始展開——

眞的，太陽出來了。

清水沐浴在陽光下，臉變得蘋果般地紅，紅得兩腮鼓鼓，紅得顴骨也不見了。

『清水，要不要到學校K書去？』這是個暖和適意的日子，清水已連著幾天沒出門了。

『不，阿良，我要晒他一整天的太陽——一整天的太陽！明天一定可以像椰子樹般地挺起來，會的——我明天會去上課的。』

似乎清水的病已有了進展。

他笑了笑，拍拍清水的肩膀，自個兒走了。

街上又開始喧嘩熱鬧，『希望』在每一個人身上看得出、嗅得到。公車上，有一排人正享受著陽光的洗禮，他在耀眼的天地裏開始復甦，讓童年的小溪再回到跟前——

他跳入水裏，潛泳地偷偷扯了清水一腿，清水咕嚕咕嚕地吞了兩口水，不得了，一場大水仗啪啦啪啦地展開。不忍心小黃在大榕樹下和著狂吠，他兩手交叉，叫道——『暫停，和平。』迎面還是一陣溪水潑來，他恨恨地喝道：

『看我找小黃一起攻你。』

清水咧著大嘴笑，在後面追著用水打，等小黃脫了韁衝入水裏，變成三個混戰，牠東跳西竄，既不幫他，也不幫清水，只撩撥成一場震動全村的大廝殺。水仗是永遠打不完的，而且越打人越多，最後他們會悄悄地溜走，留爛攤給被驚動的大人們收拾。他們却跑到上游的竹林附近去抓小魚。只有指頭長的小魚兒出沒無常，他們索性躺在水裏，任流水粼粼地掠過髮際、耳垂、面頰、腋下、股際，一一舒適地享受著洗禮；小黃在岸邊舔著細毛，偶爾一聲輕吠，驚起一林的飛鳥，陽光四處盪漾，蔚藍天空飄著幾朵細雲，偶爾一條魚在腹間呵癢而過，忍不住笑了起來——

那是青春的聲音呢?!

『要回去泡他三天三夜的水！』

只要再來四個月的苦戰，只要躍過七月的高牆，只要……他像兒時抓到一條小魚般地興奮。許久，許久，當陽光因車子轉彎而投向對面時，他才意識到自己的失態。

如今，陽光屬於那一頭，他發覺一陣微笑開始綻開，是由那麼一個清秀的臉向四方散佈，又是在陽光下融入融出，有一股逼人的直覺美，面對這美的呈現，他不禁讚歎了——台北居然有這麼脫俗的女孩！

●

負笈北上那一天，下了台北車站，是個大陰天。

在陸橋上面對著川流不息的人羣，只覺得驚恐彙眩。橋上、橋下，一片紅黃白綠，彷彿是另一個國度的陌生人。當一羣女孩子擦身而過，除了吱吱喳喳的嘈雜聲外，渾身令人不自在，不能認眞去聽、去看、去嗅一個女孩子；兩個人面面相覷，互扮鬼臉，淒然地笑了。

彷彿有一層膜橫隔在他們與台北人中間。

他們是從異鄉來的。

異鄉人却沒有理由將自己孤立。

他們嘗試著去突破這層膜。

高一的一次郊遊上，他們似乎成功了，他們進入了膜外奇特的世界。一股引人入勝的魔力四處煥發著，他們手足無措地漫遊，晃呀晃，盪呀盪，找到了個迷人的女孩。

他們管她叫『娃娃』，因爲她一張臉像娃娃，帶著兩顆晶瑩的大眼，袖珍的身材，講起話來手足舞蹈，總令人想起『天眞爛漫，渾然無知』的調兒。

清水跟她尤其好。

而且好得很久很深，他極不願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們，更不願用『清水在戀愛了……』這種口吻來咬定一切。

但——爲什麼要發生那件事情呢？

爲什麼？

高二下的日子，放學後他常在重慶南路閒逛，打發四點放學到晚飯間的空檔。清水不大跟他在一起，那天託他買本紅樓夢，他自己則在找西廂記。紅樓夢到處都是。本本都是精裝燙金，挑了半天才買了一本。西廂記却只找到一種木刻的影印本，看起來一時難以適應，若不是金聖嘆手批的，還眞不想買呢！

買完才發覺已六點多了。他想或許清水會等他回室，一起吃自助餐去，脚步不禁加快了。

一路上甚至想著：清水會如數家珍地告訴他許多娃娃的鮮事。

依稀記得清水在他耳旁談娃娃有一個多月了，開始是偶爾提到，笑笑中帶有點不自在。漸漸地在臨睡前的聊天裏，娃娃成了話題；最後連在人多湯熱的自助餐廳裏，清水依然熱絡地談她。這不是清水的常態。

清水在故鄉有個青梅竹馬，清水和她幾乎焦不離孟，孟不離焦。考高中那段緊張的日子，每回他K書K累了，跨著鐵馬奔向清水家，總在路頭看見在路尾的房子裏，面路的書房亮著燈光，窗戶旁的檯燈下，兩個黑黑的頭幾乎要碰在一起，他就狂嘯幾聲，看他們打開窗戶，探出兩個靦腆的紅臉，羞澀地露著微笑。

那時清水很少談她，有時他故意用話挑清水一下，清水也會避開不談。哪像現在，娃娃成了清水的一切！或許清水跟她眞的沒什麼，要不然把她留在故鄉的高中裏，自己却高高興興地往北

跑……。

路過自助餐店，那吃膩的菜却也勾引着他的食慾，他連跑帶跳地上了四樓，沒想到房間却是暗暗的。清水大概吃過了，關起門來睡大覺。

最近老是如此，有點悵然地推門。門却是由內鎖着的，清水似乎出去了。他探出鑰匙，開了門，房裏更加漆黑，窗簾被拉上了，沒有一絲光照進來。突然間——

有一絲絲喘息的聲音透過黑暗的罅隙傳來。

清水病了嗎？

他急忙扭開桌上的檯燈，人就要往牀邊走。

剎那間他一住了，整個身體彷彿僵住而轉不了身——

『天！我不相信！』他心裏吶喊。

在下舖，有兩個軀體驚悸般地分開了，一個裸露着上身，汗水爬滿他的背部，燈光下濕濕欲滴；一個薄薄的襯衣裹住嬌小的身子，白襯衣已染成貼肉的顏色……

那竟是清水和娃娃。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汗水滴到眼眶裏把他弄醒了，猛一抖身，衝了出去，口裏想喊些什麼也沒喊出，乒乒乓乓地搶下了樓梯，頭也不回地跑著，跑著；書包橫過胸前，敲擊著他的肚子，直到一家家自助餐廳傳出的香味令他察覺——遠了，夠遠了。

那天以後，他覺得清水變得執著了。他們仍在一起，但清水似乎在自己頭上畫道光圈，發閃發亮地令人咋舌，又是那麼圓圓滿滿地難以企及，他只有更加小心地過著日子，怕彼此的生活安慰會互相破壞。

他們不是一向相依相成嗎？

不知道故鄉的地位在清水心目中成了什麼樣子，他有種直覺，清水的一舉一動，意味著有比故鄉更高的東西，那令人多難以觸及啊，清水不再跟他談故鄉事，不再嘆著數著回家的日子，甚至很久以來，那位青梅竹馬的信積了三四封不回，催急了，竟要他代回；家書呢，還不是草草幾句，報喜不報憂……

他只有將自己重新擺在回憶裏，讓南台灣的陽光照遍夢鄉；似乎只有這樣，寂寞的日子才有片刻的溫馨。

學期終了，升高三的暑期輔導前有兩個禮拜的假期。夜快車將他們帶回在故鄉的小路上。這是兩旁蔗園的蜿蜒小徑，他們一前一後地走著，仍望不見那大榕樹，仍聽不到樹下潺潺的流水。他聞著拂面吹過嘉南平原上的和風，像蔗葉一般地任四肢舒展，興奮的血液鼓動著源自泥土的芬芳，揉合著難喻的暖和，他似乎要褪盡台北的鉛華，像迎向新生地昂揚著。儘管假期是短

暫的，儘管夜快車一夜興沖沖的搖晃，他黑黑的眼圈加上近視眼鏡也掩不了奕奕的神采。

期末考時，這一刻成了他希望的全部，像幼時還是個小學生，在教室裏憋尿一般，多盼望那一聲下課的鈴響，帶來身心雙方的驟然解放。

蔗葉沙沙作響，多熟悉而日夜盼望的聲響呀！

清水却在後頭叫，原來他把清水撇遠了。看不到清水的影子，這是條左彎右拐的小徑，他來回繞著走，一刻也不能停下來。一隻隻蚱蜢在草堆裏被驚得四躍，他盯著一隻又粗又壯的在後面追，就快追上了，一個箭步和迎面而來的清水撞個滿懷。

他身體搖了幾下，立穩了腳，這才發覺清水一屁股坐在地上，背包橫向胸前，閃閃的拉鍊扣子抖個不停。他一把拉起清水，才發覺神色有異：

嘴唇被門牙咬得發紫，眉毛無力地下垂著，眼神是那麼枯澀黯淡，一點沒有返鄉應有的……天！清水怎麼了？他竟沒注意到清水一路上的緘默。清水變得多難以理解呀，想到這裏，心底不由得發慌，難道清水越飄越遠，與故鄉，與他都起了隔閡？難道連他都不再是清水的知己？連他都沒有信心去了解清水?!更遑論幫助清水了。

但是他要問，他一定得問，爲什麼？在這個金光燦爛，滿園和風裏，一個返鄉的男孩，爲什麼這般無動於衷？

他們繼續走著，很快地又變成一前一後的樣子，他正努力思考著，清水一幕幕的舉在眼前閃

過，他想起了那天晚上。

難道清水和娃娃怎麼了？會有難解的瓜葛嗎？

他不想再走了，回頭看，清水又落得遠遠地。

等清水近得足夠看清時，他突然把嘴巴鼓動：『ㄨㄚ ㄨㄚ……娃娃……』地低叫著，清水果然臉怔了一下，接著肌肉開始扭曲，本是枯澀的眼眶驀間溢出了狂瀉的洪水，霎時抽搐般地開始飲泣，整個人一頹，又坐在路上。手一鬆，一張紙在黃沙裏滾了幾滾，最後翻在蔗園裏，他看清水盯著紙瞧，連忙趕過去，一把抓住。

紙已綳綳地，鋼筆水模模糊糊地浮出密成一團團的字，他認得娃娃清秀的筆跡，這一封却塗塗抹抹，寫得極糟糕——

『水：

我哭了，哭了一夜。你知道嗎？我爲你哭，爲我哭，爲媽哭……

媽今天突然問我，是不是不想考大學了？我嚇了一跳，媽的眼神是那麼深邃那麼驚悸，媽一向不是這種人。你是知道的，媽多麼疼我，她從來不刻意干涉我的一切，上次我帶你回家，她不是很熱忱地招待你嗎？水，媽跟我講了很多很多，你不知道她有多激動，我們在媽眼中竟是那麼被担心，被寵壞的孩子。我不相信，你也不會相信，但是媽竟說：「我求你，孩子。」天啊！我們做錯了什麼事呢？每一次在你臂彎裏度過長夜，望著天上的星星，路上的行人，他們總是貶著

奇異的眼光，我總覺得很好玩很偉大，我們可以使世人單純的世界美化，我們可以……但是水，我們太好了，好得令我覺得對不起媽，就在我們娛悅的當兒，讓她孤伶伶地被拋在世界的盡頭。多久了，我這個獨生女兒竟不知道……

水，我忍不住又哭了，我的心一塌糊塗，我寫不下去了，可是我又怕，我怕你會衝進我家，帶著和媽同樣恐怖的眼神……水，要原諒媽，爸長年累月地在海上漂泊，媽只有娃娃，她怕，她怕娃娃會翅膀硬了飛走，她怕娃娃會被人搶走……

水，再美好的事總有結束的一天。爲了媽，爲了你我，爲了不要再使太多人驚駭，我們不是已嚇住了阿良和媽？我們該靜下來，無論如何要原諒一切，眞的，我們不能再使九月的植物園開滿荷花，我們不能再美化台北的每一條路，甚至我們不能再在一起，勾勾手發誓，我們不能……

眞的，水，知不知道暑假過完就是高三，你從南部來，肩負著滿籮筐的期望，爲了你，爲了你爸媽，水，我們不要再使太多人失望、害怕，我們不要……

水，我眞的寫不下去了，不要回信，不要再去老地方等我，你該回去了，該到南台灣的那條小溪裏去，讓流水帶走該忘的一切，找阿良去打水仗，拎個出征的身子回來K書，我會很高興的，眞的……

眞的。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趴在地上的清水已淚濕了一大片卡其褲管，飲泣聲停了，偶爾渾身還會抽搐一下。他幾乎忘掉一路上的雀躍了，呆呆地坐在路旁。風刮起地上的枯葉，一會兒又落下來，耳旁蕉園仍不住地沙沙作響著，望著清水弓著的背，彷彿間他看見了一幕幕：

橫的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車，響得慌的喇叭聲裏，沒人顧西天一抹絕色的雲彩。只有路旁的紅磚道上，一條長長的背影被拉向馬路，背影裏有大盤帽，有書包，更有伸長的頸子，一輛輛車子却無視般地刷刷輾過。他人立著西天雲彩前，背影裏顯不出他那張焦灼的臉，還有他那隻急欲揮動的手。

夕陽將他的身子染就橙紅的盼望之火，不停地晃動著，他似乎在等待什麼，盼求什麼會在馬路的那端出現。

緩緩地，夕陽無可奈何地收回橙紅的染料，男孩還就一身的黃卡其。

還沒有來。

水銀燈已挑起大樑，有些嘲諷似地要在那個沒有站牌的地方，將他照成站牌；偶爾一兩輛公車拂過，司機彷彿也有些錯覺地放慢速度，又發覺不對，引擎換檔的聲音弄得特別響，男孩嘴角扯了幾下，有了些許的笑意。

突然間，那笑竟賡續著，而且越笑越起勁，一隻手還猛地舉起，開始動的是手腕，然後抖動

小臂，最後整隻手活潑地揮開了。

原來馬路的那頭，一個輕巧玲瓏的黃影從黑暗中蹦了出來，似乎越來越近了，到了那端的紅磚盡頭，就要橫過馬路的樣子。但她沒有做，她是個嬌小無比的女孩，動作有些惶惶恐恐地，臉像在逡尋什麼，最後看到這端激動的男孩時，她整個人的動作却都停了下來。

她依稀在遲疑著，老半天才舉起她的手，輕輕揮了一下，頭就開始搖呀搖，搖得滿頭散髮，搖得滿面愁容。

她是在躊躇畏怯什麼呢？

正在她搖頭時，黑暗一步一步有節奏地攫取她的身影，征服了水銀燈，征服了她和世界。她不見了，在一輛公車開過的剎那。在那無邊的黯淡天日裏，男孩仍不知情地舞著熱情的手。接著是一次亙古未有的大紅燈，馬路上車子擁成長龍。

男孩忍不住開始走來走去，企圖在車與車間的空隙裏發現那可愛的黃衫女孩。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綠燈終於亮了，車子們加快速度飛馳著，男孩的腳步也越發快了，他寄望著每一輛車的背後，會托出一個清晰的身影，可是誰也沒幫他忙，他腳痠了，手疲憊了——

他知道結果是什麼了。

男孩開始伏在膝上哭了，眼淚濕了大片卡其褲管……

『這也許是註定如此吧！』他嘆口氣。

清水靜靜地雙手抱膝，埋頭愣瞪著黃土。他伸長手推了清水一把，兩人踉踉蹌蹌地走著。已經跟在台北沒有不同了，他們提著行囊，空空洞洞地走在沒有目標的世界裏。路變得好長，倒終究到了，最後一個彎拐過，榕樹看見了，潺潺的水聲聽見了，他側過頭去看清水。

『阿良，不要說什麼好嗎？』清水鼻音地說道。

他沒說什麼，只拍了拍清水肩膀，他了解清水不讓村裏人知道，包括家人和寄梅竹馬在內。

清水却又噙著眼淚，雙手在口袋中掏，他探出手帕送上去，不想自己却先落了兩行。

榕樹下人頭鑽動著，小黃的吠聲也分辨得出來，難道這會像是衣錦還鄉？不，只求到家，這是家，遊子的溫牀。

回台北的快車上，他跟清水一樣都闔不上眼。兩個禮拜在家裏，也不好意思往外跑，父母都拿他當寶貝，不肯讓他做活兒，就連添碗飯也要弟妹代勞，他倒反而覺得不自在。

清水忍不住開口了：『阿良，我——我，我該怎麼辦呢？你知道，我去溪裏泡水了。每晚上我從惡夢中醒來，就有匆匆想跳進溪水裏的欲望，好不容易捱到了白天，我終於泡在水裏了，我在竹林下躺著，看天空藍藍的，想我們小時候躺在那兒的無憂無慮——娃娃說，要我去洗清一切

，讓流水帶走一切……但是，眞的那麼簡單嗎？在水裏，我已經捕捉不到當年的感覺了，面對著頂上的太陽，反而愈發想起台北，想起台北裏的娃娃，更清晰更明瞭地想……唉，開始幾天，我以爲這只是暫時的現象，我會像娃娃說的，靜下來，拎個出征的身子回台北，忘了她；可是——可是一直到昨天下午，我泡到六點多，天都快黑了，遠遠傳來媽叫我吃飯的喊聲，我才發覺，我是忘不了的，忘不了的……』激動的語氣令他又躊躇著。

他想擺擺手，或聳聳肩，想如何才能祛除內心中的鬱悒，匆促間，居然講出了一向避諱著的話：

『多K一點書吧！眞的，把一切付託在書本上吧！記得上回我們看過一個日本作家的書，他不就是這樣？强迫自己用功，在讀書中發洩苦悶，忘掉痛苦，度過糟糕的青春期……我們應該可以，眞的，可以如法炮製一番。』話幾乎講不完，因爲自己捫心問，這話竟像在訓自己一般——他們幾時用功過？在台北的學校裏，第一名早已喪失了它的魔力，甚至二十名也一樣無意義，他和清水拿的儘是四五十名，再訝異有什麼用？反正一直是如此。在班上，有好幾個混混，天天說高三再來吧，他們瞧不起這些人，却默認著他們的說法，在台北，他們這點似乎學得最眞切！

耳旁又響起清水隱隱約約的絮語：『娃娃說，娃娃說，我們高三了，高三了，高三人，高山人……』

『快了，清水，就快了。再忍耐一下。你看，我們在台北一晃就是兩年，高三才一年，用功

些不就過了？眞的，想想爸媽，把自己付託給聯考……』眞像期末時導師的口吻呢：『你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天知道兩年過得眞快嗎？

算了，回想總是很容易。

那陣子剛到台北的徬徨，午夜鄉愁的夢魘弄得輒不成眠，難道忘得了？

料想高三一年，功課壓力下，鄉愁是否佔據大半江山？K書呀K書，K書來應付一切吧……

導師停了一晌，突然有意無意地看看他和清水，清水一手支著腦袋，像在打瞌睡，來不及叫醒，導師開口了：

『尤其是那些中南部來的同學，也眞難爲你們了，少小離家……你們更要用功，讀得比別人好才行……』

男兒立志出鄉關，會不會少小離家老大回，落得兩行老淚呢？例子太多了，無顏見江東父老……

『其實話說回來，K書並不是一切。只是你們讀普通高中，不考大學能做什麼……』

眞的，負笈北上就爲了考大學嗎？

只有這一條路。

他的思緒四處亂飛，導師的臉，清水的臉，午夜窗外的雨聲……清水忽地推他一把——

『阿良，聽我說。你還好，沒有一些該忘掉該捨棄的東西。而我——在那間鳥巢裏，眞坐過三四小時讀書嗎？我……』清水瞅著他，說不出話，眼睛問：『你懂我吧？』他倒點了不少個頭。

誰說沒有該忘掉該捨棄的東西呢？

你清水就是一個。

你一刻不定，我又哪能穩呢？

『不管了，還是那句老話——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把成語拿出來互相壯膽。

家鄉十五個歲月一同長大，台北一起接受十七歲寂寞苦悶的煎熬，而今又要同赴煉獄，他們可眞是患難之交啊，不互提攜，互壯往聲色怎麼行呢？

『阿良，你說我該不該去找娃娃？一封信，難道就沒有挽回的餘地嗎？我要她親口告訴我——』

『不，清水，不要去找她。你們還有救，你們還有挽回——』他興奮地打斷清水的話，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可是清水一聽到有救，也捧起嘴來——

『眞的嗎？怎麼辦……』

『別急，慢慢來。』他頓了頓，又問：

『她母親是很好很明理的人嗎？』

『嗯！但這有什麼關係？』

『別急嘛，娃娃不是說要你靜下來，不要再去找她嗎？』

『是呀！』清水不耐煩地答，心想：『你阿良不也看到那封信了？』

『就是嘛，她媽明理，娃娃理智，你就不能安點心？她說不要去找她，你就不要去，你唯一要做的只是考上個好大學。到那時，大學生了，堂而皇之邀她出來，這不就成了？』

眞的成了嗎？

他看見清水一臉驚愕相，趕忙再加以解釋：

『當然，這一年高山人你會很苦，你必須按捺住一切，靜下來。只要靜下來，晚上嫌房子小，我們可以留在古樓看書，我陪你！但不要去打擾娃娃，眞的，她要跟你一樣，安下心來，一切等上大學後再說……』講得上氣不接下氣，料不到話越講越急。

清水眼神很快地閃過一道異采，猛地揪住他的衣袖，快樂地跺著雙脚，看得出來，一副想擁抱他的樣子。

『奇怪，我怎麼一直沒有想到。娃娃眞是糊塗，我也眞笨，何必說爲我哭，爲媽哭，爲她自己哭?!害得我也一個勁兒混日子……』清水叫道。那張有些孩子氣的臉露出了久封的微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是撥雲見日嗎？

這一席話竟使清水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眞有此功效嗎？

孩子氣的一廂情願？他這個建議者反而沒有信心——

一年的相思苦難捱，藕斷絲又連呀。

清水不是個能摒斥外鑠的強者?!

清水……

事情卻發展得很順利。

多擔心像是婆婆媽媽地放不開。

暑期輔導課開始了，上午上課，下午他們逗留到熄燈後才回家。學校似乎已逐漸醞釀成一個特殊的環境，令人一進門就覺得不得不用功。七十多年的歷史使高敞透風的古樓帶有傳統中國的書香，他們是上京趕考的儒生，趕著風聲與雨聲，讓讀書聲透出古樓的馨香裏。

天天笑逐顏開，他被清水的笑容也弄得神采飛揚，複習考，月考，本來都在警戒線邊緣，一下子水漲船高——

清水十九，他二十二，高三第一次月考成績公布。

他們高興地自助餐時加叫一塊豬排，是慶功哩！他更一反常態，在家書裏大談功課，以前都

是：

『身體無恙，功課正常，請勿掛心……』敷衍幾句。

如今卻是：『……我們高三月考有排名次，二十二名雖然不很好，但是在台北大家都很用功，我有把握讀得更好，考進前十名……』

何來的豪氣呀，好像一天從醒來到睡下都是顆向上奮的心。

他望著清水紅潤的兩腮，還有那明亮無比的眸子，緩緩地下古樓。敲響叩叩聲的腳步，像開了七十多年歷史的的彌封，是豐收的季節呀；出了大門，驀回首，古樓一長排的燈瞬間熄滅，像捧一脈心燈的老者，把最後的點滴都捐給生徒了。

每晚喜孜孜的欣慰在心頭。

天已秋，已秋得很深很深了。

他們步過植物園，秋風捲起青斑的夾克，滿天胡亂飛舞著大堆的黃葉，沙沙的腳步聲被搖曳不已的樹濤隱沒了。清水忽然踢到一塊小石頭，一路玩了起來。在中央圖書館的面前拐彎，迎面豎著旋轉槓的小門。門後是一片被一條甬道分成兩半的荷花池。

遠遠地沒有路人，清水一個大腳，『吭』一聲把石頭正踢在門槓上，兩個人趕過去，石頭還在門後擺圈圈，沒落到池裏。

『小心呀，不要掉下去了。』

『放心，我不會讓它就這麼下去。』

『我是說你，不是它。』

從清水站立的地方望過去，他讚歎了，兩年多了，竟不知夜荷是如此地美妙。是那麼一層膜在那兒凝著聚著，上頭擺擺著婀娜的荷葉，一絲絲青氣氤氳地飄起，發白的路燈撒下一層曖昧的輕霧，彷彿池面成了漢宮的青石板地，美人趙飛燕身襲黃衫，在那兒舞著舞著，婆娑綽約的身子在風中霧中蕩開了，似乎沿著細長的甬道，正要往這邊投來——

近呀近，那身影愈發熟悉了，他渾身起一股莫名的悸動。

撲通一聲，石頭猛然掉在水裏了，正落在漢宮青石板地前，搖晃起連天的震撼——

美人趙飛燕捧著愁容，驚怔地投眼過來。

趙飛燕，黃衫女郎，娃娃……

時間開始凝結成四方方的格子，他們像三個圓球在格子裏滾，滾來滾去滾不出格子外，卻是滾在一起了。

好久好久沒人說話，他覷一下娃娃的臉，竟不一樣了。既冷，又疲，且老，好像不知多少滄桑後的女人，一件套頭黃毛衣把她拘得更消瘦了。

那個天眞瀾漫的女孩到哪裏去了？

手裏幾本筆記本，露出的紙頭有幾行蟹行文，是補習班的講義吧。補習這麼會折磨人？

清水側身對著燈光，臉一邊明一邊暗，雙手叉在背後，臉微微上仰著，眸子卻亮得驚人，忽然令他想起四面楚歌聲中的霸王別姬——

清水該有此氣勢，慧劍斬情絲——

力拔山兮氣蓋世……

虞兮虞兮奈若何……

『妳去補習？』清水冷冷地問。

娃娃點點頭，有著莫名的慵懶。

『讀得怎麼樣？』

娃娃報以搖頭，一臉蹙眉晃來晃去。

『妳會讀得很好的，我知道……』那聲音變得眞遠，卻又似喃喃耳語，在低訴，在繚繞——該走了，再留下去是多餘的。他向娃娃示意，又拍拍清水的肩膀！

『談一下，我先回去買些東西；清水，我等你回來吃麵。』語罷轉身就走。

清水手碰了他的衣袖，似乎要抓住，他回身笑了一下，清水帶著古怪的表情把手縮了回去。

他揮揮手，彷彿極自然地走了。

這過了半晌，又覺得不對了。

藕斷絲連呀，清水又會有多少天的心不在焉？

暑假以來的努力又將如何？

娃娃讀得不好，我見猶憐……

不該讓他們單獨會面的。

腳下不禁加快，也沒往回走，啪噠啪噠地震得石椅上的對對採出了頭。

他覺得很煩人很噁心。

回到斗室，才發覺忘記買生力麵了，再跑下去買。

怎麼這般著慌？

扭暗了燈，鄰室的燈光挾著挑戰意味跨了進來，說巧不巧，正將牆壁上的月曆照個夠，他嘆了口氣。隔壁的傢伙呀，同是中南部來的，天天K得七葷八素，兩三點都還會有唬人的燈光。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沒有人會忘掉，七月，恆在窺視著我們的七月，鬼魅一般呀！

只好也攤開書本，一個個英文單字背起來；可是手老是不聽指揮，在草稿紙上畫呀畫地，半天竟背不下一個單字，索性光畫著玩。

錶上指著十一點半，清水也該回來了。

書早丟在一旁，任著性子畫的結果，胡亂中竟勾出了兩個身影，一個像是清水，一個像是娃

娃，高的是清水，矮的是娃娃；兩個人似乎面對面呼喚著，中間隔了一大片空隙，是天空裏的銀河呢？還是地上的長江？

總是隔開他們的天塹。

『畫什麼那麼起勁？』清水不知何時已在身後，他聽得出語氣有些不對。

『沒什麼，無聊嘛，等你回來泡麵。』回身看清水，果然有些喪氣。

抓起熱水瓶，放了兩碗生力麵，咕嚕咕嚕地沖下去，不防霎時滿鏡白霧，慌忙中煞住手，哪知水已溢了出來，流在墊在底下的草稿紙上。用衣袖拭乾眼鏡，說也奇怪，那溢出的水竟橫成一條小河，在草稿上蠕動著，間或漂著沒化開的葱末和碎麵條，這河一路開下去，竟硬生生地把清水和娃娃的身子隔了開來，令人不禁想起——

隔河對喚的牛郎與織女。

『怎麼了？娃娃讀得怎樣？』他問得匆忙，倒像是明知故問，手卻將那張草稿紙連水一起抽掉，甩進垃圾桶。

清水停了一晌，半天才開口：『是呀，問得好！讀得怎樣？讀得亂七八糟。我可好，這些日子和你過得舒舒服服，考試還眞不賴。竟把她給忘了?!她可眞好，靜不下來，可憐的孩子暑假到現在沒有眞正K過一天書。白天上學看同學拚得廢寢忘食，晚上補習班看人挑燈夜戰，回家看媽媽雞賁肉地呵護備至，嚇得她越發看不下書。前些日子，就是我們在慶祝月考成功的當兒，她一

個人卻跑到我們的老地方去等我，一連三天，人都感冒了，我卻在這頭高興雀躍——躺在牀上病了，寫信給我又不敢寄，掙扎起來要看書，差點昏在地板上，她媽說：「是誰害苦我的女兒啊！」誰？是誰？你看看，她變得多瘦多憔悴呀，我卻過得輕鬆愉快，人養胖了，什麼都忘了……』激動昂奮的言詞繼續著，他的担心竟不是多餘的。

掀起碗蓋，一口一口地往嘴裏送麵。

『……阿良，明天我不留在學校裏讀書了，要去圖書館，陪娃娃念書，那樣子會好些，她只是數學不行，底子是夠的，我可以教她……』

他愣了一晌，一口麵沒嚼就吞進肚裏。這豈不糟糕？他們都不是經得起再次考驗的人，清水去陪娃娃，怎麼成？都是自己太疏忽，讓他們來一番相對唏噓……

一定得阻止！

可是，自己的話不中用了，清水還會聽？分開來讀書娃娃過得顯然悽慘，怎忍心看她再——光阻止清水，不幫她行嗎？

該拿出個具體的辦法來！

一開口，便知自己也沒什麼錦囊妙計，只是陳腔老調：『你們都不是很難把握自己情緒的人，一起讀書固然好，就怕兩人讀不下書，光想出去逛……』

『不會的，先把她的心情拉起來再說。』

他能再堅持己見嗎？

也罷，也只有靜觀其變了。

夜裏翻來覆去，光想着清水和娃娃，想起那晚斗室裏的狼狽樣，想起那張隔河相喚的草稿紙，竟再也睡不着。

難道就不能不想他們嗎？

事實上眞的不能不想他們。

接着的日子裏，他一個人在古樓。天已轉冬，肅穆的古樓弄得心也變冷了，很輕而易舉地，第二次月考隨便中竟掉到四十名外了。兩個人又該同病相憐，但他老像碰不到清水一般，學校裏清水總在課堂上睡，一放學人影就不見了，哪曉得搞什麼鬼，每天十一點多才回到斗室裏。

神情總是怪怪的，沒有高興過。

晚上長壽抽得兇，本來是個不抽煙的人呢。

他一個人在古樓，日子一天天無聊地過去。也知道自己心不在焉，晚上睡不好，白天累了趴下去，馬上是一腦子清水和娃娃擁了上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不願一個人穿過冬天的植物園，讓孤伶的寒風吹透已冷的心，看滿園枯枝被吹成遊子難堪的蕭索。

曾經也想坐在窗前，拄手等待清水回來。但清水也不太理他了，似乎心情越來越壞，回得來

吭也不吭一聲，捲進棉被裏神遊去了。

清水不是故意的，他知道。

夜裏下舖開始發夢囈，溶着他自己的鄉愁，夜夜竟像鬼魅一般地折磨人。他竟開始怕思鄉，思鄉總從小溪開始，想到小溪就會想到榕樹，想到榕樹就會想到榕樹下談天的人羣，爸媽在人羣裏口沫橫飛，那是相隔數百里的一片殷盼，望子成龍的摯心——冬天了，南台灣陽光普照，台北卻是連夜泥濘的淒雨，怎一個愁字了得！

一天，窗外仍繼續地落雨，他趴在桌上睡着了。

矇矓中被人推了幾把。惺忪地望過去，只見一團煙霧包着一個人。等看仔細了，卻是清水淋得濕濕的，滿地的水，滿室的煙，清水一個勁兒發抖。

『阿良，我完了，一切都完了……』聲音變得陌生而蒼老。他用手止了止清水，就要動手拿電熱器，清水卻抓住了他的手——

……

『知不知道？一個多月來，我們都在哪裏？在圖書館，對，哪一個？我們哪一個都去。我們把書包放在圖書館裏，出去壓馬路。累了，就坐在紅磚道上看行人。哈哈——開始是看一個小時書，出去蹓躂十分鐘，然後看半小時，逛半小時，最後乾脆都在外邊透空氣，不去那個連位子都

要搶的鬼地方。我們四處找地方聊天，像你說的，在一起卻不看書——他媽的，怎麼會有聯考呢？這是二十世紀，又不是唐代宋代，幹嘛來個老掉牙的科舉？娃娃那麼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那麼一個溫柔纖細的女孩，爲什麼也要接受折磨呢？去他媽的聯考，去他媽的大學……』

『慢慢說，不要激動，快換衣服吧！』說完就要去解清水的上衣，清水一側身，沒看見他的動作似地，繼續說：『——你知道的，我們剛才在植物園中盪了一晚。娃娃說她媽要她回家，圖書館裏讀書不會進步。我們心情都不好，偏偏半路又下起糟透的鬼雨，一個勁兒不停，她沒帶傘，我把那把小傘撐起來，怕她會淋濕了，摟在懷裏走着。以前送她回家只到巷子口，今天卻一直走進去，哪曉得迎面趕來一把傘——就正在路燈下面，我們和她媽撞着了。娃娃叫了一聲，飛也似地跑了進去，我人卻呆住了，跟她媽四目對個正着，那眼光多犀利多懷恨啊，我說不出什麼話來，轉身低頭就走。沿路上我胡亂走着，收了傘，任着雨朝我身上打，我知道我沒希望了，眞的——沒希望了，幾個月很快會過去，天知道我在幹什麼呢？娃娃不能再跟我在一起了，我帶壞了她，害得她跟我一樣。阿良，也不知道淋了多久，眞的沒有辦法了，我完了……』

他自己倒也愣住了，像是被嚇着吧！

清水一動，他哪能靜呢？清水一完蛋，他也只有跟着捲舖蓋走路。

就這樣，清水一日比一日消沈，又是煙呀又是酒的，他也是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只混着

一日又一日。

農曆年過後，他們從南部回來，在車上聽到一個國中同學休學了。

聽說是精神分裂了。受不了功課的壓力，高三讀不到一半就給送回家鄉，據說語無倫次，不辨生熟……

他和清水兩個面面相覷，急忙掏出煙來對抽着。一陣風馬上吹散了青煙，卻吹不走他們隱隱的恐懼。

回到台北，寒假輔導課開始沒幾天，又碰上了連天的霪雨，清水禁不住風寒而病了，他整個人團團轉，就定不下來。

彷彿跳進越陷越深的坑，無以自拔了。

再求什麼也是白求。但他只要大太陽，東北季風下的台北盆地，要陽光也是難上加難……

看一片蔚藍的天空，風吹馬尾千條線，日晒魚鱗萬點金，南台灣的故鄉呀……

今晨有陽光，眞好。

陽光帶來希望。

看對面金光下，那台北女孩多難得的笑呀，是那麼甜，那麼開心——

台北竟有這麼脫俗的女孩！

他想起清水剛才說的——
要像椰子一般地挺立起來。
眞的。
要振作起來。
希望是存在的。
剩四個月，還好。
可以開始另一個讀書計劃——
頭兩個月英文加數學加物理，化學國文加三民主義留在後一個月背，最後一個月總複習……

完稿於六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清平樂

斷扇子作千金一笑

袁瓊瓊

風之流

我常常覺得我喜歡的東西都有點沒道理的呆氣。比如喜歡茶喝了許多道，全失了茶味，一杯白水，沉著清清楚楚，茶褐色的茶葉。覺到它的乾淨剔透得乏味，單只是乏味。比如喜歡國字邊上帶注音符號。看了就喜歡，已經這麼大，給孩子們看的帶注音的書，邊看邊嫌麻煩，可是又喜歡這麻煩。比如喜歡『大風吹』這三個字，一直想拿它寫篇什麼東西，總寫不出來，想了好幾年了。我是對自己喜歡到極點的東西就變得十分癡愚，簡直不能碰觸也不能把握。『大風吹』是一種團體遊戲，從沒有玩過。單覺得這三個字有意思。本來論起風的字句，不是雄渾蒼涼，便是蘊藉雅致，可是大風吹只是乾淨，簡直像不具任何意義，完全是兒歌似的有口無心。『大風吹』，

口唸著這三個字就想笑，內中好像有佻皮的天機，但細細思想來，又根本沒有。

風好像是被認爲具有詩意的東西，風花雪月裏它是領頭。這裏頭只有風不具實體，完全是一種感覺。語句裏有『流風』、『風流』、『風雅』、『風光』、『風景』、『風情』、『風範』……這樣寫著，突然感覺中國字是多麼的婉轉有情。這裏面，『流風』、『風流』、『風景』、『風光』都是凝定的，可是『風流』、『風情』、『風範』，却波光瀲灩、閃爍流盪，讓人過後還要回味。

『風花雪月』，雖言『風』，可是這裏的風已經不止是『風』，變成一種情緒，浮動而纏綿，無論是悲哀或快樂，都令人低迴，不能自已。一個人『風』起來時，多少都要變得軟弱，像文藝作品裏說的，成爲『感情的俘虜』。

以此推論，人頂風的時候應當是戀愛的時節。戀愛的人是活在世界裏，又活在世界外的。一時覺得世界與自己極親，親得可以直走到生命的核心裏去，一時又覺得世界與自己完全無涉，自己是在遙遠的遙遠的不知什麼所在。是風的流動，迴旋著，沾一下這，沾一下那，還沒感觸到滋味，就掠過去了。喝酒的人也有點『風』，酒到微醺，那個人是坐在風眼裏看人，一切景物都是存在的時候就恍惚起來，產生了朦朧之美。醉了的人同風一樣的有點不大負責，也管不住自己了，平常小心謹愼的掩藏著的面目都要露出來。科學家考據，說人類在左右搖晃的狀態下容易感覺快樂。酒醉的人搖晃，裝了一肚子液體，搖晃自己像搖晃一瓶子水，滿滿的要溢出來，於是嚕哩

嚕囌的講一大堆話。有些人不講話——反而不講話了，其實還是有東西在溢出來，是他原本的個性。酒總是忠實的，一個人底子是什麼，酒一向都把它掏出來。

可是我們這兒不要講情緒的風，講眞正的風。

人類各種美好情緒，唯有風公平，瞎子看不見『花雲月』，可是對風的感觸，他同任何正常人完全一樣，無形無色的風，說不定無視覺的人體會得更尖銳，因爲正常人多少要分點心，看見風把樹吹彎了，掀起人的衣裳，吹颳地上的紙屑，等等。以前看到一個盲作家形容風：『把我包得緊緊的。』完全是盲人的知覺，當下感到震動，因爲這裏頭有盲人的淒苦，一般人見風是貼著身掠過，是身外之物，盲人却是體己的，簡直可以抓摸的東西。在盲人的世界裏，想必風有它清晰的色、香、味。

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前頭是軒敞的大院子，到了傍晚就有風。像厚顏的客人，完全不在乎主人對它什麼想法，時候一到就悄悄進來。若走到庭前，能覺到風啪啪搧著。風裏有小翅膀，滑滑的在肌膚上拂過，留下柔嫩微癢，輕羽的觸覺。

安徒生童話『樂園』裏講四季的風。北風是穿著熊皮的大漢子。『熊皮背心，熊皮褲子。海豹皮帽子罩下來遮沒他的耳朵，鬍子上結著冰柱，一塊塊的冰雹不停的從他領圈上滾下來。』他到哪兒都帶著刺骨的寒冷和大塊的冰雹，紛紛的雪花。西風則是『看上去像個野蠻人，戴一頂闊邊帽子，拿一根桃花心木的棒子。』鹵莽而又親熱。南風『戴著頭巾，穿了一件飄蕩的牧人大褂

。』他很調皮可是懶洋洋的。東風是規矩人，凡事正正經經，有禮，而且深沉。我眞喜歡童話，任何東西都是確確實實的，可以聽到看到，感覺到，而且無論怎樣抽象的東西都在人的邏輯內，具有人的情感，人的命運。人在初生時，與萬物有親。一切都關心，都注意。有人說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說性本惡，其實是還在善惡之上，只與一切相親，活久了才挑挑揀揀的與萬物割離，分出善惡、喜好。這篇童話裏，四季的風們也有母親，是個孔武有力的老婆子，嚴厲得很。作爲與個性都像男人。她準備了四個大袋子，四種風從世界各地回來報告他們做了些什麼事，南風做了壞事，風婆婆就把他一把抓住，抓進袋去，『他只是在地板上打滾，直到他母親坐到這袋子上，他才靜下來。』這一段小孩子看時要覺得極親切，犯了錯就要處罰，全然是童年生活的條理。

『吹面不寒楊柳風』是東風，覺得楊柳風三字眞妥貼，就是那麼柔細，輕盈，飄忽。東風簡直是紳士，具有良好的教養，不慍不火，凡事恰到好處，體貼得讓人全不知道有他的存在，來了就來了，去了就去了，所以對東風難以有印象，完全是個影子，人要記憶它也記不起來。

夏天吹南風。南風是慵風。唸書的學子都有經驗。在悶塞的教室裏，一屋子混沌，只是熱。管管有首詩形容熱，我忍不住要引用：

『突然一個夏闖進來把一車廂的臉煮成了糯米稀飯，只有一些黑棗兒在稀飯裏浮動著。』

熱得渾身發膩發黏發酸的時候，想起糯米稀飯的形容，覺得簡直是鮮明得貼心。可是詩人只能告訴你熱是個什麼狀況，並不能解決熱。要解決熱，只有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惱兮』。熱得化也化不開的空氣裏，悠悠吹來一陣南風，許多腦袋就給吹得垂下去了，打起瞌睡來。南風讓人沉落，管管說南風是淫蕩的。也覺得就是這樣，是極豐滿、極成熟的女子，一朵大花開到最後的時辰，烈烈的發亮，要往腐敗上走了。可是這一刻，它只是燃燒般的豔麗著，豔麗到了極點，再怎麼正經，裏頭仍然有引人墮落的一點什麼。

成熟之後，又是新生。所以西風只是個孩子。明淨純潔稚嫩，日子過下去，漸漸的長成個有點憂傷的少年人，大手大脚的。在長成期，處處是尖銳的不調和，不均勻，渾身樸拙而緊張。慢慢的要逐漸成形，可是現在還沒有，他停留在爲賦新詞强說愁的浪漫裏，水晶似的眼睛，憂鬱在裏頭沉澱，沉澱，沉出深黑的底子，映著跳動的光影，並沒有旁人也沒有自己。

我頂喜歡北風，北風有大氣勢，不但要震動自己，還要震動別人。它自私自利，無情，粗暴，可是這世界少不了它，沒有它，一切就太平淡了。北風像一種自信過了份的人，堅强，冷冰。他自己披甲帶盔，掃來掃去，傷了別人也不知道。知道了也覺得是該當的。約略是我自己從來缺乏影響力，因此嚮往了北風。

唸書時，學校大門前一道長斜坡，冬天放了學，從斜坡上騎著單車滑下來，風分明的從臉上劃過去，冰寒尖銳的痛，可是那樣暢快，髮與衣都飄舉起來，凌風御虛，整個人輕而鬆，全沒有份量，也不關心自己的份量，那短暫的一刻，只覺得自己是純潔的，透明乾淨，初生的心與初生的身子，馬上要飛到天外去。

不能拿四季的風來象徵人生的段落，根本湊不上。有一年，我只有十三歲。忘了是爲什麼事，自己很氣憤地離家出去。那時候我們住的那一帶，人烟還少，到處是大片的田地，我從田埂裏走著，天色漸漸暗下來，邊走邊哭，又有些害怕。風吹著吹著，在空曠的大地上掃來掃去，耳邊廂風聲愈來愈響，四周景象昏昏的往下沉。日後常想起這情景，覺得不像有我在裏頭，情境本身有它自己的廣闊、沉穩，有它自己的嗚嗚的哀傷，有它自己茫茫的悸怖，可是內中沒有我的感覺。裏頭那人不是我。大風漠漠，龐然廣大的從地面上掃過，捲起暮色黃沙，那整個景象的震懼人，應該具有某種意義，或者是某種兆示，可是我至今也不能明瞭，也不想去明瞭了。我十三歲的驚恐在歲月裏凝結，已經喪失了它的意義。

花之聲

有個朋友名叫鳴花。『鳴花』彷彿可以做花之聲的註解，其實不是，只好像相似詞。可是『鳴花』活潑羞曳，眞的像某一種花朵，應當是喇叭形的，或者是像老鼠花，老太婆似的撮著嘴，一次只說一點點話，從微小的不顯明的開口露出來。『花之聲』是太正式了。著意的要像一回事，所以簡直乾扁空虛，只有它自己，因此是好題目，可以往裏頭塡東西。

我是女人，有一切女人的虛浮浪漫的毛病，所以我愛花。小時候對花的感情眞好。只知道是花，全部一視同仁，小人兒矮，與地面接近，所以對地上的事關心。依我這理論，我是覺得人應

當矮些的，再高高不上天去。天上的只有雲美，飛機當然也可以很美，可是飛機美的時候往往不像眞的飛機，從它那些機械作用裏抽離了，單獨的美著，平直的在廣闊的天空裏，帶著大聲音飛過，那麼微小的迅捷的一小點，夢幻似的速度，明淨得像人心眼上偶爾掠過無塵的一點想念。還有鳥、風箏，遙遙的遙遙的在天空上飛，那種高度讓人悲哀，好像懷才不遇的人，昇不上去又落不下來。還是雲好，雲的好處是它老是在變，變得很慢，讓人看到它的變化過程，覺得它聰明得不得了，死心塌地的迷上了，我任何時候仰臉看雲色，總要看到脖子發酸。它又那麼乾淨，泛黑泛灰了，要下雨，雲色窒重，黯淡得沈着，把白色天空陰陰的掩過去，眞是壞人，可是壞得多麼本色，雲的灰暗裏有一種尊貴，我從雲色裏了解了黑色可以莊嚴的道理。

小孩兒跟花朵是面對面。我小時候拿花朵當人看待。養了一朵雛菊，天天盼它同我說話，因爲童話裏是這麼寫。鳳凰樹的花可以拼成蝴蝶，小時候不知做了多少，妥貼的夾在書本裏，據說日子久了可以變成眞的蝴蝶，可是我始終沒看過變成的，雖然遺憾，很明白是因爲蝴蝶變出來後，當然就飛走了。我小時候眞是傻丫頭，什麼事都相信，簡直毫無思考力。現在還是很喜歡貼得近近的看東西，貼到鼻子尖上。也因爲是大近視眼，湊得那樣近，要進到那樣東西的整個生命裏去了，馬上覺得心跳得不得了，因爲不能制止那種感動。

花全長在當長的地方。它可以活下來的土壤環境，就與它調和，不像人。自然沒有不和諧，只有人有，我想人的爭戰，發明，全是爲了一種不安，在不安裏要求安，所以造出許多事端來。

花朵是怎樣扭曲歪斜，都只是端正。可是人類弄盆景，從沒有要它端正長的，總是想盡法子要它有依偎之姿，越是扭曲掙扎，越是上品，這是拿人的不安去騷擾花樹。其實無論花樹，只要不受外力壓迫，它本身只是均衡端正，守的是自然的安寧和煦的美學。

我們外頭人家種著木芙蓉。木芙蓉是細長枝子，一條條從中心往外撒，開漠漠的粉紫色大花，葉子小而碎，在枝條上一粒一粒。葉是灰綠色，安靜的小人兒，並不關心別人，自己緊緊的包著渺小的自愛的心。一列排過去，種了好幾株，猛看幾乎都一樣，全是那麼長條，勻勻的撒開來，撒成圓，像把小傘。那種好看是像女孩子初次見世面，把自己收拾得一絲不苟，可是又稚嫩，些微的害羞着，害羞而沉靜。

馬路邊是山，山壁隙裏長出花來。人家說它是月桃花。大概是爲了這種環境，全是堅硬的石，石與石中夾雜著一點點土，就這一點點土還要東拚西鬥——山上還長了許多草、樹、藤蔓——耗盡了力氣生長出來，元氣大傷，所以月桃花開出來是曖昧悽惶的白色，花瓣的柔軟不像柔軟，像靡爛，頹廢的在一根莖上搖搖擺擺的綴了七八朵，一口氣開出來，已經全脫了力，憂鬱的坐等死亡。只是沒有感情沒有激動的憂鬱，因爲太虛了，激動不起來。

可是同樣的環境裏也有另一種生命，我不知道它叫什麼，自己管它就叫紫花。野野的清鮮的紫色，遠看像金屬做就的，堅硬而挺拔，非常正經兇悍的，決定了誰也不能欺負它。一株上只開一朵，規規矩矩的五瓣，瓣上長着細細的毛，花蕊是戒愼的小眼睛，光明坦然的豎在中心。它那

麼堅持的，很理性的站在山壁上。後面襯著它的暗綠色葉子，也是秩序嚴格，對稱的橄欖形，葉片上細細的絨毛，那樣的野蠻得心酸，開花不是爲美，只是爲生命。可是它也美，美得像一切我不了解，甚至不愛好的東西，裏面單只有生命的激烈。

路旁開著小黃花，細長莖子，小時候拿來做花冠。只有小指頭大，可是開得那樣好，豔黃的小小花瓣，開得一絲不苟，那麼小，草地上一片都是，直豎豎的站著，像一個字一個字，湊起來是一篇大文章，可是通篇就是那一個字。普普藝術了，像安迪華荷的瑪麗蓮夢露，幾十張拼到了一塊，也可以有一種聳動，可是除了奇異，終究沒什麼深長的趣味。

杜鵑花跟山躑躅長得很像，喜歡後頭那個名字，因之私底下就把漂亮的花當做山躑躅，難看的花當做杜鵑，全不要理會它詩意的傳說。兒童樂園的杜鵑花給我印象太壞了，爛塌塌的到處開着，到處，擠在一塊，垂頭喪氣的，蓬着頭，花瓣軟搭搭的全展開來，晾在枝葉上，每次去看都是那樣，像窮人家晒破爛，還彷彿在隱隱的發出惡臭。有次上陽明山，剪栽得很好的花樹，小小的精神的花，豔豔的只要笑，佇立著，自己有一份小家碧玉的亭亭。管管說這是杜鵑，我說它是山躑躅，據說又叫山石榴，映山紅。

人家圍牆上垂下細細的花枝。這個我也不知道名字。細得像線，清清淨淨的。羽形小葉子，深紅星形小花，紅得像詩人嘔出的一口血。一路星星點點開出來，雖然小，可是很端正，全不輕浮，像貴族人家的小時候。

還有一種，叫它吊鐘花。橘紅色，像耳環，一個一個吊著，夾在枝葉裏，只是好玩。可是不能近看，近看就連好玩都沒有了，它是十分輕賤，而且疲軟得沒個樣子，隨處就生，長得一片都是，令人厭煩。

九葛藤的花是擠著自己，逼出了三瓣往外展的小花。受著嚴格的紀律，所以簡直沒有個性，全體統一，逼着擠着舒展開來，三四朵挨在一塊，湊成一朵大花。給了人教訓！『團結就是美』，把它獨個分開來，就寒縮羞怯的不成樣，而且覺得不完整。

金盞花像玫瑰，可是小得多了，那樣小，因此粗俗得熱鬧了，嘩嘩的在地面上四處開。對生的針形的葉子，平鋪在地面上。它到傍晚就謝了，第二天太陽出來又開。採下來放在水裏，它在水面上自在浮著，有一點鄉野氣，發著輕輕的，極淡的粗糙的草香。

我頂愛桂花的香氣，蜜甜蜜甜，聞到桂花就想起吃。家裏一株桂花樹，小心的開著花，一點點，站遠些就看不見，每次想把它夾在書裏，怎麼留意的去摘，還是一落手就散了，只好站在旁邊聞那味道，一直聞一直聞，覺得自己慢慢的單純成孩子，光想著吃，食慾滿足之後，一切也就滿足了。

水薑花的香清芬，很重的，可以泛得一屋子都是，插了水薑花的家是秋日清晨，清寒，一切水淨透明，嘈雜都要沈下去。又像新裝的綠紗窗，森森細細，寧靜裏有單純的歡喜。

去買菜，得經過一條大水溝，溝水面上長著水葫蘆，黑色的水，深綠色的水葫蘆，鼓著小肚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去記作奇傳

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
喜反與好玩
三三集刊作家集體討論

子，結結實實的一上一下兩個。總是買菜的時候看見，因之對水葫蘆也留下了『吃』的印象。有一次摘起來看看，空心的，一捏，就脆生生的波一聲扁了。好失望。水葫蘆花是幽紫色，與水葫蘆的莽莽全不像，細瓣細莖，微微的距離了母枝浮著。蓬門碧玉，看來不像從那個家出來的。很優雅，是小戶人家的有教養，守禮數裏有還沒讓禮拘死了的親熱。

所有果樹的花，無論怎麼清減，瘦瘦的枝上一兩朵，我總看著它富態，像懷孕的女人，怎樣單薄的女子，挺上大肚子，就覺得氣盛，她懷抱裏的生命洩了她一身一臉。果樹的花也一樣，花謝了就開始結果，從花托上膨脹出生命來。果樹予人類的意義，與別種樹木不一樣，我是頂實際，所以喜歡這種直接有成品貢獻口腹的樹。我看到一塊地空著，就盤算著種果樹，種青菜，如果可能，我也很喜歡種稻米雜糧。我的祖先是農人，所以我的血液裏也流著耕耘大地的慾望。至於花，花開在哪兒都一樣美，而且幾乎每種花都有它獨特的美，如果種在自家園裏，我怕我要開始去考慮它的生產價值，比如闢個花園，賣花什麼的，沒有心情去領略它的美了。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
相將呼堯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
紅裙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迴。
自從有此山，白日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
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棄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蘇軾『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話說衆人下得梨山而來，參悟了大自然是向上的，向善的，向陽光的，山下的世界雖然是事事歷然分明，不僅不會是十丈紅塵把感激大自然的心思來惡濁了，反而更能把這種感激化在人

世裏頭，所以中國於世界諸文明古國中獨有三綱五常的造形，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各有定位，而彼此間對應的位分所以能相惜相親，經百代而不墜，也都是對大自然這份不可道不可名的感激，在人世裏頭都能有恆常的生機和心意。

今夜衆人依然各自坐定，沙寶點起第一支煙，閒閒的開了今天的話：『在前兩次的討論之中，我們知道人對大自然有了個大覺悟，那就是感激大自然，但這種覺悟是「無」，是不可名狀，不可捉摸，所以在現世裏頭必須能造形出來才是好的，因此在中國便產生了三綱五常這些實在的禮法，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是禮樂教化的民族，王官有天官地官的分別，就是要把這天道直接落實在人世裏教化開來，可是啊——單單只有這些三綱五常的造形，還是有不足的，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談這個「喜反」和「好玩」——』

『爲什麼會有不足？爲什麼？』陸奧儳愣愣的首先就反了。

沙寶做了個稍安勿躁的手勢，繼續說：『你且聽我把話說完嘛，先別一提到「喜反」你就要反起來了。首先，這個人世的禮，必須有一個大的背景不能忘記，就是感激大自然，這好比今天我們講民族主義，怎麼可以忘了「濟弱扶傾」和「世界大同」呢？不然就會發展成爲偏狹的，惟我獨尊的帝國主義。同樣的，三綱五常這些人世的造形一旦落實下來之後，有一個危險值得注意，那就是老莊一再提醒孔孟的，往往禮行到後來，就固體化了，僵死了，不但沒有當初的情份在，就連原來人世裏頭生生不息的活力也要丟失了，你說，這不是不足嗎？』

紅玉聽得很興起，清一清嗓子把話頭一接：『我懂了，是不是也可以這麼說，就像一株玫瑰花莖的生長，生物學上告訴我們，它的生長點是在最先端的一點，但這些生長點是不可以被觀察出來的，因爲他只是生機，還成不得物質，但這玫瑰一往上伸長，原來的生長點同時却又移到莖的最先端，原來的生長點的位置就成了莖，就成了形了。這個例子就好比說是從「無」的感激大自然演繹成「有」的人世的妙相一樣，但感激大自然的心思好比這未成形的生長點是不可去掉的，因爲如果我們把莖的最先端剪去，這枝花莖就不會再抽長了，搞不好整株玫瑰都要枯萎掉。所以沙寶的意思，是不是說「喜反」和「好玩」是爲的人世的定位後同時仍能保持這個生機？』

早生旭笑著看看紅玉，道：『紅玉這個例子非常好，事實上，「喜反」應該是直接通大自然最高原理的，老子說得最好，「反者道之動」，因爲道是混沌的，是不可名不可道的，但道同時却一定要展現出來，所以易經繫辭傳說：「一陰一陽謂之道。」這個陽即是反，是發動的力量，即是紅玉口中的生長點，它不安分，要往上去，陰則是緊跟在後頭的，就是生長點往上去原來的位置成了莖的，這種生生不息才是道本身完整的展現。這裏，我順便來補充一下沙寶的話，反是發動的，是創新的，是迴返的，在中國，對應這個人世的綱常必須有個反是絕對正確的，也就是成了形之後仍然隨時要存留著一份活潑的，不可壓抑的生機，但反的意義並不止於此，我剛剛强調它是直接接通於大自然的最高原理的，就是說我們更大的來看，爲什麼會從感激大自然而有了人世的綱常，這個從無到有就如同道的展現，演繹的本身就是個陽，是反，拿剛剛的情形來說，陸奧弄不清沙寶的話來詰問，這當然是個反，但沙寶他會開了今天的話題，這又何嘗不是個反呢？』

『對，對。』二十世紀梨笑瞇瞇的說：『喜反是該這樣來說才好的，在現代的物理學上也有發見，宇宙間佈滿著宇宙塵，這宇宙塵是不知從哪兒來的，而且它也不能成形，只是一直向前去，宇宙塵本身就是陽子，具有極强的運動力，但成不得物質，一般要能成得原子，能夠安定下來則必須有帶陰電的電子在其外循環圍繞，我想這可以見證一下。』

『那這個反的意義，就不完全是反叛或者對立囉！應該解釋爲一種不安於現況的生機，對不對啊？』祥玉戰戰兢兢，講一個字掃大家一眼。

『我也有個現成的例子。』金冠第一次開口，衆人中以他的聲音最好，在梨山的時候，總是他的歌聲伴著日落，也伴著月出星起：『就我知道，音樂上的和弦大致可分爲兩類，一是協和的，一是不協和的，眞正要寫成一個樂章，這兩種都要應用，大致上，協和的和弦是安定的，不協和的則是動態的，兩種能相生相成，才能譜出完整的樂章，我想這可以和「喜反」和陰陽的道理一起想，還有，任何一個樂章的尾聲，一定要採用協和的和弦，不然就哇啦哇啦的，沒完沒了啦——』

金冠說到後頭，像不容易找到個安定的和弦似的，兩隻手翻來翻去，腔調也愈來愈小愈模糊，衆人大笑。

陸奧喝了口茶，止住了笑：『這裏我來補充前面祥玉的話，第一個，我覺得眞正的反，應

該是創新的意味，說新生也可以，當然創新比照現狀一定有所改變或者是破壞，所以會被錯看成是反叛或者對立什麼的，其實這只是表象而已，本質還是新生的。第二個我是想到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點，民主有的只是多數票通過而已，被尼采笑成：「用腦袋來決定眞理。」因爲大衆無疑是保守的，守成的，有陰而缺乏陽的發動力，缺乏反的創造性，這樣來想，　國父說還要來尊重少數人的意見實在很棒，我想，這個尊重應該是當政者要好好思省的意思，決不會敷衍了事的說說而已，眞的，三民主義實在是一本「天籟」的樂譜，倒還要彈的人彈得出風韻出來。』陸奧眞是孺子可教，舉一隅硬是立刻三隅來『反』。

沙寶彈了彈煙灰，坐直身子道：『提到三民主義，我才想起一個疑問必須要澄清，就是馬克斯講鬥爭爲歷史文明向前去的原因。因爲中國人說的反，是從新生出發的，這個反是肯定大自然是善、肯定萬物都是向上、向陽光的，但階級鬥爭則是把表象的對立來渲染作爲本質，進而挑撥仇恨，根本上就把這個情分來丟失了，他們不知反是新生的，是爲著成全，所以就像陽子沒有電子一般，是成不得和諧光明的天下世界。』

早生旭好一陣子都不說話，支著腮靜靜的想，這會兒也來開口了：『還可以這麼說，中國人的反，就如同老子說：「反者道之動」。而老子同時又講不爭，可見這個反是清潔的，所以中國的兵法講求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惟有下下策才是以武力流血來殺伐，事實上太初有字，造字上的「武」字，止戈爲武就沒有爭鬥的意思在。中國人說王師有征無戰，說仁者無敵無對於天下，也

說不嗜殺者能一之，所以像「三國演義」裏的劉備曹操和孫權可以彼此敬愛相惜，中國古來的革命或者民間起兵也是州郡並動，不是階級的劃分，而是農工商和士人都反在一道，所以講求的也不是鬥爭的力，而是一種風，　國父所說的：「四方風動」、「喚起民衆」的風，所以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天下都來反了，所以像湯武革命，漢唐的起義，乃至於辛亥革命的風雲湧動，是需要有一番收拾性的刀兵，但都不是天下決定於什麼牧野之戰、鉅鹿之戰、昆陽之戰什麼的，而是天下人皆反了，那已是氣運終了氣運起了，天下要改朝換代了，惟有這種反才能出現商周漢唐的大兵威，也才能開創出商周漢唐的新天下。』

早生旭講歷代的起兵革命，安適如山澗清谿邊的漁樵閒語，但眞是說出歷史的季節如海濤的壯闊。頓時衆人都激昂起來，彷彿都是英雄豪傑興起在那種風雲際會裏頭，按捺著都要競先發話，金冠眼明手快，立刻接招：『對！感激大自然是一定要有的，這向上、向陽的心思是個大的背景，馬克斯就是這方面和天道斷絕了，不單單是十分人事不足以成天下大事，而且不能上體這種「上天有好生之德」，當然這個反成了鬥爭，就要壞事了，所以反應該是喜樂的。因爲一切創新都是喜氣的，如同創世紀裏頭說：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像科學家發見了一個原理，如哥白尼發見地動，愛因斯坦發見相對論，都是喜樂，中國的民間起兵又何嘗不像迎神賽會，男婚女嫁的喜氣洋洋，這麼說來，喜反和好玩就不可劃分了。』

『當然不可劃分。』紅玉半途殺出來，再接再厲，語氣十分堅定：『「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天何言哉！」我們上次在梨山談感激大自然，正是說人經過了大覺悟之後，看到陽光是亮的，天是藍的，山川草木沒有一個不是神蹟，高興得無以復加，當然要手舞之，足蹈之，儼乎乎的要來歡喜了，所以祭祀、文學、音樂、舞蹈乃至於一切政治、藝術的造形，却是這麼「嘭」一個就玩出來了，這不是好玩是什麼，而且這一切造形都是從無到有的生成，不是喜反是什麼？對不對？對不對啊？』

『當然！』陸奧斬釘截鐵：『剛剛早生旭和金冠都說中了一點，在人世裏頭，革命是最大的反，也是中華文明最大的好玩，西方所謂的革命只不過是 revolution 的就便著翻譯的名詞罷了，他們都是奴隸制度後的記憶，階級的分割十分清楚，被壓迫的階級一旦有了力量，便上來爭取利益，鬥爭一番，在心理上仇恨的意味太重了。但易經裏講的革命却是革天命，所以歷來改朝換代，禮這一方面幾乎都不改動的，大抵相承下來，即使有什麼修整，幅度的大小和原朝代新君繼立的修整並沒有什麼不同，可以說只是彈琴的人有著不同的風韻而已，眞正的大改革反而是在朝時的變法。』

『那王莽呢？』二十世紀梨問。

『王莽可不是經過民間起兵、革命的。』沙寶代陸奧接下來了，他吐了口煙，把煙蒂捻熄：『所以革天命的道理即在此，不改禮，是謂天下的分合並不是說禮陳舊了，壞了，而是如我們在感激大自然那一次討論到的，一個朝代氣數盡了時，是把天意來惡濁了，丟失了，就是十分人事

的意思，所以中國古來革命是承天啓運，開啓的是天意的方面的，樂這方面的記憶，所以革命這個反又可以證明是喜氣的，因爲革命是興，是把已然惡濁的天意來清洗乾淨，這也就是我們說革命是「禊祓」的意思，反正既然對的是天，而不是人，對天以感激大自然爲前提，所以根本上是好玩的，不是對人，則講也講不到恨上頭去，所以天下一統了，連現世人的眉目都清揚了。』

祥玉說：『我覺得這個改動禮法的大小沒有標準，什麼是大什麼是小，太主觀認定了，是不是可以說清楚點？』

早生旭笑著接過話：『禮不否定，但有翻新，這就是說禮的精神是相承的，像陸奧說到彈琴的風韻各有不同，他就是體會到這本質相承而現世有著不盡雷同的造形，這樣就用不著說大小了。你也許還不懂，周是封建的，秦行的是郡縣，到了漢朝成了郡國並行。周是井田，到秦漢則是私有，這一點我們上次討論過了，它的關係就像數學上有了歐氏幾何定理，後來又有了非歐氏幾何定理，但這並不是否定了前者，而是翻新。但西方的革命，一如沙寶和陸奧都提到的，他們只有階級自身裏不得已的休戚與共，和別的階級便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以後他們有了一些國家的概念，但還是知不得天下，充其量是階級意識的擴大而已，這還是有限的，所以西方也覺得講民族主義是惡的，會形成納粹、大和、大斯拉夫主義的帝國主義心理，因此二次世界大戰後，除了共產黨爲了挑撥仇恨假借名目，西方也不講民族主義了。他們的革命也是一個階級翻身來爲自己爭取利益，那當然和另一個階級有力量時爲自己所行的不一樣，這就是否定了，也就是

馬克斯階級鬥爭的根據。　國父早在五六十年前就說，在西方的歷史，馬克斯的學說是有依據的，而東方，特別是中國不適宜，這就是說我們革命的反，同時也是好玩，至於今天共產黨來發生在蘇俄、中國和東南亞、東歐，皆非馬克斯預測在歐洲資本發達的國家，則是列寧、毛澤東連馬克斯的情味都沒有了，學的只是鬥爭，挑撥仇恨的伎倆，這在歷史的洪流裏是站不住脚的，眞正革命的風來興發了，一切都要成爲過去了。』

金冠說：『那人世的反和好玩就很清楚了，我忽然想到世界上各個歷史的開始，傳說都是從反開始的，你看，中國歷史是大反亂後女媧補天開始，五彩色石一直到紅樓夢來引用都是光輝清潔的，日本古事記鎭佐男命反了天照大神的高天原，被放逐下來，於是乎——才有了日本國。而佛經裏有阿修羅和天諍，還有那個——創世紀裏撒旦引誘亞當夏娃違反了上帝的旨意，則是漸漸忘失了本來的意義了。另外在中國，西遊記始於孫悟空大鬧天宮，唐僧是金蟬子藐視如來而投胎降世，李太白是天上犯了規則的謫仙，還有中國的改朝換代，是革命和民間起兵爲先，就如同女媧用那個五彩色石補天，天下自反開始。』

沙寶放下了盤坐已久的雙腿，說：『文明是從反和好玩開始的，這是沒問題的，以前西方人用他們的進化原理和奴隸制度的記憶，總是說文明是人類求生存而產生的，但人求生存和動物求生存有什麼不一樣？如果僅僅是求生存，那音樂啦、文學啦這些藝術根本不是建立在生存和實用上頭的，最近西方人有些改進，他們的考古人類學上有素食和肉食的分類，肉食種是苗條種，就

是被認爲是文明人的源頭，因爲素食的營養熱量較低，因此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求生存、找食物身上；肉食的營養較高，所以生活中時間便有了餘裕，才有實用以外的創造，歷史學上則已有了文明是有閒階級所創造的這個說法，這還是都有著不完整的地方，但却接觸到這個「閒」字，有這個情思，有這個餘裕和軒豁。你看如果爲了盛物燒物，像商周陶器銅器上的花紋、銘文，像完全在經濟之外的文學、音樂，處處都是閒情，是爲了好玩，如紅玉剛剛說的，是感激大自然，人有了喜樂，有了玩心，就這麼玩出來了，所以湯恩比認爲文明是在挑戰，但文明還是像曇花的拆裂開放，它是自足的。』

話告一段落，祥玉正待發話，金冠忽然從座位上跳起來：『對了，今天有曇花，下午我看了，有五個大花苞，我去看看開了沒有。』說完不等衆人反應，自個兒衝到後院去，好一會兒，才搖啊搖的走進來：『猜怎麼樣？還沒全開，等我們討論後就差不多了，外面星星好亮喲！』

『眞的啊？我也要去看。』紅玉興頭來了，站起來拉著金冠就要走。

沙寶說了：『等討論完再去嘛，今天天氣這麼好，待會兒再看有什麼關係，坐下坐下，祥玉還有話說。』

祥玉自覺打斷了紅玉的興頭，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半天才說：『也沒什麼啦，我只是剛剛去買了一包煙，想起一個例子，就說如果成年人買煙的話，以實用爲目的，那必是尋求最近的路快買快回，那走這一趟的收穫也就只有買到香煙而已。如果一個不爲實用的小孩，他往往就會玩出

很多花樣來，譬如說，上後面的山坡玩玩，到村子下面去逗火鷄叫，圍著人羣看人家爆米花，什麼都有，走得往往是彎彎曲曲的路，但這一趟所得的就不止是香煙了。』

陸奧笑笑隨口說：『看來小孩子還比成年人更接近天了。』

『那當然。』紅玉說：『小孩子也像一個新朝代，是七分天意三分人事的，所以聖經馬太福音上，耶穌親口說：「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老子也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是不是這樣？』

早生旭瀏覽了一下膝上的記事簿，道：『正因爲中國人能悟到文明的源頭是這樣閒適的，自足的，喜樂的，所以在文學的創作裏，自然能流露出這種源源不絕新生的反來，也能玩得起來，我想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可以引證一下。』

金冠很顯然是被花香開了『天竅』，毫不思索的說起來了：『首先，我覺得中國的神仙思想就是文明本身生命的大飛揚，在梨山我們討論到圖騰時就提到過，像中國的龍鳳都是吉祥清亮的象徵，不像西方，是大自然一種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毀滅的力量。而且比照三大文化體系裏，基督教的聖者總是苦相的，時時沈痛的，佛家的羅漢則是面壁沈思，惟有中國的仙人只是一味的好玩，你像李白、蘇東坡都有求仙的想法，這也不同於西方的巫覡，他們的思想對世俗是一種反，却不是否定，事實上，李白也好，蘇東坡也好，都是最能仙凡並嬉，幾乎沒有一個文學的創作者比他們更喜樂，更能玩在人事裏頭，他們的神仙思想並不是佛的求涅盤，或是基督徒但求得死後

得進天堂，他們喜愛人世的活潑熱鬧，但自己也活潑好玩得更要玩到人世以外去，而且更希望長久的玩下去，賈寶玉也是如此，他希望和衆姊妹長在一起，等他化爲飛灰，都有這麼的好。』

紅玉道：『提起李白、蘇軾，那實例可多著呢？蘇軾是很喜愛佛家的，但佛家說人世是「五濁惡世」，蘇軾就覺得未必是這樣吧！所以像蘇軾有詩道：「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前積雨聲。」其實天晴根本是尋常事，就只有他自個兒會高興得意。還有一闋詞，我背背看行不行：「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制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一個太守能作到這個樣子實在很可愛，李白的好玩和反，被稱爲「謫仙」，那更不用說了，其他像什麼陶淵明的，中國古來的詩詞裏，最多遊山玩水的作品，西洋的文學在這方面則是不能，他們多的是戀愛詩和人世的哲理，總是像歌劇裏的高音那麼急促和緊張，中國的詩詞則是山川草木裏頭的調，悠遊自在，天下是喜樂不盡的陽光世界。』

陸奧點點頭，說：『我很喜歡金冠說中國的神仙思想正是反和好玩，說他是立足在人世而要玩到人世外頭去，反到人世外頭去，所以像史記的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最能說清楚這個了。』

早生旭支著下巴聽衆人講完，才悠然接過話：『如果要溯回源頭，我覺得詩經「興比賦」裏這個「興」字就是個總括的證明，「興」最能夠代表好玩和喜反，因爲「興」本身就是不爲所以然而生出來的，只像是大自然的意志通過了萬物，萬物都要生發，像春天的節氣展現在一顆種子

身上，它就是要抽出芽來，所以「興」不是一種佈局，而是一種生機，然後才是「比賦」，「比」是橫的開展，「賦」是縱的延伸，在世界各個文化的文學裏頭，獨獨中國人早在幾千年前就把「興」拿來當創作的第一聲，這眞眞是對大自然的覺悟了，詩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說：『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正因爲是「興」，不是刻意的佈局，反更見得是「天籟」，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這個「興」也是同樣，是說看詩——當然包括所有的文學，並不是主題和意義的知道，而是一種創作的生機和讀詩的人聲息相通，所以文學之用是像風一樣，讀詩的人也可以不知所以然的興發起一份志氣，所以剛剛我們說到革命是風，也可以解釋爲這個「興」字。』

紅玉聽到這裏，不免喜形於色，說：『那我知道了，詩詞歌賦的筆法不用說，就說中國人的好文章要寫到虛實之際，如我們說過，史記多虛，漢書多實，還有畫畫，中國人最善於處理留白，處理空間，乃至於中國的住所除了山川的靈氣鍾秀，還是喜歡有人來住，乃至於中國的服裝的線條，是由穿的人自己來表達，都是有著無限的餘裕讓千古的人來觀看使用時，添加上一筆自己在裏頭，這也是說中國人的創造和人世聲息相通，這樣才能作到可以「興」的地步。』

金冠說：『事實上不止詩詞歌賦的筆法，連小說都是如此，所以講水滸先說洪太尉，說儒林外史先講王冕，楔子與整部書似連續非連續，正如早生旭說是「天籟」，讀的時候也是一番「天趣」，正是說這個「興」字是天啓，所以是天上人間的，因此來講西遊記，看孫悟空在花果山靈

根孕育，蓬萊島上歸本合之神，都是如此，很過癮的。』

陸奧前些時剛讀完西遊記，喜孜孜的說道：『對嘛對嘛，而且小說也好，眞的，再也沒有一部小說寫一個反字寫得這麼好了，孫悟空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經嗎？有一回碰上兩個魔頭，他們有個淨瓶和葫蘆，只要叫你的名字，你應了聲就馬上被裝進去，弄得孫悟空好生狼狽，好不容易制服了這兩個魔頭，一旁却來了個太上老君要回寶貝和人，說兩個魔頭原是他看金銀兩爐的童子，是觀音菩薩送他們在此，託化妖魔來試取經人的眞心，悟空聽了，自個兒在心中唸誦，說觀音菩薩如此會捉弄人，難怪她要一世無夫。』

沙寶大笑，笑聲未歇就接下去講：『多啦多啦，裏頭這種例子還多呢！世界上惟有中國才能把妖魔鬼怪寫得這麼可愛，還有就是番邦公主也是很可愛的，征東征西裏都有，還有像白娘娘水漫金山，揚子江中的蝦兵蟹將對法海那邊的天兵天將打伏，無趣的反倒是法海這一邊，但最好的還是西遊記的妖魔可愛，而孫行者更可愛，因爲孫行者也是妖魔出身，正和邪來相爭，又好像是自家人了。歷史上五胡亂華，也是中華文明自身的反，自身的好玩，王猛崔浩和文明皇后都是能漢和胡反在一道，玩在一道，沒有南朝的優越感和沈痛哀傷，所以結果能是漢同化了胡，而由北方的隋來收拾得往後隋唐的新天下，胡族投入中華的文明裏頭，就好比濕薪投入大火裏，五胡亂華就好比剛起來一陣陣冒烟飛灰，嗤嗤嗤的響個不停，中華文明到底還是越燒越旺起來了。』

早生旭很欣慰的聽完沙寶講，再點起一根煙說：『西遊記裏頭，孫悟空與魔頭對話，你來反

，我比你更會反呢，我還反過天宮。你講玩，我比你還會玩哩，你的葫蘆裝得了人，我也取個葫蘆讓你看，我的丟上去還裝得天哩。孫悟空對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尊一聲哥哥嫂子，對一些魔頭則自稱外公，討他的便宜，而歷史上項王和漢王原來約爲兄弟，爲敵到了項王戰死，漢王還是以禮葬之，爲盡哀而去，　國父對滿清皇族和民初的軍閥便也有這樣的一體之情，　蔣總統對日本戰前戰後都是如此，這可以分證剛剛我們的結論，革命是最大的反，也是最大的好玩，革命眞正是中華民族的跌宕自喜。』

早生旭說到這裏，衆人忽然靜得出奇，似乎不知道還要談些什麼，祥玉歪著腦袋，忽然問：『上一次討論說到三綱五常，父爲子綱，而哪吒與樊梨花却都來反了，湯武革命則是反了君爲臣綱，我想這個我們都懂，事實上，我們都喜歡他們，而且樊梨花助了大唐的兵威，哪吒修成了善財童子的正果，湯武則開出商周的天下，這個反逆本身都是成全，但說起這個好玩，像美國人把他們的總統畫上漫畫，或是在別墅外的水域綁氣球當水雷，這算不算好玩呢？就如同孫悟空可以說觀世音一世無夫一樣，我只是想到這個好玩是不是有個分寸或什麼的？』

紅玉正要開口，金冠一手攔下來，說：『我來說說看，我想分寸總是相對的，而且是偏向道德上的，自己隨時要注意的約束，眞正的好玩也是眞正的反，說成約束怎麼可以，我覺得還是要從源頭看，剛剛說到好玩是直接從感激大自然來的，純是一種喜樂令人心都要不安分了，而不是戲謔，更不是諷刺，好玩是先肯定敬意的，但正要向「非敬意」的世界去發展，而不是否定這個

敬意。』

陸奧自個兒點著頭，說：『我同意金冠的話，好玩要是須有隨時自我提醒的分寸，那就好比是畫定一個遊樂場所要你玩一樣，那樣眞正好玩的人，因爲也是喜反的，他勢必一定要玩到外頭來，還是要有感激大自然當作前提才好。』

早生旭看看祥玉仍有一絲困惑的表情，道：『是這樣子，像美國他們是行民主太久的國家，又沒有中國人是從感激大自然的情分來作爲人與人相待之情，因此他們人和人之間權利和義務大過於情分，總統更只是止於公僕而已，他們又相信人權是天授的，所以不管你今天是總統，但我們一切都是平等的，這正是落到　國父所說的「假平等」裏頭去了，不僅把我們說到的「位」的尊貴都一筆勾銷了，甚至連個人的尊貴都要受到忽視，表現出來就是在家庭方面的是，子女對父母沒有返復的報恩，家庭的結構也出現了危機，在國家則他們只強調各人乃至各個小團體爲了自我的利益爭取，產生制衡，而不是彼此相敬相成，能結合所有個體最大的力量，所以　國父把權能分開，不求制衡而要分工，也是看到了這一點，把它來制度化了。一句話來說，美式的民主是只有表象的平等而不見尊敬和大信。我們看古代埃及及法老王的統治，這應該是今日大家所嘲笑的不健全，但比照起來，後者只是有尊敬和大信而沒有平等，和美式的民主其實都是各執極端罷了。但中國人不是如此，中國人是天地人三才可以稱兄弟，有這麼壯闊的襟懷，人當然是可以頂天立地的。但中國人同時又有著名分定位，可以來反可以來玩，但敬意是不曾丟失的，所以中國

比諸世界以往各個君王國家，獨有諫官可以「杖策諷天子」，可以和天子反逆玩耍却如同情人之間的相親相惜，至於說悟空對菩薩仍可以有玩心也是如此，我記得張愛玲有這麼一句話，原文我記不得了，大意是，中國人即使面對神那麼崇高莊嚴的東西，都會忍不住去撩一撩他，弄一弄他，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子，那崇高莊嚴對人世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所以孫悟空可以在菩薩背後說壞話，氣起來可以回花果山去當猴王，但他終究還是要往西天去的，就好像好玩依舊是感激大自然來當背景的，所以總括來說，有這個背景，你可以保證不會失了情意，不會由對立出發，因此我覺得不是分寸的問題，只要你的本質是如此，你可以高興喜樂而同時它本身就不會太過。』

紅玉說：『照剛剛早生旭的分析，給我一個啓示，就是西方平等的問題，我想歷史上很有名的希臘哲學家戴奧尼索斯敢叫亞歷山大大帝離開，以免擋他的陽光，這也是希臘的帝王失去了尊貴。更大的來說，他們在埃及中東的人生觀則是「十分的神意」，不重今生只有來世的天堂，在神面前是匍匐的，相反的，他們另一支派，如希臘到今天西方能把耶穌趕出來，就是另一個極端，是「十分的人事」。事實上，這兩者的距離是很近的，因爲像埃及中東還有黑暗時期整個歐洲的宗教心理。既然只是僵服在神的威力之下，沒有大信，沒有情思，一旦人覺得自己的力量壯大了，自然界的風暴雷電猛獸毒蛇不能那麼構成威脅，那當然要和上帝說再見了，因此，沒有感激大自然，人世的位當然沒有辦法立，那反就要成爲鬥爭，就像早生旭所說的，好玩也就變成了純諷刺的心理，這是需要注意的。』

沙寶似乎對紅玉這一番歸納極爲讚賞，一面吐著煙皺著眉聽完，才幽幽的感慨起來：『西方文化的成就也實在是不簡單的，但他們發見推理的能力有餘，感悟和解釋却不足了。就像孔子告訴宰我的：「今汝晝」，整個文化都界定在「有」的物質世界了，縱然如愛因斯坦亦相信有絕對的，像數學上早就碰到無理數，却沒有能力成爲理論，不能對宇宙本體有面面俱到的了解，可惜可惜……。』

『豈止是只有無理數，牛頓、愛因斯坦皆相信力學和相對論只是宇宙一部份的現象。』紅玉接下去又說：『如同在梨山的討論會那一回就說到，整部聖經實在是天啓的，聖經裏撒旦和上帝的關係，正是反的記憶，但如同剛剛金冠所說的，他們的不足也正在他們還是不能知道反的眞意，也就玩不起來。』

除了早生旭和金冠，衆人幾乎異口同聲問，撒旦和上帝的關係爲什麼是反演繹的不好，紅玉强作解人，支支吾吾的說了半天，却連他自己也糊塗了。

解鈴還需繫鈴人，金冠抓了抓頭，輕輕的說：『我只是覺得看聖經不能太落實，我們要找到啓示，看的時候我可以悟，但不是完全宗教的，那我就認爲他們把上帝和撒旦的關係看成是對立的，但上帝應該是絕對的，道只有一個，因爲道是無的，中國人很容易了解這一點，另外，亞當夏娃出了伊甸園，應該也像太初有言一般，那是道的啓動開展，在中國文明的生命裏，這也不可能當作罪或詛咒來處理，因此我覺得他們失去了原先的意義。至於詳情如何，我們大家來思量一

下吧。』

好久沒動靜的二十世紀梨發話了：『事實上撒旦和上帝的問題一直是個神學上的公案，久久不能解決，一般教會的說法，只是說上帝是一個位格，人也是一個位格，因爲上帝依祂的形象造人，也把靈吹入他的鼻孔，那世界應該是伊甸園一般，絕對是至善的。人之所以會墮落，是因爲撒旦這個勢力加入，是第三個位格。』

陸奧單刀直入的插了進來：『那上帝既然是全能的，撒旦化爲蛇來引誘夏娃和亞當吃善惡樹的果子，上帝預先知不知道呢？上帝既是全能祂一定知道，而且祂是要人歸向至善的，如同我們說感激大自然，爲什麼祂又容忍這樣的事發生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祥玉說：『是不是說這正是上帝留給人的自由意志呢？讓人自己選擇要歸向上帝或是撒旦。』二十世紀梨點點頭說：『教會所講的位格問題，解釋正是如此。』

沙寶很不同意，皺著眉吐了一口煙說：『不不，這自由，層次太低了，想想看，伊甸園是個絕對的世界，那裏根本就不必要自由不自由的問題，有的是「從心所欲不踰矩」，而人世則是有善有惡的相對世界，才需要來談自由以保障個體的利益。儘管如此，中國人禮樂教化，直師天道來行於人世，還是不說自由的，擊壤歌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就是最好的說明。中國的人君講求的不是統治，而是鳴琴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孟子則講各人要養浩然之氣，詩經上說「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氣魄胸襟

大到如此，所以　國父也强調中國不必有自由之名而眞正能有自由之實，這都是從根本上的情意來處理操守和秩序，不像西方弄成民主自由只是一羣刺蝟在一起取暖，靠近了要刺傷了，太開了又要冷了，這是西方學者的話，幾世紀來他們一直要找自由的限度，或者說邊界，但還是徒勞無功。』

紅玉說：『那我懂了，上帝是絕對的，我想這是需要先肯定的，創世紀以前是一片混沌，上帝是道、是太極，如果把上帝容忍撒旦的作法看成是給予人的自由意志，那是說不通的，因爲聖經上說，上帝依照祂的形象造人，那一定是至善，用這種至善來遷就一個自由，那是用人話來代替神的話了，自由是會隨著道德或是價值觀而重新定義的，大學裏講：「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上帝不會捨本逐末吧。』

早生旭說：『紅玉有句話說得好，創世紀以前是一片混沌，上帝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那時你要說祂是上帝就是上帝，要說他是撒旦他也是撒旦。』

金冠始作俑者，如今也來發話：『對的，我也這麼想，根本上只有天和人之間的關係，三個位格的說法太牽强了，事實上，人世所以能演繹開來，也是因爲有伊甸園這段公案，這就好像道是無的，所謂太初有言，這個「言」即是個反，是道要展現他自己，當然我們提到反的表象是對立的，壞就壞在希伯來人的眼光有限，他們把表象當本質來處理，結果撒旦就成了十罪不赦的惡了。』

祥玉又問：『撒旦在聖經裏，一共出現三次，一是亞當夏娃這件事，後來是約伯記裏和上帝說好來試探約伯，一次是耶穌在行道之前，曠野禁食四十天，這可以不可以來個別看看。』

沙寶想了一會兒，說：『首先，伊甸園的事成全了人世的開展，我們說人世是好的，這當然是成全，第二個是約伯記時，可以說上帝和撒旦鬥法，結果還是更堅强了約伯行義，這也是成全，第三次在新約，耶穌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試探，這一段很精采，雙方說的都是神的話語，結果經上這麼說：「魔鬼離開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這也成全了耶穌傳道行道，我想，金冠的話是對的，只有天和人的關係，撒旦只是道展現時一個生機，一個反而已，反乃是新生，用聖經來說，一切都是成全。』

二十世紀梨又問：『我聽過一派神學家的解釋，上帝也可以用魔鬼爲器皿來成就他所要作的事，這樣是不是比反更顯示出上帝的大能？』

金冠說：『這就比較高明了，他已經接觸到反是成全這個境界，但仍然有不足，因爲經上有透露，說撒旦原是天使長，如果我們肯定創世紀前是一片混沌，上帝是絕對的眞神，那天使長只不過是個上帝無限法姿之一而已，直說就是天使長也是上帝，那按照二十世紀梨的話，還是把上帝和天使長分爲兩個，混沌之初，萬物皆是至善，這惡的來源就奇怪了，如果你把宇宙原來就分爲上帝是善，撒旦是惡，那和祆教就一般差勁了，我們知道基督文明的大發見，就是肯定宇宙只有唯一的眞神。把宇宙看成善惡兩神，那是很粗糙的看法，因爲人世可以是相對的，但神却是絕對，就如同道是絕對的，因爲它們皆是無限的，把神來二分爲善惡就落入用入世的表象來看神，還是不好。』

金冠意猶未盡，喝了口茶又說：『所以我覺得這是關係我們讀經的方法，我絕對肯定聖經是天啓的，如同中國有女媧補天的記憶，但要避免完全落實的看，因爲天啓，正如我們在感激大自然討論時說的，但凡是天啓，落到人世上還是要經過希伯來人的演繹，聖經所以寫得好是他用歷史和故事來把神的話語鮮活了，所以正如女媧補天一般，我們所領悟的是「反者道之動」，而不是說我們相信女媧補天這件事的每一個細節，這我可以證明，我們用聖經上落實的年代推演，你會發現伊甸園是公元前兩千年的事，那比中國的夏朝都晚了，是不是這樣？』

陸奧有一點點疑問：『對的，所以我們說，眞正的反也是好玩的，聖經的反沒有一點喜氣，那是希伯來人人事配合的不成功，原因是什麼？』

沙寶似乎老早胸有成竹，一直在等這個問題：『創世紀以下五經是摩西寫的，史稱摩西五經，摩西是從埃及引領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領袖，那時候埃及西亞早已是奴隸社會，摩西自己是背負着這麼沈重的負担，我們討論過，奴隸制度是沒法肯定今生的，是詛咒勞動的，以後歷來的希伯來先知也是如此，所以當然要沒有喜氣了。』

紅玉趁着沙寶說話時，砰砰砰跑進去拿來本聖經，飛快的劉覽了一下，然後很有心得的說：『創世紀上說，亞當夏娃吃了禁果後，眼睛就明亮了，明亮不是好的嗎？經上這麼寫：「我必多多增加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這是神對夏娃的懲罰，接着又詛咒亞當：「地必爲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纔能從地裏得喫的。」』

紅玉把聖經合上，等待下文，金冠說：『以中國人來看這些詛咒，眞可以說是莫名其妙，戀慕丈夫，受丈夫管轄，這是苦事嗎？其實這裏眞可以透露一個信息，我們回頭來看中國綱常裏的夫妻關係，正如我們討論過的，也是從感激大自然來的，神對夏娃說這一段話，有妳聽我話就要戀慕妳的丈夫，這不是完全一樣。你看，戀慕是愛悅之情，說在先是對的，這個穩固了，管轄不管轄只是夫妻之情成了禮而已了。這哪裏是詛咒？』

陸奧覺得自己很久沒說話了，趕快說：『對亞當的，我來說說，剛剛沙寶提出這是摩西所寫的，又說摩西背負着奴隸制度的沈重記憶，當然對勞動是詛咒的，勞動要花費氣力，當然是苦的，但以中國人愛土地的心思，那報酬豈只是斤斤計較在經濟和勞力的交換上，而是一個愛先被肯定了，中國人是勤勞的民族，這是絕對沒錯的，像家裏有老一輩的人一定知道，你要他好好休息不做事是做不到的，只好在中國過年時想出許多禁忌，如初一不掃地，不到初五不動刀什麼的，才勉强讓人家閒幾天下來。』

『陸奧說得很好。』沙寶彈了彈煙灰說：『對土地的愛——當然包括對土地生出來的東西——被肯定了，這就好像母親對兒女的愛先被肯定，所以天下的母親能經得了十月懷胎和臨產的痛苦，還有十幾二十年的照顧，而能甘之如飴。你想想看，這些當然是苦的，如果僅僅建築在養兒防老上，可能嗎，天下沒有一個母親是這樣的，而是愛心，所以神對夏娃的話，這也可以證明。我有一位表嫂是難產，那個痛苦比起一般的母親又要更加倍了，但孩子順利生下來，她被推出手

術房，眼淚還在腮邊，見到我表哥時的第一句話就說：「還要再生一個。」這都是愛大過了痛苦，所以苦也不是苦了，換句話說，一個中國人對土地的愛，對土地上生出新生命的愛，又何嘗不是如此，溫飽只是一個基本條件，但更重大的是一種春天的喜悅，萬物都要勃發起來，是萬物的生長，在節氣裏反起來了，和造化小兒玩起來了，眞是這種心情。』

『金冠在第一次討論時就提到，他整理園藝時，直覺得春天是厲害，這就是萬物的反，萬物的好玩，和自己聲息相通，所以金冠當時說起，我就特別記得。』紅玉舐了一下嘴唇，繼續說：『我讀禮記時，周公曾訂下來在春天二月時私奔是合禮的，大概也是大自然的節氣到那一刻，眞的萬物的玩心和反心都要起來了，所以能制禮制得這麼好，像西方就不懂這些，所以高華德說社會福利和國民總屋僱和膨脹經濟都是惡的，因爲它把人和大自然、人和人、人和物的情意完全破壞了，但我們知道這些制度只是果，西方奴隸制度的遺傳記憶才是因，所以即使連摩西這樣受神揀選的人都沒法去除，更不必說其他了。今天共產黨也是落到這裏頭去了，因此即使他們叫罵勞動是神聖的，但同時勞動又拿來當刑罰的工具，想一想就知道這是矛盾的，他們還是把勞動看成受詛咒的，而變本加厲拿來當作今天他們所施行、變相的奴隸制度。』

金冠說：『因此西方的宗教心理，所有的祈盼無非是如啓示錄裏頭說的「千禧年」，就是上帝把魔鬼綑綁一千年，那時候又回到如同伊甸園的世界去了，上帝也沒事做了，他們就是不知道做工、創造的可貴，即使耶穌說，我父做工到現在，我也一直做工，但希伯來人還是不能懂。』

『我來綜合一下大家的話。』早生旭悠然的把腿又重新盤上椅子：『撒旦是神自身的反，自身的好玩，其所以看不出這種好玩的喜氣來，乃是希伯來的先知們有太重的負担在身上，就是奴隸制度的記憶，因爲中國人肯定這個反是清亮的，因此我們肯定人世是美善的，不像西方的教會，會認爲所謂屬世的世界是該揚棄的，因爲這個世界是魔鬼造成的，他們不懂經上說的，而且還是上帝的話語，我的國必降臨，我的旨意要行在地上；也不會如佛家不懂道的完整乃是一陽一陰的呈現，那是不懂這個喜反和好玩，因此他們把天之開展，錯認陰陽爲因緣，而因緣是虛妄，由由虛妄生虛妄其結果當然認爲輪迴是惡的，人世是苦海無邊，是一五濁惡世。』

『大家剛剛也說到希伯來的先知們，原本就有一種奴隸制度的負担，一種無明圖騰的記憶，所以把撒旦看成是惡的，但我認爲，這正是希伯來人的大見識，因爲他們了解到無明的可怕，就如同舊石器人的拜物，如同今日的產國主義，這種無明的產生正是與天割斷。而像伊甸園的反，亞當夏娃不聽神的話，在表象上無疑是和天割斷的，因此他們就把這個清亮的反，也一併算在無明的巫魘裏頭了。』

沙寶像是豁然開朗了：『對對，所以摩西的十誡的前五條誡命都是對神的，像什麼除了耶和華不可有別的神，不可雕刻偶像等，這就是要棄絕舊石器時代的拜物和圖騰，後五條什麼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貪戀別人的妻等，這才是人世的禮法，這就可以看出早生旭剛才所說的，而且惡也有來源了，所謂的罪應該是與天割斷的，你不與天割斷，道德上的惡就無處生發，我想這

才是罪的源頭。』

紅玉又興奮起來，急急的接話：『像中國有所謂的妖魅，印度有波旬，而聖經上有邪靈的說法，每一種祛除的方法無非是和天接通，你看，在中國必要求祭於天，在西方則是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那這些東西在人和天眞的相知相親，不管他客觀存在與否，都不可能干擾到人了。』

『照沙寶的講法，那原罪就站不住脚了。』陸奧很高興，因爲他一向不喜歡原罪的說法，他一直嘀咕着，原罪會使人產生宿命觀，會使人生的幅度無法開展，會使人無法知道今生今世的美善，所以從梨山下來，就一直念念不忘。

『當然。』金冠說：『照我們在梨山的說法，罪是殘缺的部份，如同一片葉子，但它有生機的地方應該是完全的部份，該肯定的也是這個，所以我們該肯定的毋寧是孟子的性善論。因爲罪不罪的問題是與天割斷，但正如剛剛紅玉提到小孩子比成年人更接近天，從這兩方面看，罪根本就不是先天的。我們再來看性善論，孟子是自己說得不很清楚，他所提到的四端，正可以說，什麼惻隱之心、不忍之心的，從感激大自然知道天是亮的，萬物是向陽光、向善的，因此乃有三綱五常的人世妙相，這不是嗎？』

陸奧傻呼呼的自己得意起來了：『是嘛！是嘛！我就一直這麼說嘛。』

早生旭捻熄了煙說：『孔子說得很好：「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中國人在天面前一向是最好的孩子，悟力又高，所以能「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數千年來之文

明這樣輝煌燦爛，但正如我們在梨山上說的：中國從宋代以後，經宋儒的迂腐和主靜，把中國的反和好玩之心來破壞了，用理學來解釋天，也把天來相離了，又經明清的八股科舉，乃至新文化運動的全盤向着西方，使中國人在今天已經完全和天道隔絕了。感激大自然，人世的妙相，喜反和好玩，根本就不可能了，這個源頭在今天我們必須接上，是不是大家來思想一下。』

金冠說：『我們了解聖經的價值，正是天對於無明的人的啓示，希伯來人是很頑劣的孩子，不比中國這個好孩子，因此上天就需要仔細的教誨他。今天，我們的處境也和希伯來人差不多了，所謂的求諸野，所以我覺得聖經乃至於基督徒的祭祀禱告，是能把中國的和天無間然復興起來。』

祥玉今天猛發問題：『可是就我們所知，聖經並沒有把西方從無明提升起來，甚至今天耶穌基督還被趕出西方。』

『是的，一點也沒錯。』紅玉說：『所以我們也要正視中國的道統正是如此，天是個源頭，是興，天意對東方西方都是一樣，這是如聖經上說的，天父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但重要的就在這三分人事上頭，我們透過聖經乃至於禱告祭祀接上這個源頭，這個「興」起來了，以下的比賦還是要靠我們五千年的智慧了。換句話說，今天我們用禮樂來講，樂是直師於天的，來指導禮的，中國人走到宋明，樂的方面也惡濁了，而且可以說是斷絕了。樂一興起了，氣象一新了，我們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又會重新在中國人身上活出來。所以甚至我們還可以說，上天想了好多辦法，還是教不會西方人，但並不是失敗，只是覺得兄弟間沒有代溝，好講話，教起來比較容易，因

此就把教導西方的責任交到中國人的身上來。但以前的教法即使並沒有成功，但經驗智慧今天我們仍要學習，那就是聖經，這樣想，我們就可以說：「困，君子以遂志。」用聖經的話，則是「反面的恩典」，讓中國也有機會實地過一下頑劣的生活，知己知彼，配合上天這個父母，也把西方這個頑劣的兄弟調教一番。』

陸奧又傻呵呵的自個兒得意起來，但這一次有下文：『對！所以今天文學上一些論調，倒是我們自己身體品行不適了，像提到勞動什麼的問題，根本是看人家病，我們也要裝病了，殊不知道，我們中國人根本就沒有勞動的苦處，而且還可以玩得出採菱採蓮浣紗搗衣的風景來，佳節燈市是大人的擺家家酒，即使像危地險地，像孫悟空和妖魔拼鬥，照理講有什麼好玩，也都能玩得出花樣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中國人對勞動的看法。』

紅玉說了：『多啦多啦，台北市你說有什麼好玩的，「擊壤歌」（按：連載於本集刊第一輯至第四輯）都成了玩耍不完的地方。又像是見了總統，到了神前，那裏還敢存個好玩之心，但西遊記最後寫到唐僧師徒到了雷音寺，阿儺向取經人索賄賂，寫書的人簡直是不敬了，然而聽了釋迦如來的一番話，又一切都成莊嚴的了。』

金冠也說：『像明珠翠羽裏的緋衣小兒一篇（按：刊於本集刊第四輯）寫她的小侄兒，才三歲五歲大，家族裏實在沒有玩具，他午後睡過一覺，起來走到外邊，在籐椅到板壁之間這幾尺地實在沒什麼玩頭的，他能自個兒想出玩法來，又跑又叫，又裝跌了一交，再自個兒得意發笑，實

作者誌

在寫得好，而且我看這個小孩大起來一定有辦法。玩本來就是反，就是創造，我們當小孩時都是這樣的，玩的東西都是自己弄的。中國的大人也會玩，除了陸奧剛剛說的，中國人發明了圍碁、麻雀牌、烟火、風箏、陀螺、扯鈴、毽子，樣樣都比外國的玩物好玩，就連平劇也比西洋劇要能戲要多了。』

『當然玩具是自己作的，哪像現在的孩子。』沙寶彷彿回到童年去了，停了好久才說：『三毛的「塑膠兒童」就寫得很好，現在的孩子都是備足了玩具玩，小孩子在沒得玩之處想出玩法來的創造力就萎縮了，不僅小孩，像大人的團體旅行也是，都是把好玩的創造力滅絕了，其實旅行若是你不會玩，便是走遍萬國，也不及「擊壤歌」裏的小蝦與小靜他們走了台北市一段紅磚路李白和蘇軾的會玩就像小蝦他們，生活上的一事一物都是好玩熱鬧的。』

以下衆人就扯起小孩時玩的能事來，一會兒，金冠忽然想起曇花來，領着頭就跑到後院去，外邊的天空果然乾淨無比，星星一個個亮着。

『一、二、三、四、五，五朵沒錯。』紅玉算了一下，證明金冠沒有騙他。

花香一陣陣的送過來，混着涼涼的空氣，衆人心頭都開闊起來。

『風起的時候，我就要口齒不清了。』不知道誰忽然唸起『擊壤歌』裏的句子來，其實三三正是如此，三三說不盡的，天會自個兒來說，而三三每一個人都要作士。

討論於　一月三日　完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

■朱 西甯
山東臨朐人，民國十六年生，作家。

■溫 瑞安
廣東梅縣人，民國四十三年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埠，台大中文系。

■仙 枝
台灣宜蘭人，民國四十二年生，蘭陽女中，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系。

■桂 吟歸
河南唐河人，民國十七年生，國立師範大學，任教建國中學。

■方 娥眞
廣東潮陽人，民國四十三年生於馬來西亞怡保，現就讀於師大。

■天 洛
台灣嘉義人，民國四十三年生，嘉義中學，台大農工系。

■藍 啓元
廣東人，民國四十四年生，馬來西亞吉隆坡師範學院。

■謝 材俊
台灣宜蘭人，民國四十七年生，建國中學，曾任建青編輯，台大歷史系。

■汪 啓疆
漢口市人，民國三十三年生，台灣省立鳳山中學，海軍官校，三軍大學。

■鄭 傑光

福建人，民國三十八年生，政戰學校影劇系。

■朱天文
山東臨朐人，民國四十五年生，中山女中，淡江英語系。

■拓跋瑞
福建龍岩人，民國四十七年生，建國中學，台大社會系，曾任建青編輯。

■袁瓊瓊
四川眉山人，民國三十九年生，台南高商。

落江前的手勢

林端 馬叔禮 謝材俊
朱天文 朱天心 主編

出版者：皇冠雜誌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九四六號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三三集刊連絡處：
景美辛亥路四段一〇一巷
二十三弄二十五號

定價：新台幣肆拾元
港幣柒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

主編■林　端・馬叔禮
謝材俊・朱天文・朱天心
封面■瀧平剪紙
內文插圖■瀧平紅樓夢剪紙
扉頁插圖■選自世界攝影年鑑